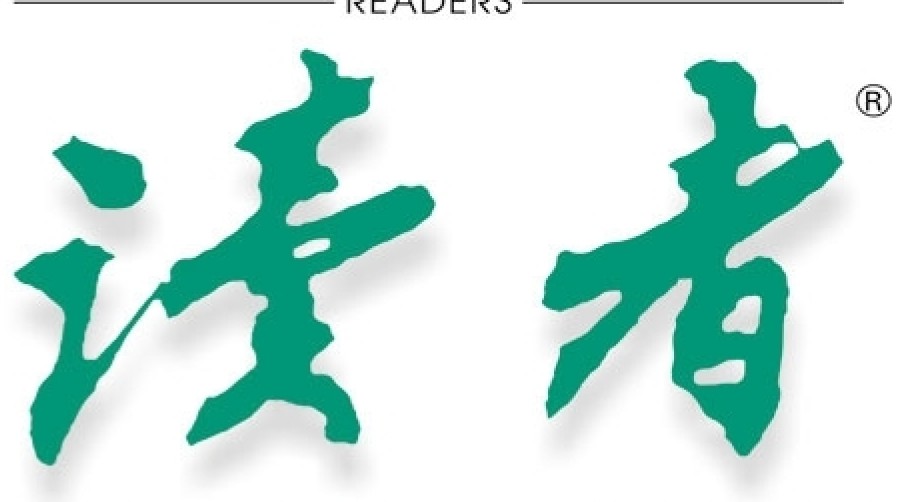


READERS



生死绝恋　功利性离婚　个人所得税没告诉你的八件事　佛假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45期

六月下







幸福可以来得慢一些

◉周云蓬



曾经有那样的生活，有人水路旱路地走上一个月，去探望远方的老友；或者，盼一封信，日复一日地在街口等邮差；除夕之夜，守在柴锅旁，炖着的蹄髈“咕嘟咕嘟”几个小时还没有出锅；在云南的小城晒太阳，路边坐上一整天，碰不到一个熟人；在草原上，和哈萨克族人弹琴唱歌，所有的歌都在歌唱日升月落，草原辽阔，时间无处流淌。

生命除了死亡还需要休息，思考需要一个菩提树下的坐垫，梦想要求一张安居的床。

普通人渴望看得见摸得着、能给自身带来幸福的GDP，它可以增长得慢一点，它应该向一棵树学习怎样生长。园丁欣喜地发现早晨的枝头多了一朵小花，果农亲眼目睹果子由青转红，地球引领春夏秋冬缓步走过，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耐心地等待，幸福可以来得慢一些，只要它是真的。

（**赵世英**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绿皮火车》一书）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 霞
编辑 贾 真 黎珈禾 高翔飞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0931）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韩学斌 8773092
姚宏霞 8773054
卢建洪 8773095
雷 洋 8773094

广告部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8773073
杨荣波 8773075
尹 莲 8773042

新媒体部
副总监 李 进 （0931）8773170
经 理 欧阳薇 877317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2013年第12期（总第545期）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录 六月下

人生

生活

文明

悦读

点滴

互动

艺术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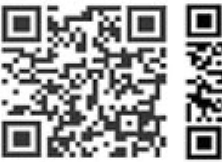
《读者》网 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
《读者》微信号 duzheweixin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移动用户 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电信用户 http://wapread.189.cn/s/BFvqya
联通用户 http://iread.wo.com.cn/pps/vuelBj
《读者》手机报
电信用户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生死绝恋

◉张晓惠



青砖、黛瓦、粉墙，狗尾巴草在春风中、在上了岁数的老墙头上摇曳出沧桑又轻柔的风情。隔着72个春夏秋冬，我静静地伫立在老泰州城这个巷口，仿佛目睹这个叫王志芳的女子——25岁，身怀六甲，手中携着6岁的小女儿，一步一步毅然决然地走进这条古巷子，走进刺刀林立、悬挂着红膏药旗的日军司令部。

女子决绝无比的口气令日军司令南部襄吉一震："我是陈中柱将军的夫人！我来要我丈夫的人头！"

南部襄吉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没有想到这个女人竟敢来索要陈中柱的人头。陈中柱是令南部襄吉畏惧且又恨之入骨的抗日将领。南部调集了大批日伪军，终于在兴化武家泽一战中胜了陈中柱部。但此时的南部忽然沮丧至极，他觉得自己败了，败在这个叫王志芳的小女子面前，败在陈中柱刚毅的头颅面前。香案上一个大木匣里，放着一尊大口瓶，将军陈中柱的头颅被泡在药水中。拨开亲人额前的黑发，王志芳的泪水决堤而出。不就才几天吗，就这样阴阳两隔？

1933年，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南京姑娘王志芳，嫁给了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国民政府中央大学军事教官陈中柱。嫁给军人就是嫁给颠沛流离的生活。王志芳携着两个幼小的女儿，追随着丈夫艰难跋涉，无怨无悔。

1941年6月5日凌晨，陈中柱匆匆来到妻子的小船前向她告别。"志芳，我是个军人，保家卫国是我的天职。志芳，我要走了，不管生男生女，都要取名陈志，要他继承父志……"陈中柱与妻子紧紧相拥，两人的泪水交织汇流，湿了面庞，淋了衣襟。他派人将妻子和女儿送上岸，让她们藏身在一个农民家的大草垛中。看着丈夫逐渐远去的伟岸身影，她一遍遍地在心中呼喊："你一定要回来啊！"

1941年，中日战火交织最为密集的一年。6月初，日伪军由苏北泰州、兴化、东台、海安、高邮五路调兵2000余名包围了陈中柱部。十几艘日伪敌军汽艇来势汹汹，机枪弹炮"突突突"呼啸而至，陈中柱大吼："给我打！狠狠地打！"将军气壮山河的呼喊是召唤将士们奋不顾身的号令，将军伟岸的身躯是指挥士兵们拼死而战的旗帜。"嗒嗒嗒"一梭子弹凶狠地横扫过来，将军的白衣在初夏清晨的微风中，在武家泽的坡地上轻轻一扬，溅起飞天的血花。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少将司令陈中柱，在率部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后，身中6弹壮烈殉国，年仅35岁。凶残的日军割下将军的头颅，带到泰州向日军指挥官南部襄吉请功。

看着一言不发只是流泪注视着丈夫头颅的王志芳，南部作了送客的手势，可王志芳秀目喷火："我要带走丈夫的头颅，否则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南部终于双手作捧送状："我们是两个国家，陈司令为他的国家，我是为我的国家。但我们敬佩他的英勇，要学习他的精神。"王志芳将装有陈中柱将军头颅的木匣，紧紧地捧至胸前，昂然走出了日军司令部的大门。

当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心如刀绞的王志芳，将丈夫的头颅与遗体一针针、一线线地缝合："你疼吗？忍着点啊！我的心比你还疼啊！我的亲人啊！"25岁的王志芳将丈夫完整的遗体重新入殓，

为了中国那道哭墙

◉秦珍子

数学老师费仲兴和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退休前，他又和数字较上了劲。这次，他是要把一个抽象的数字变成一份具体的名单。登上这名单的人死于南京大屠杀。在位于南京江东门街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名单墙上，刻着数字“300000”，而如今官方能提供的名单只有14000人。

费仲兴一直琢磨，要寻访在世的大屠杀见证者。一碗稀饭下肚，跨上自行车，费仲兴早上7点从学校出发。2001年，他的体力开始衰退，最初他制定的目标是以“炮校”为圆心，半径15公里范围内的村庄要挨个儿去一遍。最初两年，他的调查只在周末进行。2004年退休后，只要时间和天气允许，他都会一早出发，调查的范围逐渐扩大。

早上出门，中午回家，下午把谈话记录整理好，再敲进电脑里，费仲兴严格遵守着这样的时间表。在他书柜的底层，摞着十几本笔记，翻开来看，除了密集写满行间的口述记录，更显眼的是一组组人名。

“说清楚一件事，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费仲兴扳着手指头慢慢说道。然后又竖起大拇指，重重地强调：“这几个要素中，人是核心。”因此，人名是费仲兴最看重的事。在他看来，每个名字都曾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他要记下他们生前的样貌和临终的惨状。大部分遇难者姓名完整，但也有“小道士”“秦大饼”这样的绰号。老人说不出完整名字的，费仲兴就在姓氏后画上圆圈。

有时，为了确认一名遇难者，他要找好几位老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90岁的庞家边村民刘素珍曾目睹日军“削梨一样”屠杀了13名“跑反者”，费仲兴花了3年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原籍，证实刘素珍的口述，并获知8个姓名。



几年下来，他跑遍了汤山地区的100多个村庄，超过半数遇难者的故事和名单，是他用自行车“蹬”回来的。熟悉他的师生遇见他总会问：“今天去哪儿？”最终，费仲兴的名单上积攒了834个名字。他收集来的口述被编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寻访来的名字被刻上遇难者名单墙。

费仲兴不想煽动民族仇恨，他也会用佳能数码相机，更不反对人们购买日货。对于中日关系问题，这位老人读报纸、看电视，保持关心，谨慎谈论。

2003年，南京汤山湖山村建起了民间第一块纪念大屠杀遇难村民的石碑，上面刻有费仲兴等人提供的名字，建设过程中也有他的捐款。此外，他还查清了1938年春节日军在西岗头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真相。

如今，费仲兴已搬回南京市区。他换了一辆新自行车，除了载小孙子上学，他仍然蹬着车，继续他的田野调查。眼下他的目标是，寻找抗战前国民党军队在紫金山修筑的碉堡。

在这面中国的“哭墙”上，已经刻下1万多个名字。然而费仲兴总觉得，比起30万，这面墙还显得空空荡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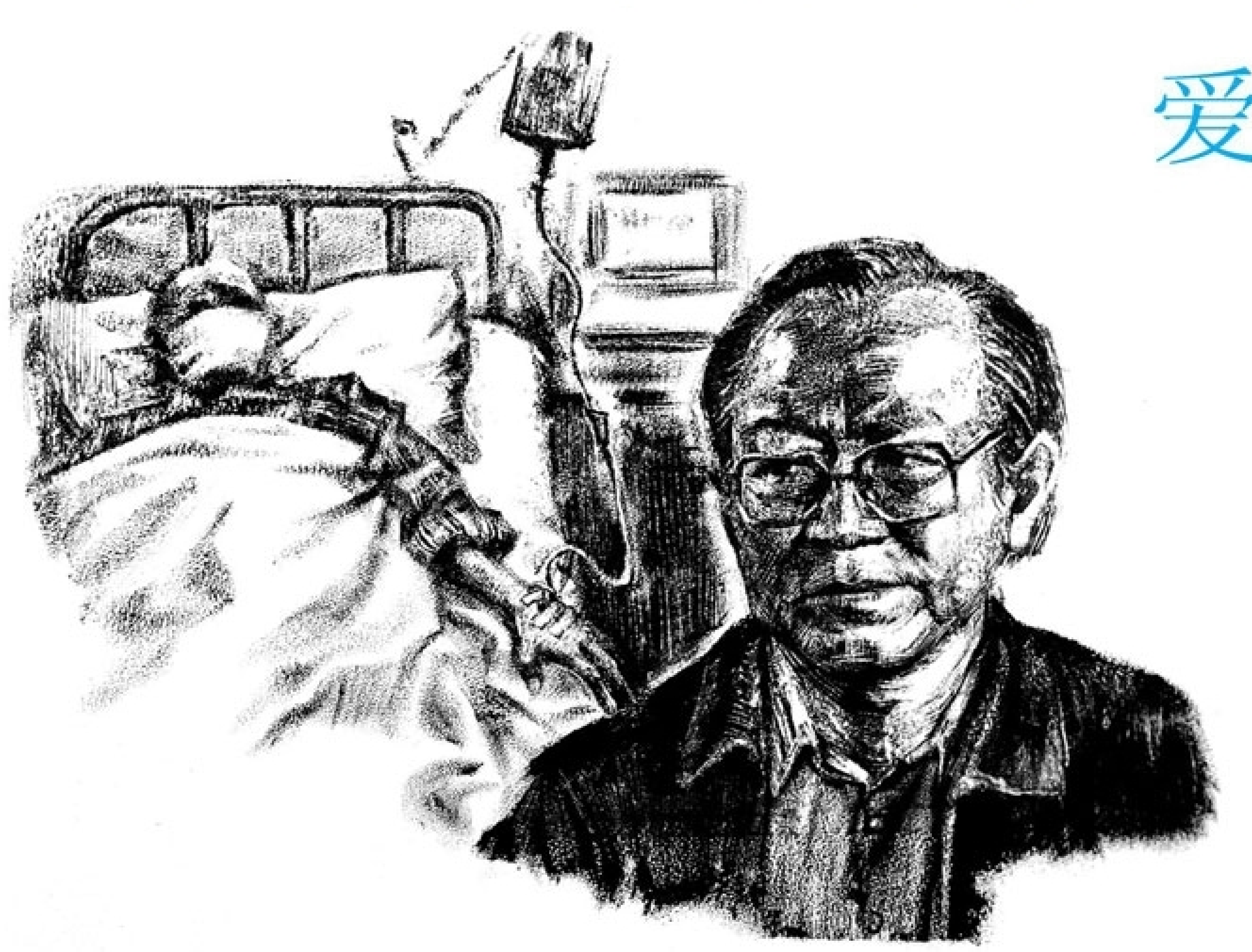
（任　英摘自《中国青年报》，CFP供图）

请人葬在泰州西门外西仓桥下第10根电线杆下面。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京为陈中柱召开追悼会，追授陈中柱中将军衔；共和国更没有忘记这位铮铮铁骨、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追认陈中柱为革命烈士。1987年，陈中柱将军的墓地迁往盐城烈士陵园，他终于回到了故乡。

时隔70年，独自将3个儿女抚养大的王志芳女士，已是95岁高龄，远在澳大利亚的老人见到故国来客，唱起了丈夫部队的军歌：“国民党，共产党，现在站在一条线上，抗战高于一切，他们贡献了全部的力量。”老人的歌声激越昂扬，老人的泪水恣意纵横，老人流着泪唱着，将今生今世的生死爱恋尽情挥洒……

（天　问摘自《扬子晚报》2013年4月5日，李　晨图）



爱比死亡更强大

◉晴 川

一个生命呱呱坠地时就遭遗弃，这何等不幸！汪泉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她尚在襁褓，被丢弃在医院走廊，病恹恹的，小猫叫似的嘤嘤啼哭。不时有人从她身边经过，看看，摇摇头，叹息一声，又转身离去。也难怪啊，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艰难。忽然有一双手，将她轻轻抱起，拥进怀里，叹道："好可怜的娃儿！"她回首对丈夫说："我们收养这孩子吧。"

这俩好心人，就是作家汪浙成和温小钰。那时他们还在内蒙古，两人合作写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夫妻档。

"文革"后，他们夫妻双双被调到浙江，我也常去杭城，才与他们熟稔起来。这两口子不但恩爱，还挺有情趣。温小钰那时已任职于浙江文艺出版社，是个开明干练的总编，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在家里，她却是个十足的女人。她旁若无人地在丈夫面前撒娇，将他姓名当中的一字去了，只以"汪成"称之，亲昵，还透着"嗲"；而这个如东北汉子般高大英俊的汪浙成，在妻子面前，却显得极其温柔软糯，总是高高兴兴服从指令，从东到西地忙碌。他们俩又一齐服从于那个才10岁出头的女儿。但凡她开口，他们无不依从。偶尔会有异议，他们就一起轻声细语，试图说服她。当发现女儿小嘴巴噘起，要不开心了，首先是温，紧接着是汪，立即"举手投降"。

温小钰后来患病。求医问药，护理病人，买菜烧饭，诸般事务，概由汪独自承担。有回我和他通电话，问起写作，他说哪有时间想这个，每日早晨睡醒，头一个念头就是今天吃什么。我又多嘴，说孩子不小了吧，也该让她分担些。电话那头却沉默。明显的，他对我的话不以为然，连病中的温也那样。听说有回孩子心血来潮，下厨为娘烧了个菜，温小钰竟然感动得热泪涟涟。直到临终，她还向丈夫殷殷叮嘱："照顾好女儿。"那时我已略知孩子来历。闻之，不由得感慨：要是她生身父母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其今日境遇将会怎样呢？

温小钰病故后，汪浙成双肩挑，既当爹来又当妈，将孩子抚养成人，又帮她觅得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他自己此时已步入老境，理当颐养天年了。奈何苍天无情，又来考验他的爱。汪泉被确诊患上白血病，且是最凶险的那种。一个活泼青春的女子，生生被折磨得如一盏残灯，随时都可能熄灭。汪浙成立即投入与女儿的病魔搏斗的旋涡之中。终于在京城，他找到全国最好的、专治这类疾病的医院。医生们竭尽全力地救治她。

需要移植干细胞，而汪浙成的用不上。寻找大致匹配的捐赠者，如同大海捞针。这需要等





待，需要病人坚持。汪泉非常幸运，海峡对岸，“慈济会”一位不知姓名的母亲，各项指标恰与她吻合，这样凑巧的事连医生都称奇。不料，这位母亲的独子惨遭车祸，她被巨大的悲痛击倒了，卧床不起，但她仍坚持去了医院，兑现承诺。她说：“我已经失去了儿子，不忍对岸的父母也失去骨肉。”这份爱心，何其难得，说感动天地，也不为过吧。

然而移植之后，汪泉先前感染的后遗症，竟日复一日严重了。死神再次在她身边徘徊。医生只得向汪浙成交底：唯有注射一种针剂，此外再无别的治疗手段了。针剂价格极其昂贵，仅一个疗程，就需100万；疗效却不敢保证，治愈概率为50%。那等于下一笔输赢难卜的巨额赌注。医生婉转地告诉他，前几日，有个家属听了同样的介绍，二话没说，当天就开车将病人接走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医生的哪会不理解。亲人无救，谁不痛心疾首？但总不能为碰运气落得人财两空，把整个家都拖垮了。医生的暗示，汪听懂了。他沉默了，心里却在反复地呼喊：“她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她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医生以为他伤心糊涂了，只得直言相劝：“放弃吧。我们都看到了，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无愧于孩子。”这时，他才梆硬地、几乎是蛮横地蹦出这样一句话来：“你们一定要把我女儿救回来！”

其时汪浙成已是慢性病缠身的七旬老翁。为能照料住院的女儿，给她送去新鲜卫生又合口味的一日三餐，他将同是70高龄的胞妹千里迢迢从家乡接来，傍着医院租了一间小小居处。他与胞妹分工，她主内，自己主外。这年，京城的冬天异乎寻常地寒冷。但他一日不落，清早就急匆匆奔向菜场——他怕买不到他所要的。菜做好，他又亲自往医院送。其间，还得不时进城，采买医生指定的各种自费药。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再加上日夜劳累和焦虑，头脑如灌满铅般沉重。过马路时，他竟会稀里糊涂地迎着飞驰而来的汽车走去。他更不敢想那个字：钱。他一介书生，本无万贯家财。为救治女儿，他早已顾不得颜面，叫花子一般四处求告，靠借贷和资助支撑。积累的数字如一座无形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如今竟要一笔更吓人的！面对绝境，他发狠了，决计将那份一直视做家藏珍宝、曾获全国奖的小说原稿拿去拍卖。肯定不够数的。他便进而想，索性将这赖以栖身的家也一并抵押了吧——若无女儿在，啥都不值得留恋了。

这事经过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女儿的单位、他自己所在的协会，都发起募捐。更有杭城与家乡的企业家、职工、公职人员……踊跃地解囊相助，从几百元乃至几十万。他至今不知，究竟有多少不相识的好心人，向自己伸出援手。

万幸啊，注射的针药有了反应，汪泉得救了。如今，他以自己的笔，记下这惊心动魄的种种，书名就叫“女儿，爸爸要救你”。我读罢，掩卷，感动，也不胜喟叹。他硬是从死神手里，将女儿抢夺回来——是的，那确乎该称做“抢夺”。一个人，爱到极致，竟然会不管不顾，几近疯狂，没了理智。但是他胜利了。是侥幸，抑或是爱比死亡更强大？

（宋正怀摘自《文汇报》2013年4月5日，李小光图）

美好的一天

◎〔波兰〕米沃什 ◎薛 菲译



多美好的一天啊！

花园里干活儿，晨雾已经消散，

蜂鸟飞上忍冬的花瓣。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我想占为己有，

也没有任何人值得我去深怨；

那身受的种种不幸我早已忘却，

依然故我的思想也不使我难堪，

不再考虑身上的伤痛，

我挺起身来，前面是蓝色的大海，点点白帆

（成 乔摘自青海人民出版社《有个地方你从未去过》一书）



屋后的酒店

◉陆文夫

苏州在早年间有一种酒店，是地地道道的酒店，这种酒店只卖酒不卖菜，或者只供应一点豆腐干、辣白菜、焐酥豆、油米黄豆、花生米之类的下酒物，算不上是什么菜。“君子在酒不在菜”，这是中国饮者的传统观点。如果一个人饮酒还要讲究菜，那只能算是吃喝之徒，进不了善饮者之列。善饮者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李白曾经写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不过，饮者之中也分三个等级，即酒仙、酒徒、酒鬼。李白自称酒仙，从唐代到今天，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秦末狂生郦食其，他对汉高祖刘邦也只敢自称是高阳酒徒，不敢称仙。至于苏州酒店里的那些常客，我看大多只是酒鬼而已，苏州话说他们是“灌黄汤的”，含有贬义。

喝酒为什么叫灌黄汤呢？因为苏州人喝的是黄酒，即绍兴酒，用江南上好的白米酿成，一般的是二十度以上，在中国酒中算是极其温和的，一顿喝两三斤黄酒恐怕还进不了酒鬼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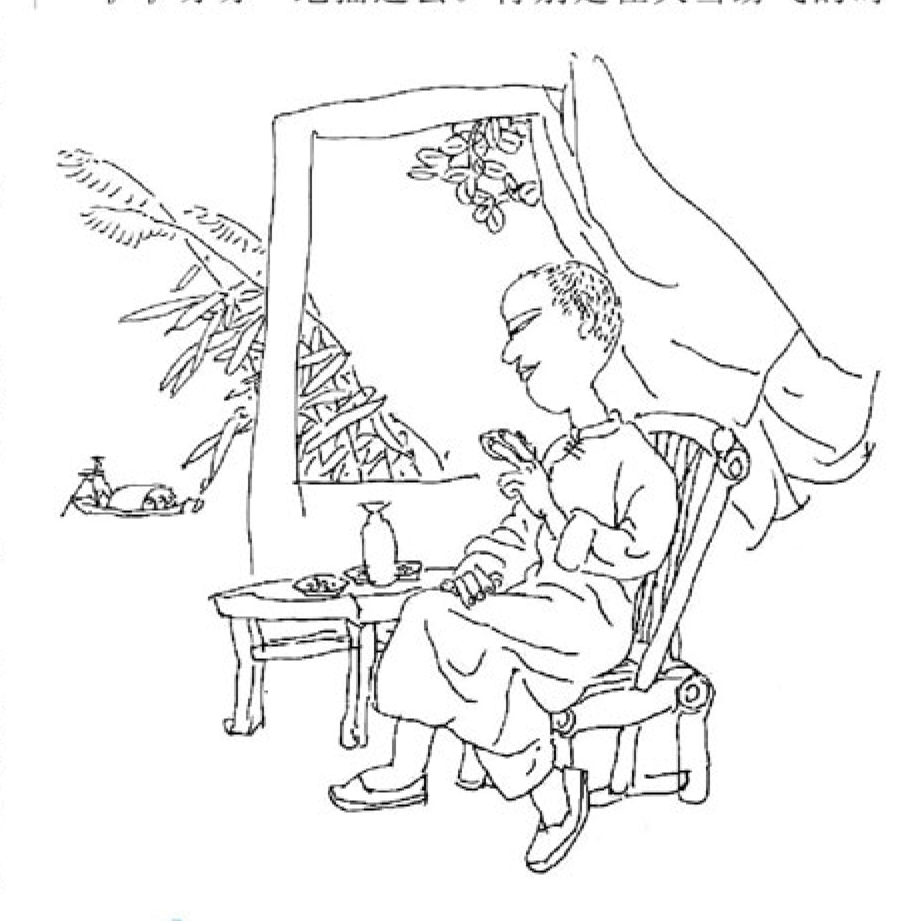
黄酒要烫热了喝，特别是在冬春和秋天。烫热了的黄酒不仅味道变得更加醇和，酒中的甲醇也挥发了，减少了酒对人体的危害。所以，每爿酒店里都有一只大水缸，里面装满了热水，木制的缸盖上有许多圆洞，烫酒的铁皮酒筒就放在那个圆洞里，有半斤装的和一斤装的。一人独酌或两人对饮，都是买半斤装的，喝完了再买，免得喝冷的。

酒店里的气氛比茶馆里的气氛更加热烈，每个喝酒的人都在讲话，有几分酒意的人更是嗓门洪亮，“语重情长”，弄得酒店里一片轰鸣，谁也听不清谁讲的事情。酒鬼们就是欢喜这种气氛，三杯下肚，畅所欲言，牢骚满腹，怨声冲天，贬低别人，夸赞自己，用不着担心祸从口出，因为谁也没有听清楚那些酒后的真言。

也有在酒店里独酌，即所谓喝闷酒的。在酒店里喝闷酒的人并不太闷，他们开始时也许有些沉闷，一个人买一筒热酒，端一盆焐酥豆，找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浅斟细酌，环顾四周，好像是在听别人谈话。用不了多久，便会有另一个已经喝了几杯闷酒的人，拎着酒筒，端着酒杯来到那独酌者的身边，轻轻地问道：“有人吗?”“没有。”好了，这就开始对谈了，从天气、物价到老婆孩子，然后进入主题，什么事情使他们烦恼什么便是主题，你说的他同意，他说的你点头；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好像是志同道合，酒逢知己。等到酒尽人散，胸中的闷气也已发泄完毕，二人声称谈得投机，明天再见。明天即使再见到，却已谁也不认识谁。

我更爱另一种饮酒的场所，那不是酒店，是所谓的“堂吃”。那时候，酱园店里都卖黄酒，为了招揽生意，便在店堂的后面放一张桌子，你沽了酒以后可以坐在那里慢饮，没人为你服务，也没人管你，自便。

那时候的酱园店大都开设在河边，取其水路运输的方便，所以“堂吃”的那张桌子也多是放在临河的窗口。一二知己，沽点酒，买点酱鸭、熏鱼、兰花豆之类的下酒物，临河凭栏，小酌细谈，这里没有酒店的喧闹和那种使人难以忍受的乌烟瘴气。一人独饮也很有情趣，可以看着窗下的小船一艘艘“咿咿呀呀”地摇过去。特别是在大雪纷飞的时







遗“珠”

◉陆其国

读资中筠先生自选集中写于2003年的一篇文章，得知资先生1992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中发现一些珍贵档案，其中就有雷海宗、袁同礼的史事。


雷海宗

雷海宗为清华大学教授，一代史学宗师，抗战时期曾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1949年以后，雷先生因“思想反动”，被调出北京到天津南开大学。袁同礼民国时期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资先生在洛氏基金会档案馆查档时，有几份档案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些档案记载，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与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曾联名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意是说目前中国一些著名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极端困境，为抢救这批对中国的复兴有极为宝贵作用的知识精英，建议洛氏基金会可分批选择资助这些中国教授赴美讲学。这样既可帮助受助者改善一下生活，又可以加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信中还提出具体操作办法及双方共商赴美教授名单。此方案后被采纳，赴美教授名单中就有雷海宗。

从档案记载中得知，雷海宗当时竟婉拒了这次极为难得的赴美机会。雷先生说学校正遭遇最困难的时期，他这时候不能离开。当时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校长曾亲自劝说雷海宗接受邀请，也没能成功。

此外，资先生还意外地发现了有关袁同礼的档案。那是“抗战时期袁同礼与美国图书馆协会以及洛氏基金会大量的通信，都是关于支持中国图书项目的建议。”

“特别是在胜利在望的1944年，袁先生就开始为恢复全国各地的图书馆，补偿战时的损失而做准备，为此积极呼吁国际援助，也卓有成效。”原来袁先生于抗战开始后，率领部分北京图书馆人员南迁，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与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合办后方大学图书馆。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外征集图书，尤其是通过美、英两国图书馆协会做这件事，并取得成效。除此之外，袁先生又在后方广泛收集中日战时史料和西南地方文献，终于使这方面的档案资料成为日后北京图书馆的重要馆藏。


袁同礼

诚如资先生所说：“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之时，大批知识精英恪守教育和学术领地，耕耘不辍，使文化得以赓续，保存了民族精华，靠的就是这种可以称之为‘民族魂’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通过像雷海宗、袁同礼这样的个人行为彰显出来的。而雷、袁二人的这些史事，竟在海外档案馆中如遗“珠”般被资先生“打捞”到，真让我们不胜感慨。

不知在海外档案馆中像这样的遗“珠”，究竟还有多少有待我们“打捞”？不过于今看来，窃以为我们眼下更应该“打捞”的，似乎还是在当下一些知识分子身上显然早已“沉落”的那种为“使文化得以赓续”的敬畏学术、尊重科学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应是真正的学人思想上乃至灵魂中的遗“珠”，“打捞”这样的遗“珠”，诚为当务之急。

（妙　歌摘自《新民晚报》2013年4月1日）

候，路无行人，时近黄昏，用蒙眬的醉眼看迷蒙的世界。美酒、人生、天地，莽莽苍苍有遁世之意，此时此地畅饮，可以进入酒仙的行列。

近十年来，我对“堂吃”早已不存奢望了，只希望在什么角落里能找到一爿酒店，那种只卖酒不卖菜的酒店。酒店没有了，酒吧却到处可见。酒吧并非中国人饮酒之所在，只是借洋酒、洋乐、洋设备，赚那些欢喜学洋的人的大钱。

（黄兰兰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酒人酒事》一书，朱　凡图）





安妮的钻石耳环

◉詹育彰·



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年多前的某个傍晚，安妮到诊所来告诉我她被诊断出肺腺肿瘤时的情景。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几度张口欲言，却又找不到话说。

静静对坐了一会儿，沉重的氛围里，还是安妮先开口："所以啊，我还有什么好节食的。"她吃了一大口手中的冰淇淋，自嘲地笑笑，"以后只怕想胖还胖不起来呢！"

当我们的健康面临威胁时，生活中各项事物轻重缓急的排序会忽然重整，原本被我们重视的外貌，似乎在一瞬间变得那么微不足道。

"那么，你今天来是要……"我犹豫地问，脑海里杂乱的思绪纷至沓来，我想不出自己能帮她些什么。她总不会是来做医学美容疗程的吧？现在做这些有意义吗？

如果做这些没有意义，那我十几年来每天小心翼翼、再三斟酌，帮人家去皱、除斑、微整，都在忙些什么？我的人生如果忙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那不就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吗？当初是不是应该选个比较伟大的济世救人的科别？

思绪越飘越远，疑问越滚越大，我的人生价值与定位，在电光火石间竟被撼动了！"我想要镭射穿耳洞。"安妮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啊？"我的世界还在天崩地裂、摇摇欲坠，一时无法思考。

"是这样的，我有一对很漂亮的钻石耳环，可是没有耳洞，一直无法佩戴。"安妮闲闲地说，"到时候化疗开始掉头发，我想戴着那耳环，闪闪亮亮的，闪得让那些来看我的人都忘了我没有头发。"语句里虽然难免有一丝苦涩自嘲，但她笑得像个期待礼物的孩子。

就是那个坚强的笑容，让我摇晃崩塌的世界重新归位，再次稳定了下来。

喧嚣扰攘的俗世、庸碌短暂的生命，有什么东西到头来不是虚幻的？我忽然领悟，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遇到什么，总要尽力让自己走得开心、走得漂亮，绝不能只因为迟早有终点，就意志消沉，不愿抬头！在琐碎的生活中，找出一点一滴的快乐，逐渐累积成一段幸福的旅程，这样才最实在。而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大家一路上走得开心、走得漂亮，这怎么会没有意义呢？生命过程如果不精彩、不快乐，活得再久又如何？像我们小小的皮肤科医师，或是其他各行各业的朋友，只要能帮助彼此在旅途中增添一点笑容、解决一些烦恼，不也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吗？

我看着面前这个乐观豁达的女子，心中充满怜惜与佩服。她头顶虽已满天乌云，却还努力在风雨飘摇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很多人或许觉得，追求外在的青春与美丽稍嫌肤浅，应该顺其自然，年岁到了就该任随红颜老去。但换个角度来看，面对所谓的自然定律未战先降、自动放弃，这样的态度是不是也有些消极？如果所有人都认定人一定不会飞，顺其自然，今天我们哪来的飞机和宇宙飞船？

仔细想来，我们每一次保养肌肤、每一次接受医疗美容，其实都是对自我、对世界的一个宣告："我要变得更好！我还在努力！我还没有放弃！"像



生命眸光

◉王 伟

2012年12月14日上午，20岁的亚当·兰扎在住所枪杀自己的母亲南希·兰扎后，全副武装闯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镇的桑迪·胡克小学，残忍地向手无寸铁的师生大开杀戒，当场打死18名小学生和6名教职员，随后饮弹自尽。6岁的夏洛特·培根和其他几个小伙伴受伤倒在血泊之中。

警察赶到学校时，夏洛特·培根已奄奄一息，被送进医院时只剩下微弱的心跳。医生不无遗憾地告诉她的父母，小女孩已经脑死亡，继续抢救已没有任何意义。肝肠寸断的父母不愿就这样放弃，哀求医生竭尽全力，要将女孩从死神手中抢回来。

在隔壁急救室里，7岁的迈克尔·米勒由于受枪击肝脏破裂，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涌，如果不在1小时内移植肝脏，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纽敦镇离最近的大城市有100多公里路程，时间是如此短暂，到哪里去找匹配的肝源供体呢？

无意间，医生发现夏洛特·培根正是合适的肝源供体，如果立即进行活体移植，小男孩将会死里逃生。然而，这就意味着小女孩起死回生的希望彻底破灭。面对她那泣不成声的父母，医生无论如何都开不了口。

经过一番忐忑挣扎，小男孩的父亲终于鼓起勇气，恳请夏洛特·培根的父母能够原谅他们的自私，给予迈克尔·米勒重生的机会。顿时，走廊里的空气凝固了，小男孩的父亲诚惶诚恐地注视着对方。一阵沉默之后，小女孩的父母含着泪回答，女儿有自



己的主见，希望能征得她的同意。

夏洛特·培根的母亲走到病床边，声音颤抖地对着深度昏迷的女儿耳语："小甜心，你的伙伴迈克尔·米勒急需移植肝脏，你能不能献出你的肝脏来帮帮他？如果你同意的话，就请你睁开眼睛看我们一眼吧！"

监护仪的显示器上，脑电波依然是一条平静的直线，可在众人的希冀下，夏洛特·培根的双眼竟然微微睁开，里面闪烁出一丝光芒。小女孩没有开口说话，但她的眸光似乎在提醒人们抓紧时间，别再坐视小伙伴的生命逝去。

夏洛特·培根的父母知道了女儿的心愿，强忍内心巨大的悲痛，郑重其事地代表女儿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议。很快，小女孩的肝脏移植到迈克尔·米勒身上，手术很成功，小男孩得救了。

一个月后，迈克尔·米勒伤愈出院，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在父母的陪同下，上门拜谢夏洛特·培根的父母。在迈克尔·米勒那双活力四射的眼睛里，夏洛特·培根的父母依稀看到：女儿在荡秋千时的活泼开朗、写作业时的灵动聪明、背儿歌时的天真可爱、做礼拜时的无比虔诚……

这时候，他们才真正读懂了女儿最后的眸光，那不是生命之星坠落的眸光，而是开启生命之门的眸光。

（**小仙子**摘自《中国青年》2013年第7期）

这样，才算是真正勇敢的、真正坚持到最后的运动员精神！

安妮前几天又来到诊所，来治疗因药物副作用所造成的青春痘。因为她选择使用标靶药物治疗，没有用到化疗，所以依旧一头长发、神采奕奕，衬着耳环，更漂亮了。

（**司志政**摘自《嘉人》2013年5月，**刘程民**图）

有些爱不由分说



◉姜　捷

时光的迅捷无声，何其惊人，也何其无情。流年被暗中偷换，一转眼，邓丽君逝世竟然已18年。今年，她也迈入了60岁的冥寿！

筠园，依然宁静舒宽。净土里静静长眠的一缕芳魂，也依然让人爱戴、追念、敬重。没有人能问她、知她、解她，或代她回答此生是否虚度，但她短暂的一生，的确深具意义。

在她身后，仍有许多个人、团体、以她的名义行善、助人、抚幼。他们超越宗教、超越国籍地做各种善事来纪念她，追思她的亡灵，相信这是她的遗愿、遗爱，相信这样的深重美意，能续存她在人间的未竟之业。



为什么在邓丽君生前、身后依然具有这样的影响力？

为什么邓丽君的歌迷能在各地撒播她的爱与欢笑？

为什么有生命、有病痛、有灾难、需要爱的地方，都有邓丽君同在？

为什么在新新人类主宰消费市场的时代，她的唱片依然热卖，历久不衰？

为什么四海之内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声，人们永远听不腻、也忘不了？

许多的为什么是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的。我们只知道，她从来都没有离开，她一直在我们左右。她的歌，她的好，她的温暖和贴心，从来不曾高高在上，也从来不会因她回归天国而被人遗忘！

家，一直是她的依靠与寄托，累的时候，倦的时候，她总是回家来歇一歇。而此刻，她静静地躺在最爱的土地上——这片她生前最不舍、最钟爱、最依赖、最感恩的土地。生时，她为争取隐私权而流浪异国；现在，她可以安安稳稳长眠于此——眼前是青翠的山冈，耳畔是轻柔的微风，身边是四季不断的玫瑰，周遭是自己唱了一辈子的歌曲。

但是，选择这样的方式回家，无疑是让人心恸的。到筠园来缅怀她的人，莫不垂泪、叹息。听她柔柔的歌声，看她甜甜的笑靥，心中的疼就忍不住一圈圈泛开，惋惜、叹息声此起彼伏。只要轻轻哼唱着她的歌，她的音容笑貌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遥远的祝福来自遥远的爱，而爱从来是不由分说的。就像歌迷爱邓丽君，不需要什么理由。人们从中国大陆、香港地区、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及欧洲各国搭飞机远道而来，不倦不悔，只为在她坟前上一炷香，鞠一个躬。这样的挚情已然超越了“追星族”的热情、盲目，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珍爱、敬重。粉红色的玫瑰被歌迷一枝枝地剪下来，编排成她的名字，装点成墓地前的烛台。

她用歌声表达对国家民族的一片深情。在华侨地唱《阿里山的姑娘》《四海都有中国人》，唱得热泪滚滚，泣不成声，台上、台下一片泪眼婆娑，掌声如雷；她在日本穿着中国旗袍，压轴曲一定是中文歌曲，不管日本人听得懂听不懂，她只是要他们知道





巴格达的幸福指数

◉闾丘露薇

早上八点钟，坐在巴格达街边的一家餐厅门口，翻译一定要我们尝尝当地人吃的早餐。

同桌的是一个伊拉克人，他坚持请我们喝阿拉伯茶。隔壁一桌四个老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让人想起成都的茶馆。

看过一个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伊拉克人的幸福指数比中国人要高不少。这让很多人觉得奇怪：一个人们印象中因为战争而生灵涂炭，每天都生活在炸弹恐惧之中的国家的国民，一个生活在动荡和贫困中的国家的国民，如何高兴得起来？

不管是十年前，还是现在，生活在暴风雨中的人们，从来不是外人想象的那种状态，因为这里的人要面对的，是如何一天天地过下去。

至于恐怖袭击，外人看到的是数字，但对当地人来说，那是概率的问题，他们甚至会觉得，这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就好像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香港是一个黑帮盛行的地方，当然，很多人是从港产片里得来的印象。事实上，普通人会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和我无关。

如果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或者能够让自己产生幸福感的来源不同，那显然就无法相互理解。

能够安安定定地坐下来吃顿丰盛的早餐，和不期而至的陌生人聊聊天，并且因此享受和满足，那幸福不就来得容易很多了吗？

（**多　多**摘自《羊城晚报》2013年4月14日，〔阿根廷〕**莫迪洛图**）

她是中国人。

邓妈妈回忆，邓丽君坐车时看到老幼妇孺会立即让座；看到电视新闻里播报的孤寡老人，就跑去送慰问金；看到泰北难民村的苦况，会给予实质的帮助；看到河南商丘有人因家贫，父死无法入葬，她就立即汇款给完全不认识的彼岸同胞；甚至她看到被弃流浪的动物都会起恻隐之心，得了奖金也转赠出去。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她的努力在精神上鼓舞着年轻人。有人因欣赏她而改变一生的目标，有人因她的榜样作用而奋发向上，有人因听她的歌而转化心绪，更有一位少女在轻生之际因听到她的歌重燃生的希望，在绝望边缘活了下来！她的歌，她的人，引人向上向善，引人自珍自重！

邓丽君渴望过平凡的日子，渴望享有平凡人才有的隐私，可她一直为盛名所累，从泪洒记者会到心头长茧，直至对谣传漠然到再也无所谓。这一路走来，高低起伏，笑泪悲欢，从繁华到平淡，她只求一份不受打扰的清静。也许，我们都该庆幸自己的平凡。

不管她此生遭遇过多少飞短流长，多少谣言中伤，都丝毫不影响她在十几亿中国人心中的美好形象。正如日本人所言，邓丽君是值得敬重的。她不只得到了国人的认可，在国际上也获得了一致的肯定。著名的中美洲“邮票国”格瑞纳达曾发行了一式16张的邓丽君邮票套票，以表达对她的敬意。

白先勇在其名作《谪仙记》的开篇录有苏曼殊的名句：“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自是神仙沦小谪，不必惆怅忆芳容。”也许，邓丽君真是一个从天上被谪贬下来的小仙，来人间玩一回，爱一回。然而，不管她是不是小仙，斯人已逝，不逝的是她的精神，她的遗爱。

她想到大陆演唱的心愿虽然没能实现，她的歌声却响遍了神州大地。此生已成绝唱，此爱却不会绝响。

我们有幸在她的歌声中爱过，痛过，生活过，悲喜过。有些爱，不由分说，只是浸润，只是感受，只是在心头慢慢滋长，这就是一种幸福。

（**新　月**摘自现代出版社《绝响——永远的邓丽君》一书）



钓人的孩子（外二篇）

◉汪曾祺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大西门外。

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

每个人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凄凄惶惶，忙忙碌碌。谁都希望意外地发一笔小财，在路上捡到一笔钱。

一张对折着的钞票躺在人行道上。

用这张钞票可以量五升米、割三斤肉，或扯六尺细白布，够做一件汗褂，或到大西门里牛肉馆要一盘冷片、一碗汤片、一大碗饭、四两酒，美美地吃一顿。

一个人弯腰去捡钞票。

噌——钞票飞进了一家店铺的门里。

一个胖胖的孩子坐在门背后。他把钞票丢在人行道上，钞票上拴了一根黑线，线头捏在他的手里。他偷眼看着钞票，只等有人弯腰来拾，他就猛地一抽线头。

他玩这种捉弄人的游戏，已经玩了半天了，上当的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胖孩子满脸是狡猾的笑容。

这是一个小魔鬼。

这孩子长大了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日后如果有人提起他的恶作剧，他多半会否认——也许他真的已经忘了。



捡金子

这是一个怪人，很孤傲，跟谁也不来往，尤其是女同学。他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他只有两个“听众”，都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他们每天一起坐茶馆，在茶馆里喝清茶、嗑葵花子、看书，谈天、骂人。哲学系研究生高谈阔论的时候多，那两位只有插话的份儿，所以是“听众”。他们都有点玩世不恭。哲学系研究生的玩世不恭是真的，那两位是装出来的。他们说话很尖刻，动不动骂人是“卑劣的动物”。他们有一套独特的语言，把漂亮的女同学叫做“虎”，把谈恋爱叫做“杀虎”，把钱叫做“刀”。有刀则可以杀虎，无刀则不能，诸如此类。他们都没有杀过一次虎。

这个怪人做过一件怪事：捡金子。昆明经常有日本飞机来空袭，一有空袭就拉警报。一有警报人们就都跑到城外的山野里躲避，叫做“逃警报”。哲学系研究生推论：逃警报的人一定会把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包括金子；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掉金子；有人丢掉金子，一定会有人捡到；人会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这一套逻辑推理实在是无懈可击。于是在逃警报时他就沿路注意。他当真捡到过金戒指，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枚。



此人后来不知所终。

有人说他到了重庆，给《中央日报》写社论，骂共产党。

航空奖券

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发行了一种航空救国奖券，头奖二百五十万元，月月开奖。虽然通货膨胀，钞票贬值，但这二百五十万元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这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每个月要凭空出现一个财主。花不多的钱，买一个很大的希望，因此人们趋之若鹜，代卖奖券的店铺生意很兴隆。

中文系学生彭振铎高中毕业后曾教过两年小学，岁数比同班同学都大。他相貌平常，衣装朴素，为人端谨。除了每月领助学金（当时叫做“贷金”），他还在中学兼课，有一点微薄的薪水。他过得很俭省，除了买书，买肥皂、牙膏，从不乱花钱，不抽烟，不饮酒，只有他的一个表哥来的时候，他的生活才有一点变化。这位表哥往来重庆、贵阳、昆明之间，跑买卖。他虽是做生意的人，却不忘诗情，谈吐不俗。他来了，总是住在爱群旅社，必把彭振铎邀去，洗洗澡，吃吃馆子，然后在旅馆里长谈一夜：谈家乡往事，物价行情，也谈诗。平常，彭振铎总是吃食堂，吃有耗子屎的发霉的红米饭，吃炒芸豆，还有一种叫做“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烂糊糊的东西。他读书很用功，但是没有一个教授特别赏识他，没有人把他当做才子来看，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诗人，一个忠实的浪漫主义者。在中国诗人里他喜欢李商隐，外国诗人里喜欢雪莱，现代作家里喜欢何其芳。他把《预言》和《画梦录》读得几乎能背下来。他自己也不断地写一些格律严谨的诗和满纸烟云的散文，定稿后，他就抄在一个黑漆布面的厚练习本里，抄得很工整。这些作品偶尔也拿出来给人看，但只限于少数他所钦服而嘴又不太损的同学。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写小说的，他就请他看过。这位小说家认真地看了一遍，说：“很像何其芳。”

然而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却干了一件不大有诗意的事：他按月购买航空奖券。

他买航空奖券不是为了自己。系里有个女同学名叫柳曦，长得很漂亮，然而天然不俗，落落大方，不像那些漂亮的或自以为漂亮的女同学整天浓妆艳抹，有明星气、少奶奶气或教会气。她并不怎样着意打扮，总是一件蓝阴丹士林旗袍——天凉了则加一件玫瑰红的毛衣。她走起路来微微偏着一点脑袋，两只脚几乎走在一条线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风致，真是一株风前柳。不枉了名字唤做柳曦，彭振铎和她一同上创作课。她写的散文也极清秀，文如其人，彭振铎自愧弗如。

尤其使彭振铎动心的是，她有一段不幸的身世。有一个男的时常来找她，这个男的比柳曦大五六岁，有时穿一件藏青哔叽呢的中山装，有时穿一套咖啡色西服。这是柳曦的未婚夫，在资源委员会当科长。柳曦的婚姻是勉强的。她的父亲早故，家境贫寒。这个男人看上了柳曦，拿钱供柳曦读了中学，又读了大学，还负担她的母亲和弟弟妹妹的生活。柳曦在高中一年级就跟他订婚了。她实际上是卖给了这个男人。怪不得彭振铎觉得柳曦的眉头总有点蹙着（虽然这更增加了她的美的深度），而且那位未婚夫来找她，两人一同往外走时，她总是和他离得远远的。

这是那位写小说的同学告诉彭振铎的。小说家和柳曦是小同乡，中学同学。

彭振铎很不平。他要搞一笔钱，让柳曦把那个男人在她身上花的钱全部还清，把自己赎出来，恢复自由。于是，他就按月购买航空奖券。他老是梦想自己中了头奖，把二百五十万元连同那一册诗文一起捧给柳曦。这些诗文都是写给柳曦的。柳曦感动了，流了眼泪，投进他的怀里。

彭振铎的表哥又来了。彭振铎去看表哥，顺便买了一张航空奖券。到了爱群旅社，适逢表哥因事外出，留字请他少候。彭振铎躺在床上看书。房门开着。

彭振铎看见两个人从门外走过，是柳曦和她的未婚夫！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不大一会儿，就听见柳曦放浪的笑声。彭振铎如遭电击。

他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而且他渐渐觉得柳曦不幸的身世、勉强的婚姻，都是那个写小说的同学编出来的。这个玩笑开得可太大了！他怎么坐得住呢？只有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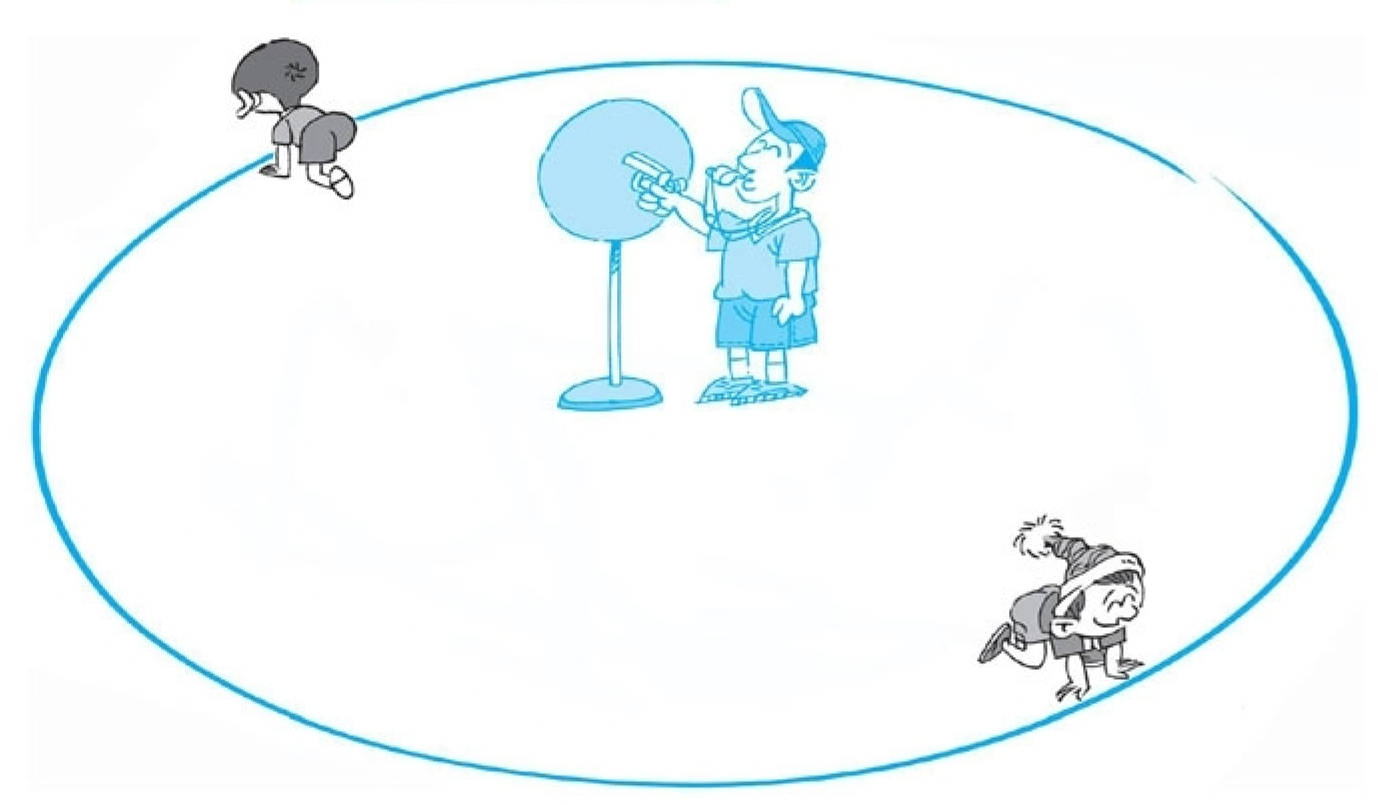
他回到宿舍，把那一册诗文翻出来看。他并没有把它们烧掉。这些诗文虽然几乎篇篇都有柳，柳风、柳影、柳絮、杨花、浮萍……但并未点出柳曦的名字。留着，将来有机会献给另外一个人，也还是可以的。

航空奖券，他还是按月买，因为已经成了习惯。

（**史东彬**摘自广西人民出版社《汪曾祺文集》一书，**李 晨**图）







忍住，这样面对孩子

◉徐小平

小儿子喜欢烹饪、街舞，一度说不要上大学了。大儿子遇到不喜欢的人和事就要顶撞。忍住，我放弃家长式强权的欲望，平等地跟他们交流。因为我面对的是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孩子，必须尊重他们。我对他们最大的期待，是他们快乐幸福。

尊重孩子的兴趣

我的两个儿子个性不同，都在加拿大出生，在美国念大学，但在十五六岁之前的梦想居然都是当摇滚巨星。他们天天在家里弹吉他，唱歌。我陪着他们弹吉他，鼓励他们。我欣赏着，也觉察到，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巨星的特征。但这没有关系，鼓励孩子自由发展，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不知不觉间，兴趣可能会变，人生的方向也就会一点点找到。

果然，孩子们摇滚歌星的梦很快做完了，但对音乐的探索，已经成为他们知识结构的一部分，让他们受益。随后，小儿子迷上了烹饪。十二三岁时，他报了一个烹饪班。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还略微不悦。不过，我忍住了，很快说服了自己，不应以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孩子的人生，转而支持他。现在，他们几个男孩子出去玩，自己带着烤箱。可以想见，他会多受女孩子欢迎。

小儿子的兴趣不断刺激着我的神经。当他第一次告诉我要学街舞时，老实说，我不开心。心想，这简直是丢人。我宁愿我的孩子是跳芭蕾的王子，也不喜欢他们是街头的霸王。

这和我的审美取向有关。起源于街头的舞蹈，多多少少和反叛少年有联系。事实上，我又克服了自己的反感情绪，让他上街舞课，请韩国老师来教。我知道，跳街舞的人群中少有博士，少有MBA，但我的孩子喜欢，这也是正当的爱好，我就尊重并支持他。

年前，小儿子突然跟我说，打算以后去参加街舞队四处巡演，就不考大学了。我听到后简直如五雷轰顶，快站不稳了，但我仍强忍着愤怒对他说，好呀。

今年，我刻意带着他参观了美国的一些大学。他感受到大学的氛围和诱惑力，对我说，他要上大学。我很欣慰，目的达到了。现在他一边在美国读大学，一边继续跳他的街舞。如果当初跟他严词厉色，说不准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作为家长最忌讳用家长式的强权命令孩子，春风化雨的手段则有效得多。

通过观察孩子的爱好，我几乎能看到小儿子未来生活的内容了。他一定是在他所热爱的领域里工作。我曾想过，如果他要做一个有特色的厨师会怎么样？没什么不好，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不都很好吗？搞不好他还



能创造一个新的流行品牌呢。

我鼓励孩子们发展自己的兴趣，多出去认识世界，多交朋友。喜欢交朋友，受人欢迎，这样的个性今后会帮到他。在团队中，老板、客户、同事就会喜欢他，愿意成全他，给他机会。这对于人生和事业都是很有帮助的。

不急于给他们答案

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即使只有十二三岁，也应该把他当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平等对待，要跟他们平等沟通，尊重他们的选择权。你可以影响他，但不可以代替他思考，更不可以代替他做决定。

对大儿子，我也是这样做。他18岁时，有次和同学为一个问题争执起来，言辞激烈。我就跟他说，对谁都要谦卑、宽容点才好。他不置可否。父母希望孩子掌握自己人生智慧的心情很迫切，不希望孩子走弯路，但千万不要忘了，孩子有个成长过程，你不要指望他在18岁时就理解、掌握他爸全部的人生智慧。

两年过去后，我找他回顾当年的谈话。他对我说，还是你对，对人就是要和善、谦卑、尊重。我心里很高兴。

孩子常来跟我聊他们的困惑，大到人生的意义，小到学习古希腊哲学史到底有什么价值。

我要知道答案，尽量给他们解答，遇到我不确定的东西，就照实说我也不确定。一般而言，对儿子遇到的问题，我胸有成竹，但不急于给他们答案。我只想给他们打开探索的通道，教他们方法。

大儿子有次面临选择的烦恼，要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又被朋友召集出去玩。他问我该怎么办，其实我心里早就写好答案了，应该去社团，因为他先答应参加社团活动，但是有时对孩子来说，哥们儿意味着一切，确实很难选。我就问他，你对哪个承诺在先？对哪个有责任？

他想了想，去社团了。

他最近跟我说，有个女孩似乎喜欢他，但邀请她一起参加party却被拒绝了，很郁闷。我调动我有限的恋爱经验，跟他分析，是不是这个女孩子心情不好，刚刚跟妈妈吵架了？是不是没拿到奖学金？没找到答案，但是教会他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问题，他就释然了。

父母不可能陪伴孩子一辈子，教给他方法比只告诉他答案有用得多。

童年不是为成年做准备的

中国大的教育环境比较混乱。国家是培养良好的公民，还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培养成功的人，还是幸福的人？这让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产生了很多困惑。“五道杠”黄艺博同学最经典地反映了中国教育的混乱。

中国虎妈甚至在美国引发了争议，这样的教育确实存在。我不喜欢这样的教育方式，也很难批评他们，但首先，我认为孩子的童年应该充满欢乐。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曾说，童年不是为成年做准备的。如果把18岁之前的人生都叫做童年，过得不快乐，而是像服刑一样熬过来，人生的1/4就白活了。这样长大的孩子，到青年时期能幸福吗？虎妈把孩子的童年当做通往成功的工具，很有点像中国的农耕时期，父母把孩子当养老的工具。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并不一定代表未来。

我的两个儿子一样面对着社会竞争的压力。要拿什么荣誉，上什么学校，这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我曾有名校情结，老在他们面前念叨名校如何如何。有天小儿子问我，如果上了你说的名校，但是不开心，那上名校还有意义吗？

他的话击中了我，的确，如果成功了不快乐又有什么意义？

我身边有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事业上很成功，可他是为了逃离某种东西而奋斗，内心一直很痛苦。我不想让他们这样。

反过来说，让孩子自由自在，开心成长，这样的孩子一定有出息。我对孩子们最大的期望是拥有幸福快乐的人生，而不是“成功”这两个字，这点，我坚信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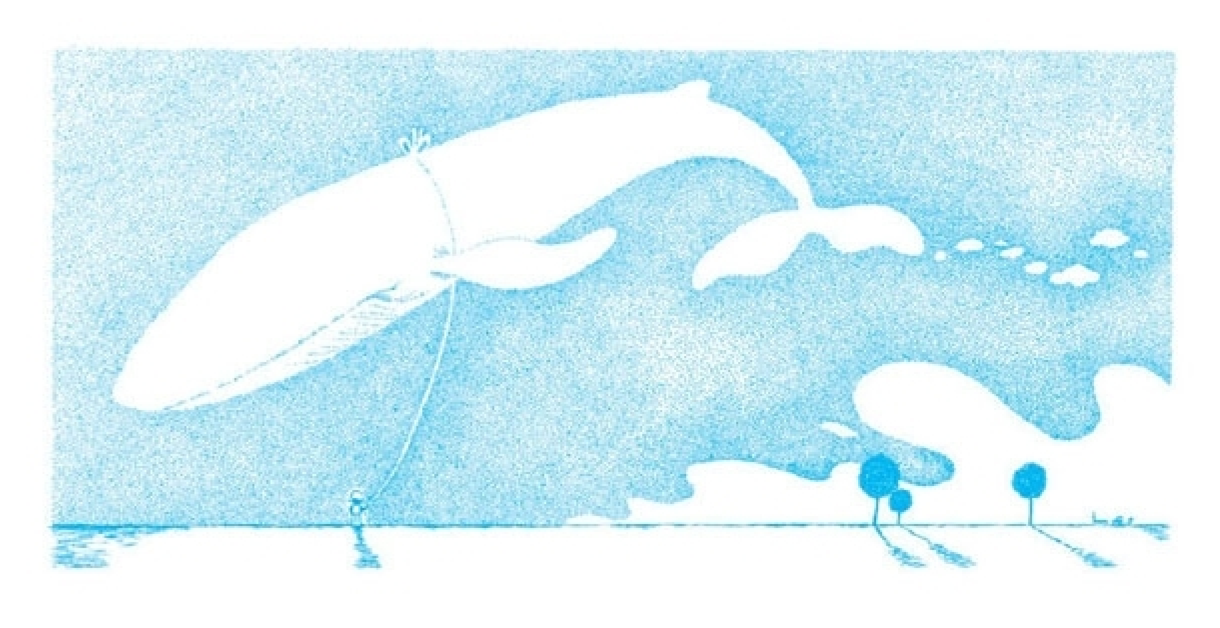
家庭没大规矩

现在，孩子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长大，在美国念大学了。我教育孩子谈不上很成功，但很满意他们的状态，快乐、自信已经成为他们的基调。

我在家里没定什么大的规矩，也就是要叫爷爷奶奶，要尊重长辈，对家庭聚会要认可，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我对孩子更多的期待，是让他觉得这样做好，而不是立类似三从四德的死规矩。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是懂得底线和规则的，不作恶、不撒谎、不闯红灯等等，这些是重要的社会教育内容。相比之下，我对他们社会教育的要求更高。一般来说，家庭教育管得太





孩子的不快活

◉徐志摩

你在小孩时快活不？我，不快活。至少我在回忆中想不起来。

单看我们孩子的衣着先就可笑。浑身给裹得紧紧的，膊、胫、腿，也不让露在外面，怕着凉。怕着凉，不错；可是裤子是开裆的，孩子一往下蹲，屁股就往外露，肚子也就连带通风——这倒不怕着凉了！

孩子是不能常洗澡的，洗澡又容易着凉。在我们家乡终年不洗澡的孩子并不出奇，我都不知道自己小时候每年洗几回澡。冬天不用说，因为屋子不生火，当然不洗。夏天有时不得不洗，但只浅浅的一只小桶，水又很烫，结果孩子们也就不爱洗。

我记得孩子时候最怕两件事：一件是剃头，一件是洗澡。“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剃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洗澡。”我妈总是这么说。他们可不对我讲一个一定得洗澡的理由，他们也不把洗的方法给弄适意些。这影响深极了，我到现在也总把洗澡看做一种必要的麻烦。

我的授业师父查桐荪先生，因为他出世时父母怕孩子着凉没有给他洗澡，他就把这不洗澡的习惯一直带到棺材里去——从生到死五十几年都没有洗过一次身体！不刷牙、不洗头、很少洗脸。

我们很少想到，品格、性情乃至思想上的不洁，也多半缘于小时候父母的姑息与颟顸。一般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观念是：愈不像孩子的孩子是愈好的孩子。

孩子得听话，不许闹——中国父母最得意的是孩子听人家吩咐规规矩矩地叫人，绝对机械性地叫人——“伯伯”“妈妈”。

因为要强制孩子听话，大人们有时就用种种哄骗恫吓的方法。多少成人作伪与怯懦的品性是在“别哭，老虎来了”“别嚷，老太太来了”“不许吃，吃了要长疮的”一类话下养成的！

不要怪孩子性情不好，或是愁他们身子不好，实际只要你们肯费一点心思，花一点工夫，认清了孩子本能的倾向，治水似的耐心地去疏导它，原来不好的地方很容易变好。

做父母的都有一个创作的机会，把你们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活泼、灵敏、慈爱的成人，替社会造一个有用的人才，同时也增你们自己的光，添你们的欢喜——这机会还不够大吗？

现代的成人为什么都是这么懒、这么脏（尤其在品格与思想上）、这么蠢、这么丑、这么破烂？现代的青年为什么这么弱、这么多愁多悲哀？这种种的不健康多是做爹娘的当初不曾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一半是愚暗，一半是懒怠。

（睿　雪摘自《小品文选刊》2013年第7期，**小黑孩**图）

严的，孩子大都没什么出息。

我在国内，有时给他们打电话打不通时，就会很愤怒。但我一想到，许多家庭每天几个电话找孩子，孩子也不一定有出息，内心就平静了。当然，如果孩子一个月都不给我打电话，我就恼了，但也没办法，我只能尽量忍住，不表现出来。我希望孩子在自由、开心的环境中成长。归根结底，孩子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人，你必须尊重他。

（张　臣摘自《三峡文学》2013年3月上，**喻　梁**图）





中惨阶层。

——高房价透支了很多人的半生财富和青春，再加上“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国内的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成了不折不扣的“中惨阶层”。专家认为要建立“橄榄型”的稳定社会结构，迫切需要给中产阶层“松绑”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没走到终点，你就一天不知道哪一个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有时你遇到了一个人，以为就是她了，后来回头看，其实她也不过是在这一段路给了你想要的东西。

——辛夷坞《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现在许多好莱坞片商只是把中国当成提款机。

——在近几年引入国内的好莱坞大片中，中国演员充当的都是出场没几分钟、台词没几句的“打酱油”角色。这种纯粹为了把中国影星当成噱头的漠视引起了人们的反感。评论者认为，到中国赚钱可以，但这种方式缺少尊重与真诚

端着茶杯开着会，一天就过去了；再一开，一年就过去了。

——沿海省份某厅局全年开会1068次，连会议召集人都受不了

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GDP跑7还是跑8，跑6又怎么样？只要我们喝的水是干净的，空气是好的，食品是安全的。穷一点还能活得长一点。

——马云



男人就像蓝牙，你在身边，他就处于连接状态；但你一走开，他就搜寻其他外围设备了！女人就像Wi-Fi，她们可以看到所有可以连接的设备，但会选择最好的一个！

——趣说男女

吸粉，卖声，坐台。

——一个老师的签名

不必讨好所有人，正如不必铭记所有“昨天”；时光如雨，我们都是在雨中行走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伞，建造小天地，朝前走，一直走到风停雨住，美好晴天。

——《半生素衣：陆小曼传》

一旦你成为全球第一或者第二大品牌，你就要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你要设计一些售价300美元的丑陋的手袋在中国卖。

——设计师汤姆·福德最近的一篇专访

单身男性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可能有2个百分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近日表示。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单身的男性要找老婆，车与房成必需品，这让男性更努力工作。他测算，过去10年中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10%，而性别失衡每年贡献2个百分点

信任就像一张弄皱的纸，即使抚平，也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重建公信是个漫长的过程，红十字会应用行为找回公众的信任

人越幸福，他的移民想法就越强烈。

——俄罗斯社会调查中心主任维克多·瓦何施坦因主持的一项关于移民的调查结果显示

你家也太穷了，政府给你低保吗？

——福建一小偷入室行窃，见房主大妈家贫不忍偷，劝其办低保

公平有三种不同意义：一是收入和贡献相对应，贡献大的拿得多；二是人人有份算公平；三是收入差距小算公平。我认为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缩小收入差距，所以，只有帮助低收入者才算公平，而人人有份（包括富人）不算公平。

——经济学家茅于轼

（苏童、余娟、鲁长义、汪杰等摘）

大师的背影

◉黄中俊

一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在冬天刚过、春寒料峭的季节，风特别硬，能把人的耳朵、手脚冻得生疮。一个瑟缩着身子的穷孩子，从西华门进入故宫，然后东行。当他看到一位在空旷的丹墀之外埋头除草的老人时，他会叫一声“爷爷”。老人则只管除草，头也不抬地“嗯嗯”两声算是回答。从老人身边走过之后，孩子差不多总要回过头去看看老人，再继续赶路。他穿过故宫，从东华门出去，走进新式的孔德小学读书……

以上这幅画面出自一篇名为“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那个曾经天天穿行故宫去上学的穷孩子——于是之。

20多年前在北京人艺工作的时候，为了研究于是之的艺术风格，我曾大量阅读于是之的文章。那些谈表演、谈修养、谈生活的文章都极短，文笔精粹，立意奇妙，看似平易，实则是一口口意蕴无穷的深井，一如他的表演，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在于是之所有文章中，回忆生活的文章可说是我的最爱，而其中他似信手拈来般写下的《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谈到何以能天天在故宫行走时，他写道：“我同院的一位在故宫里专司剪除石缝间杂草的老人……为我疏通了东、西华门的守卫，使我能够每天在宫里穿行两趟。原来走的是‘弓背’，现在能走‘弓弦’，路途可就近得多了。”在怀念那位终老于除草生涯的一辈子默默无闻的老人时，他这样感慨：“他虽然没有皇家宫阙那样的伟岸，也不同于宫里的珍宝件件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但他自有他的光亮在，至少是常存于我的心中的。”其用语之简洁而传神，情感之朴素深沉，都令我敬佩。

我在访问故宫时，甚至不由自主地去还原当时的场景，追寻那个穷孩子的背影。贫困却善良的老人与人生刚刚起步的穷孩子、高大森严的紫禁城与低矮简陋的民宅、狞厉顽固的封建王朝和新式学堂鼓吹的新文化，都因那个穷孩子而连接了起来，美丽而意味深长。


话剧《茶馆》中于是之扮演的王利发

二

我在进入人艺前，看过于是之的一些演出录像和电影。但当我真正在人艺的舞台上看到于是之的演出时，我受到的震动还是巨大的。

于是之在《一个演员的独白》中说，演员“应有一双文学家那样深邃的眼和一颗为认识生活而上下求索的心”；演员的创造“不能只是演得像了就算。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以入诗、入画的形象”。于是之的表演自然朴素，不着痕迹，内里却包含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生的体悟。他从生活中汲取养料来滋养角色，然后完全让角色浸透了自己，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不只是像角色，而且还透着角色的气韵。例如《茶馆》第二幕里，于是之为中年王利发设计了一双虽常操劳而好干净的手，那是于是之从小学校工友的身上“借鉴”来的。王利发一上场手里就拿着刷好糨糊的“莫谈国事”的标语，在茶馆找寻粘贴标语的位置，两只手还下意识地摩挲着……一个但求平安、干练利落的茶馆掌柜形象就这样以几个简单的动作被勾勒了出来，成为“可以入诗、入画的形象”。

于是之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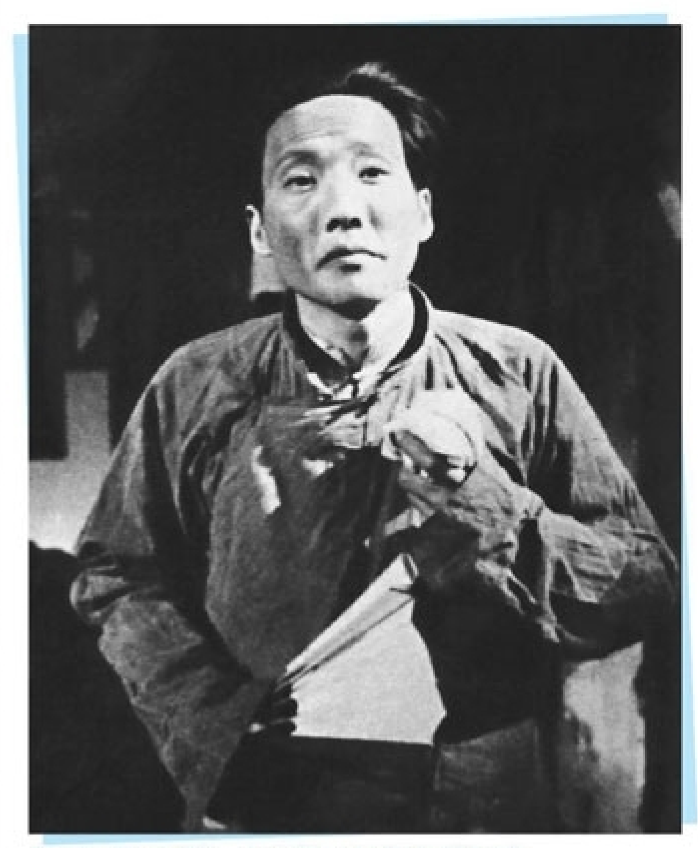
量，只要他在舞台上，那种力量就会从他毫不张扬的表演中渗透出来，不显山不露水地弥漫在整个舞台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场”，即便他背对观众的时候也不例外。于是之的背影是会说话的背影，这在《茶馆》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例如，第一幕王利发送茶客的背影，点头哈腰间都透着一股精明圆滑劲儿。第二幕王利发背对观众抱怨“打仗！打仗！今天打，明天打，老打，打他妈的什么呢”的背影，将那种无可奈何展露无遗。第三幕结尾处，当仨老头在一起总结自己的人生时，王利发也是背对观众的，那句“改良啊，改良，我一辈子都没有忘了改良”，就是背对观众面朝天的王利发式的抒情。观众透过他的背影，能看到他难过时的泪水、听到他自嘲时的笑声，更能感受到他一生的挣扎与失败……

我曾无意间在《茶馆》中场休息时在人艺的后台看到于是之。他正沉浸在老年王利发的情绪里，慢慢地、静静地、孤独地往舞台方向走去。长长的走廊里只有于是之一个人，可老年王利发的悲伤与绝望依然如潮水般涌动。没有布景，没有陪衬，没有音响效果，只有走廊上黄色的灯光和于是之的背影——一个深深打动了我、并让我今生今世都无法忘怀的背影。

三

从1989年到1992年，我在人艺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那些年里与于是之有了不少的接触。我的感觉是，于是之骨子里就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善良谨慎，敏感多思，平易近人但内心高傲。他也许应该只活在他的戏里、书里或者文章书法里而无须关心身外的一切。但当他带着这样一种文人气质去打理一个剧院时，矛盾产生了。例如，他的建设“学者型剧院”的理想终究离现实太远，他处理剧院的日常工作、职称评定、住房分配、人事安排等等也并不是游刃有余，那些景仰演员于是之的演职员们对第一副院长于是之也时有不满。痛苦因此不可避免，而善于克制的他又只会默默忍受，最多也就自嘲一下，叹息两声，绝不会将痛苦尽情地宣泄出来。于是我就见到了一个总是步履缓慢、眉头紧锁、若有所思、脑子里装着满满思虑的老人。这满满的思虑最终压垮了他，以至于他最后竟不能言语了。

在人艺的那些年里，我在剧院的公共关系部工作，也曾给于是之“布置”过不少让他烦心的活儿。看着他在大热天参加某艺术节在路边举行的宣传活动，看着他为了人艺纪念画册上的排名顺序而苦思冥想，看着他盘算着用自己的书法作品做人艺出国时馈赠国外剧团的礼品，我也感到心疼。而我最后也给他带来了不快。当我向他提出调离申请时，他很吃惊，然后苦笑着说：“走吧，走吧，你们都走吧，只我一个人留在剧院！”他曾寄望我成为人艺话剧的研究者和宣传者，而我最终没有经受住经济大潮的裹挟，离开了人艺前往深圳，让他非常伤心。现在想起，我心里依然觉得愧疚。


话剧《龙须沟》中于是之扮演的程疯子

1999年初，由于我行将出国，在临行前我回到北京，由过去的部门老领导带着，去拜访了于是之。那时，他几乎不认识我了，人瘦了，显得更高了，但气色还不错。他和我面对面坐着，非常专注地看着我，一直无语。无论旁人如何提醒，他好像总在想：“她是谁？”“我在哪里见过她？”依然是那副若有所思、脑子里装着满满思虑的神情。

告别的时候，他和夫人一起送我们出来。刚走了几步，他就自顾自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他的夫人只能简短地与我们打个招呼，赶过去陪他。

我凝神看着于是之远去的背影，泪水盈眶。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在北京冬日的萧瑟中，一代话剧大师就这样留给我最后的苍凉的背影。

（余　娟摘自《解放日报》，**CFP**供图）



什么是爱国

◉陈文茜

爱一个国家的方法是什么？赴汤蹈火，我们懂；坐穿牢底，我们懂。但揭发自己国家杀戮的真相，呼吁自己的国家与其他敌对邻国和解，算爱国，还是叛国？

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以色列《国土报》记者吉登·拉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他长期关注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遭遇的不人道待遇。

吉登发出的第一则故事，来自无意间于边境采访的经历。1996年，他亲眼目睹一名临盆的巴勒斯坦女人，如何在以色列各个岗哨被拦阻，每个岗哨的士兵皆无视车内妇女生产前剧烈疼痛的哀号，而无表情地拒绝车子通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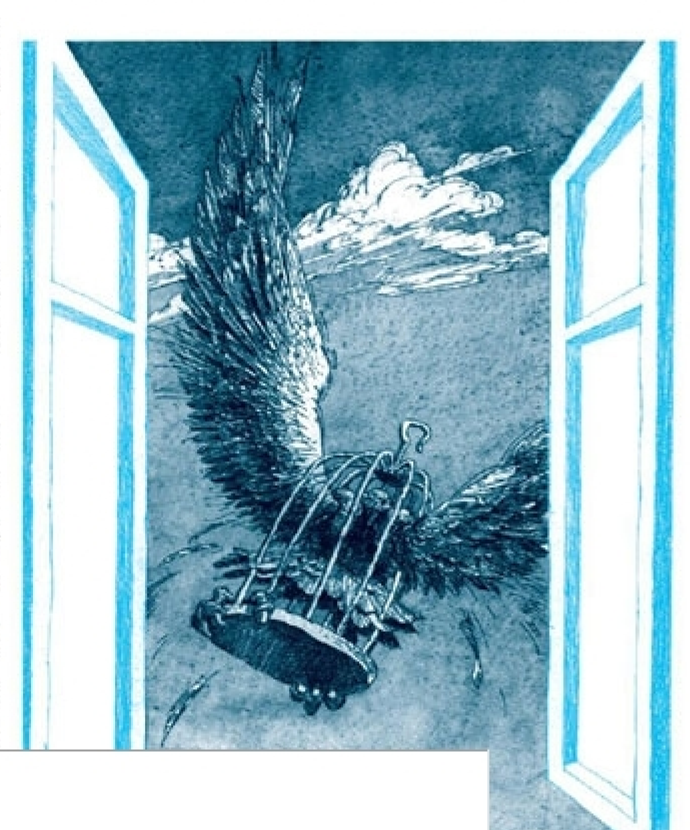
一个岗哨、再一个岗哨……最终至深夜，在一个距离医院最远的岗哨，这名巴勒斯坦妇女获得通融，但孩子已于车内自然分娩，全身沾血。那里是市郊，非常荒凉，车子的油已耗尽，家人只好扶着产
妇，抱着呼吸微弱的婴
步走了两公里才抵达医院

一天后，婴儿还来
开他的人生就死了。

1996年，吉登第一
事登上以色列《国土报》
报》马上遭到各方言论攻
些读者甚至用石头砸报
户。从此，吉登的名字在
也家喻户晓——有一大半
列人质问他：“你为何叛
身上流的真是犹太人的血液吗？”

从此之后，吉登经常揭露以色列军人的残酷冷血。他对以色列在占领区的暴行的报道，毫不退让。他看到巴勒斯坦孩童被杀，父母被杀，巴人农场被刻意纵火，农夫的土地被以色列军队莫名其妙地充公。

16年来，骂他的声浪愈来愈大，但他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笔记录。他要那些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海滩边度假、生活如天堂状态



避！
中惨遭屠
应许之
登不断
世纪的
得了什
媒体对以
色列占领区暴行的批判，
国际媒体所引用。但也
此，他在以色列国内因和
意背道而驰而付出非常惨
价。他愈受到国际瞩目，
以色列人愈恨他。以色列
织多次扬言，要杀了他全

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访
吉登回顾了这一切，没有
他说：“我写我相信的事。如果真相很激烈，事实就是残酷且激烈的。我选择记录历史激烈的真相，反应当然是激烈的。我在乎的是：以色列人真的相信他们能以巴勒斯坦人的鲜血换取和平吗？”

吉登不是唯一关注此事的人，否则他在以色列连发表文章的机会都没有。不只《国土报》一路力挺他，2012年10月底，一群以色列人在首都特拉维夫游行，此举不是抗议联合国同意巴勒斯坦成为非会员观察员国家，而是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

一名参与游行的犹太长者，拿着刊登吉登文章的《国土报》，如此说：“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承受痛苦，每个人……”

有的人在屠杀悲剧后，幸运地留下生命，但也不幸地留下仇恨；有的人在屠杀悲剧后，回到上帝面前，放下仇恨，获得救赎。

吉登最初孤独的文字，如今已成为许多以色列良心分子的共识。

什么是爱国？

知道真相，写出真相，预见未来，无惧威胁，然后毫不退让！

（陈　放摘自《环球》2013年





40分钟“天价”生命

◉牧徐徐

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死囚家人告倒监狱的故事，但是它真实地发生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

54岁的美国籍无业游民乔·哈里斯，因为持枪抢劫银行并且打死一名试图反抗的银行职员，被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时间是一周后的2012年11月27日下午两点。

在这之前，乔被收押在弗吉尼亚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里。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乔即将被押赴刑场的前半小时，他却意外死亡了——喝酒引发脑卒中！

原来，按照美国刑法的规定，死囚在临死之前，狱方将尽可能地满足……乔要求……牛排、……瓶红酒……当这些……的面前……喝了起……时，却发现他已经僵……

……狱方立即调看了乔所在……50，当乔喝光最后一……然后倒在地上，挣扎了半个小时后死亡。

法医的鉴定是红酒里的酒精引发脑卒中——乔一直有高血压，平时一直靠降压药来控制，但是当天他没有吃药，再加上酒精的猛烈刺激致使脑卒中。

早死40分钟或迟死40分钟，被枪决或因脑卒中而死，反正都是死，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更何况乔还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狱方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最多向乔的家人说明一下情况便可以了事。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乔的家人对此不依不饶，还专门请来律师，一纸诉状将狱方告上了法庭，并且要求赔偿乔40分钟的“活价”——350万美元！

乔的家人认为，狱方有以下过失：一是乔的卷宗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犯人有高血压，易引发各种意外，故不应给他准备红酒，这叫护理失职；二是负责监视各牢房视频画面的狱警没有及时发现乔脑卒中，错过了抢救时间，这是严重的渎职行为。

正因为狱方以上的过失才导致乔意外死亡，剥夺了他还有40分钟感受这个美好世界的生存权，以及与亲人最后一一告别的权利！

那么，法院又是怎么对待这份起诉的呢？是赞同和支持！法院认为：“尽管乔是将死之人，但是在行刑之前，他依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依然享有除政治选举权之外的其他各种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狱方的失误直接导致他失去了这些权利，因此理应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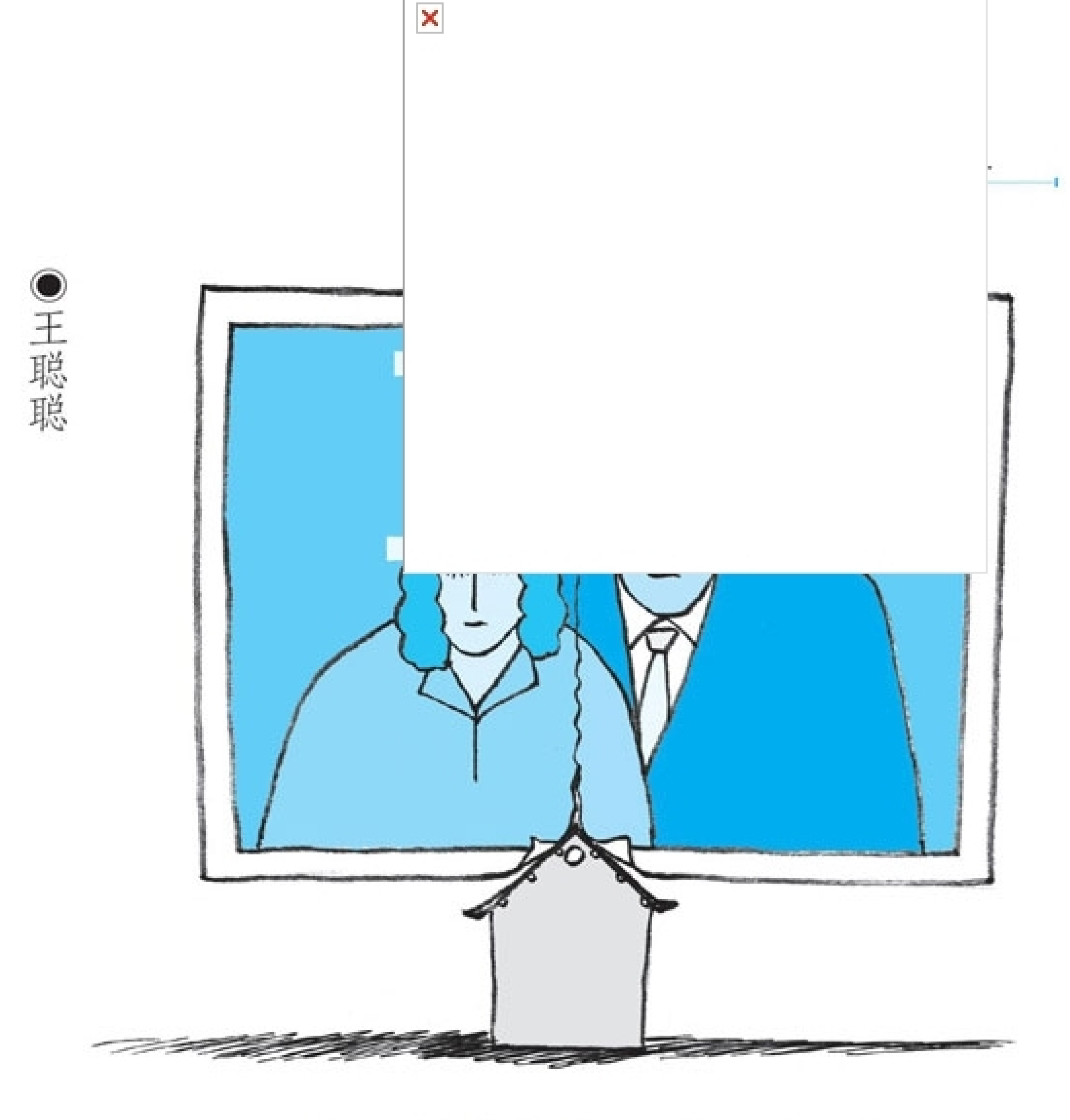
乔的家人最终将狱方赔偿的350万美元全部捐给了美国的公益事业。他们表示，只想通过此事，警醒和告诫美国的执法部门……个犯人的生……囚犯。

（晶 晶……黑孩图）

人的一辈子结束时，……果两个问题你的答案都是……一个问题是：你快乐吗？……吗？

——《遗愿清单》

王聪聪



功利性离婚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1.7%的人感觉房地产调控措施及各地配套细则影响婚姻，60.2%的人认为，为规避政策或获取某些利益而离婚是对婚姻的亵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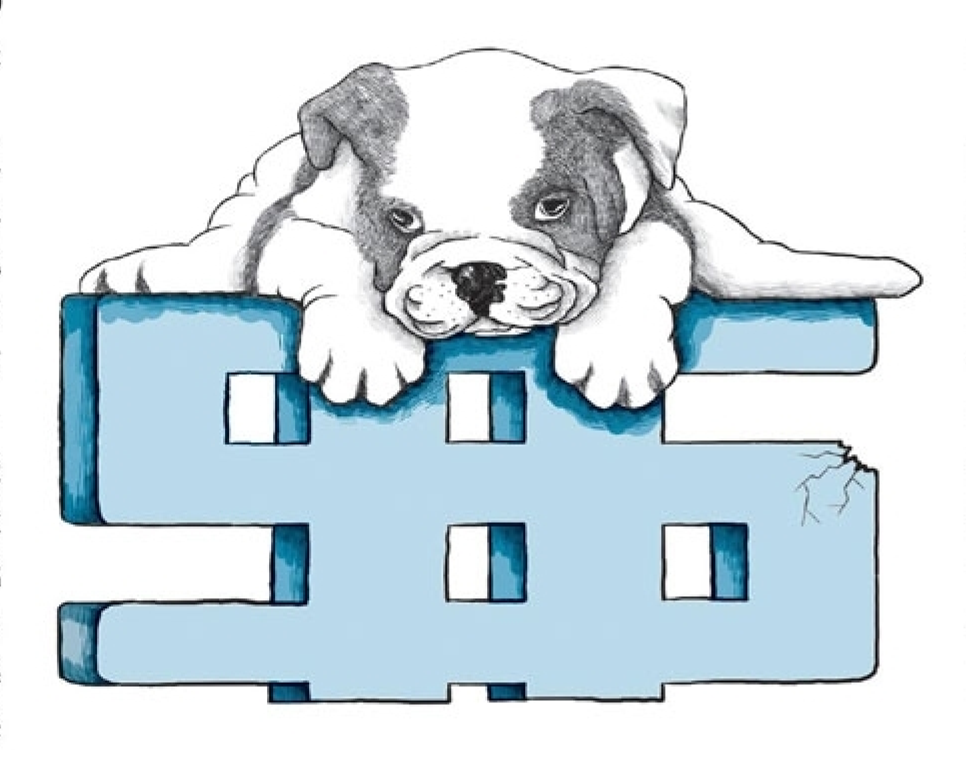
如果婚姻持续10年，他
北京户口，今年已经第
我们权衡利弊，为孩子
对好的受教育环境更重
且，房价还在涨，耽搁
使贷款，也可能买不起
了。”

各地婚姻登记处在今
产市场调控措施公布后

供资料预审和咨询等服务。志愿者们观察到不少不正常的现象：一些离婚当事人火气很大，因为不符合离婚条件拍桌子就骂；个别人可能由于着急买房卖房，拿着假证件就来办手续。“还有一些人来时手牵手、搂搂抱抱，离婚的理由却是感情不和，说好聚好散。公然说为买房离婚的我们肯定劝回。但只要符合法定的离婚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给办。只要办了手续就是真离婚。”这位负责人说。

网友萌萌认为，“国五条”的颁布和实施，绝不是为了增加离婚率而给国家添堵的。任何一条法律法规都不可能没有漏洞。为“国五条”而离婚，不是政策





要钱还是要命

◉岑　嵘

我在宠物市场花1000元买了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狗。可是到家的第3天它就病了，我把它送到宠物医院，医生说这病很难治，要住院，先交2000元，未来可能还要花更多的钱，因为狗狗实在太小，所以医好只有50%的希望。

于是我就有两种选择：治疗，需要支出2000元甚至更多；放弃治疗，再去买一只差不多的狗只需要1000元。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当然后者更合算。

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为生命标价，“生命无价”这句话在他们这里行不通，他们认为生命的价格是有高低的。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受害者补偿基金，这钱是每位受害者的家属平分吗？当然不。基金首先要测定的是每个人的经济损失。一说到损失差别就大了，世贸中心北楼105层的期货公司高管，年薪数百万美元；而同一座楼110层“世界之窗餐厅”的厨师——一个来自秘鲁的非法移民，每年才挣1.7万美元。另外，年轻人的生命要比老年人值钱，男性的生命要比女性值钱（最后女性家庭得到的补偿金比男性家庭少37%）。

基金最后支付给2880位遇难者平均每人200万美元左右的赔偿，注意，这是个平均数。事实上，8个年薪超过400万美元的遇难者家庭平均得到640万美元，而补偿最少的遇难者家庭只拿到25万美元。有意思的是，98个最有钱的家庭决定放弃赔偿金，转而“吃大户”——和航空公司打官司，虽然这要花上一大笔律师费。几年之后，有93个家庭与航空公司达成协议，平均的赔偿金是500万美元。

这只是对逝者的生命定价，那么活人呢？经济学家认为同样可以定价。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建议，可以根据人们肯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花多少钱，来测定他们给自己生命的定价。一项关于家长为孩子购买自行车头盔意愿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美国父母的心中，孩子的价值为170万到360万美元（千万别再说“你是我的无价之宝”这类的话）。

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估测，一个印度公民的生命每年的维系成本为3162美元，那么其一生的成本大概就是9.5万美元。2005年一项关于墨西哥城工人工资的研究，把他们的生命价值量化为每人32.5万美元。1995年，联合国的一个气候变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评估全球变暖的报告，把贫穷国家的人口生命值量化为15万美元，而富裕国家的人口生命值量化为150万美元（不过，这很快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公愤）。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广播讽刺小品，说本尼从邻居家回来，路上遇到了强盗，强盗威胁说：“伙计，要钱还是要命？”本尼是有名的守财奴，半天没回答，强盗急了，继续问：“要钱还是要命？”不料本尼回答道：“你急啥，我这不正在考虑嘛。”

在经济学家眼里，小狗的生命量化值可以用它的成本来定义，也就是1000元。不过我不准备理会经济学家的这些建议，尽管我和小狗的友谊也很浅，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只有它把狗屎拉在我地毯上的交情，但是我仍然愿意花更多的钱挽救小狗。以我的人生经验，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未必比狗屎更有价值，这点我想我的小狗也会同意的。

（严　峰摘自深圳新闻网，辛　刚图）

中国式用药

◉李月亮

德国同事卡尔来济南不大适应气候，感冒了，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涕泪横流。同事们见他这副模样，都关怀询问："吃药没？"对这种关怀，卡尔比对气候更不适应，私下里问我："感冒不是依靠自身免疫力就能好吗，也需要吃药？"我说："理论上不吃药也能好，不过中国人习惯吃点药来缓解症状。"

第二天，卡尔到我家做客。我妈见他鼻涕眼泪一大把，又有点发烧，也一再劝他吃药，完了还不由分说把大药箱搬出来，找了几种来给他吃。卡尔看我妈对感冒那么重视，以为中国的感冒比德国的厉害，犹豫着决定吃点。可是拿到药的时候他又想不通了，问我："一日2～3次，一次1～2片，到底两次还是3次，到底一片还是两片？"我说："都行，你根据症状自己看着吃就行。"卡尔简直被吓到了，连连摇头："那怎么行，按最低标准，一天是两片；按最高标准，一天有6片，这怎么吃？"他拿着药盒，研究了足足半个小时，发现了"或遵医嘱"字样，于是决定去医院看看。

在他的概念里，大医院都是要预约的，两三个星期才能排到他，于是他坚持去小医院。到了诊所，医生见来了外宾，挺重视，问卡尔："你想打针还是吃药？"卡尔又不解："你是医生，我应该听你的。"医生说："那打针吧，好得快。"卡尔很听医生的话，留下来打针。可是他很快发现，医生说的打针，不是打针，而是输液。他从来没输过液，并且以为要死的人才输液。他瞪大眼睛看着护士给自己上吊瓶，欲哭无泪。

过了一会儿，来了母女俩，妈妈进门就问："输了5天液了，咋还不见好呢？"医生看了一眼小孩，说："那今天再换一种，反正咱这儿就这几种抗生素，换着打呗。"卡尔听得眼睛都直了。医生给他开了3天的药，但第二天，他死活不再去了。

后来他说，他以前在美国待过，美国人也爱吃药，但是他们不会乱用抗生素，为什么中国人用药这么随便？

我想了半天，告诉他，这也许是中国的医药文化。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靠中药治病的，但是中药这个东西范围实在太大了，大枣、山楂是中药，大蒜、生姜也是中药，我们的日常饮食里，常常不自觉地就有了药。所以，中国人并不拿吃药多当回事儿。只是这些年西药进来了，中国人虽然知道西药副作用大，但这吃药的习惯一时还改不过来。

我解释了半天，卡尔还是对医生给他打抗生素这件事耿耿于怀，他说："为什么国际上已经明确提出禁止滥用抗生素，中国人还会随便用？"我说这就跟美国人爱吃麦当劳一样，专家早说了麦当劳的食物高糖、高盐、高脂肪，吃多了可能引发肥胖、高血压、心脏病，但是这一类的快餐店还是顾客盈门，分店开了一家又一家。这是一种人类饮食文化的惯性，也许将来会慢慢改观，但是短时间内很难扭转。所以抛开医生乱开药不说，老百姓爱吃药这事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惯性。跟中国的很多事情一样，说起来谁都知道不对，却又都照着不对的去做，要改，还真得慢慢来。

（雪　茹摘自《济南时报》，黎　青图）



如果没有那个人

◉刘墉

小时候，夏天的傍晚，母亲常会做花椒油。先把麻油烧热了，再撒下一把花椒，拿锅铲用力压，噼噼啪啪地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闻到那香味，我就知道，爸爸要下班了。

“醋熘冬瓜”是爸爸最爱吃的——清清淡淡的冬瓜汤，上面浮着一片花椒油，据说有消暑的功用。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淡黄色的花椒油在灯光下反射出的图案，还有那黑色的花椒，不小心被咬到时的麻麻的味道。

父亲在我九岁那年过世，不知为什么，母亲就再也不做“醋熘冬瓜”了。

只是，每到夏天的傍晚，我总想起那道菜，想了三十多年。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她：“做一碗醋熘冬瓜好不好？”八十七岁的老母一怔：“什么醋熘冬瓜？”“就是你以前给爸爸常做的那种汤啊！”“那有什么好吃？”她把脸转过去，“早忘了！”

多年前，住在湾边，屋后是树林，林间有一条小径，邻居老夫妇常在其中散步。

“别往树林里扔东西，小心打到老人家！”我总是叮嘱儿子，因为很少有人去林子，儿子常拿树干当目标，往里面掷石子。

“现在不会打到！”儿子照扔不误，还不服气地说，“谁不知道，他们五点才出来！”

秋天的黄昏，尤其是下雨的日子，树干都湿透了，一根根黑黑的；黄叶淋了雨，就愈黄得发艳了。两位老人缓缓走过，一双伛偻的身躯、两团银白的头发，还有那把花伞，给我一种特殊的感动。

有一天，半夜听到救护车响，两位老人就只剩下老太太了。

老太太还是自己开车出去买菜，呼朋唤友地开派对。只是总见她在门前走来走去，却再也见不到她在树林里出现。

有一天，我问她：“好久不到后面散步了？”“散步？”她摇摇头，“没意思！”



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学生，比年轻人还用功，规定画两张画，她能画十张。每次看她把画从厚厚的夹子里拿出来，都吓我一跳。她的夹子特别大，也特别讲究，里面是三夹板，外面糊上布料，还有个背带和拉链。

许多学生见到都问：“哪里买的夹子啊？好漂亮！”

“我先生为我做的。”

她的丈夫是个木匠，除了为她钉一张特别的画桌，还把房子向外加大，盖了一间有透明屋顶的画室。

“那是我先生和我两个人盖的！”她得意地形容，他们怎样先在地面钉好木框，再合力推起来，成为一面墙。

后来，她丈夫患心脏病去世了。她还是来上课，还背那个大夹子，只是夹子打开时，常只有薄薄一张草率的画。然后，她直挺挺地坐着，看我为她修改。有



谢谢你离开我

◉张小娴

曾这样想过：当我老了，身体衰败，我会带着所有的积蓄，与心爱的人住进瑞士湖边一座美丽的温泉疗养院，每天做些舒服的治疗和按摩，泡澡，洗温泉，吃些美味的料理。夏末的早晨在林中散步，飘雪的漫长夜晚坐到温暖的炉火边，静静地望着窗外的雪花。在人生最后的一抹黄昏，看尽湖光山色、迟暮与晚霞。

所有曾经痛彻心扉的离别，也痛不过人生最后的一场离别。到了这一天，从前的那些离别又算什么？有些离开，是为了使我们更好地走到生命的终点。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才能习惯身边的人来来去去，才能明白没有永远的相聚，也才能看淡世事变迁？

所有带着爱或者恨的离别，也是一次次痛苦的割裂。若做不到微笑道别、鞠躬离场，那么，是不是可以默然转身，憋住眼泪、鞠躬离场？谁叫你当初爱上了呢？总有一天，你会对着过去的伤痛微笑。你会感谢离开你的那个人，他配不上你的爱、你的好、你的痴心。他终究不是你命定的那个人。

这辈子，能够相守固然是好，无法相守，只是因为不适合。有些你爱过的人的确只是生命的过客，他在你生命里出现，是为使你学会珍惜和付出，使你终于知道这一生你想要的是什么。当时的坠落，换来的是日后的提升。

所有到不了头的恋爱终究是一种历练。那一刻，你的心碎了，溃不成军，却只能爬起来，擦干眼泪往前走。是有这么一个人，或者几个，爱得死去活来，只因为是他首先离开，是他首先告诉你，他不爱你了，而你却没有机会回头对他说这句话。既然这样，就当自己吃亏好了。

我们接受生命里的许多东西，甚至所有，终归会消逝，离开不也是一种消逝吗？损毁的会重建，新的会取代旧的，笑声会取代眼泪……直到有一天，这一切骤然终结，没有笑声，也再没有眼泪。

当你比现在老些，或是已经很老了，想起那个曾经离开你的人，想起那张在记忆里早已模糊了的脸，你会感谢他的离去，是他的离去给你腾出了幸福的空间。

（**秦　湖**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谢谢你离开我》一书，**韩　洋**图）

一天，她突然蒙起脸，冲进厕所。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再见到她，听说她过得很好，只是，不画了。

自妻退休，就常在书房陪我。我写文章的时候，喜欢安静，她只好默默地整理账单、资料。怕她无聊，上次离家前，我特别拿了一本《鸿，三代中国的女人》交给她：“这本书写得不错，我走了，你可以看看。”

她接过书，就开始读。

我离家前不过两天，她一边陪我，一边看，居然已经看了三分之一，还发表评论，说：“写得很冷，但是感人，非常好看。”

两个月之后，我回到纽约，走进书房，看到那本书。

“觉得怎样？”我问她。

“噢！还没看完。”

“看了多少？”我翻了翻，翻到一个折角。

“就看到那儿，大概三分之一吧！”她抬起头，“不陪你，书有什么好看呢？”

一碗可口的醋熘冬瓜、一条幽幽的小径、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本好看的书，如果没了那个人，就不再可口、不再可走、不再美丽、不再好看！

（**夏宏辉**摘自接力出版社《生生世世未了缘》一书，**刘　宏**图）





最后的战争

◉高珮莙

“二战”期间，德国老兵海因茨·奥托·浮士德目睹了种种惨状，他不愿回想。但这不是他生命中最难熬的时光。

战后，这位高中教师寄希望于未来，儿子却开始追问，他的手上是否沾满罪恶和鲜血。



那声惨叫在他脑海中回荡了72年

“啊！”可怕的惨叫又响起来了。过去的72年里，它始终在海因茨·奥托·浮士德的脑海里回荡，只有他自己能听到。

每当浮士德在窄巷深处安静的小房子里独处，无论是坐在餐桌前，还是坐在花瓶里插着郁金香的客厅，这声尖叫都像不期而至的访客，打破他难得的平静。

它将浮士德送回72年前，送回2240公里之外苏联卡里基诺的一道战壕里。恍惚间，他又成了当年那个年轻的战士，在充满暴力的世界中奋力挣扎，寻找可供生存的夹缝，苟延残喘。

整个连队蜷缩在战壕里，战壕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战士们紧紧地互相靠着，浮士德旁边是好友埃克哈德。

突然，连长冲着身后的战士们吼道：“浮士德这队，到前面来！”浮士德没有动。这时候听从指挥，只会让自己变成死人。

“别说话，埃克哈德。”他悄悄对身边的朋友说。但埃克哈德大声答道：“我们来了！”

这个8人小队的目标是攻下前方的村庄，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无数战士倒在路上，每一步前行，都要从尸体残躯上爬过。

苏联人的炮弹像雨点般扫过来，3名战友哼都没哼一声，当即死亡。特里茨勒朝浮士德跌滚过来，左手跟胳膊之间只剩一条肌腱连着，他一咬牙，将肌腱扯断。埃克哈德被击中，浮士德试图去救朋友。到处都是苏联人和德国人，每个人都一边奔逃一边开枪，努力活下来。浮士德没子弹了，被迫撤回。“啊！”埃克哈德的惨叫不断传来，一声比一声弱，带着无比复杂的含义：乞求、希望、绝望。这声音萦绕在浮士德耳边，他却束手无策，直到它戛然而止。

最后的战斗，竟是为沉默而战

浮士德在莱茵河畔的辛齐希镇安度晚年。这个晚上，他眼里浸满泪水。来势汹汹的记忆碎片打破了他在现实与过去之间筑起的高墙。

尽管已经92岁，浮士德依旧清楚地记得发生了什么。谈起那场战争，他总会带着一种奇异的使命感，就像所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一样。

“都过去了。”浮士德告诉德国《明镜》周刊。还活着，让他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他没有时间回顾过去。在这个“正常”的世界里，没有撕裂的腹部和掉落的人头。

战争过后，浮士德回到德国，完成学业，建立家庭，然后在辛齐希镇高中做校长兼美术老师。他很少与妻子谈及自己的过去，尽可能地朝前走。

在儿子彼得的童年记忆中，家庭聚会是唯一一个会唤起父亲回顾过往的场合。西奥叔叔和尤普叔叔坐在父亲身边，讲起当年在苏联的战斗。彼得守在一旁，不厌其烦地倾听：“你还记得吗，那时候……”

之后的几年，德国ZDF网络电视的“二战”纪录片《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让这些问题被一再提出：父辈在战争中究竟做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纳粹、杀人犯或大屠杀的凶手？他们是否愿意公开自己的罪孽？

许多父亲保持沉默。他们没想到，自己最后的战斗，竟是为沉默而战。



在浮士德家，父亲没有讳莫如深，儿子也并不想毁掉父亲。几十年来，他们一次次交谈。浮士德总是告诉儿子，德国人发动的战争是古往今来世间最大的犯罪。60岁的彼得想知道，为什么父亲会参与那场战争，在苏联的那些年里，他是否像失去了右腿那样，也丢掉了自己的良知。

"如果不是他，我肯定无法活到战后"

在那个和平只是下次战争喘息之机的时代，浮士德相信，他是为了家庭和祖国而战，这是他的责任。

1921年，浮士德出生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电气工程师。全家加入纳粹党，看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1939年高中毕业后，浮士德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大学里读了几个月书，学习德语和地理。

1941年6月21日，浮士德参军，到了苏联边境。

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时，浮士德的部队对着苏联人不间断地扫射一个小时，消耗了1.8万发子弹和手榴弹。只要他们的枪声一停，苏联步兵就震天动地地吼着"万岁"，潮水般涌来。

在一个被遗弃的苏军阵地，浮士德击毙了第一个敌人，那是个岁数跟他差不多的小伙子。一个战友的内脏从腹部流了出来，高喊着"杀了我"，死在浮士德的怀里。目睹过无数悲惨的死亡，浮士德"习惯了战争的恐怖"。

1943年，一枚炸弹的碎片让他丢掉一条腿，他在美军战俘营中一直待到1945年年底。

回想起这一刻，浮士德心中只有感激。他告诉《图片报》："那个向我射击的苏联士兵，如果他还活着，我会请他到家里做客。他救了我的命，如果不是他，我肯定无法活到战后。"

"我们无法选择时代"

回想往事，浮士德觉得，他没做过任何值得忏悔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罪恶从未发生。

"一些朋友觉得，知道父亲开过枪就够了，不要因此将他们视为罪人或凶手。"彼得告诉《明镜》周刊。他已经能够设身处地地为父亲着想——他被丢进角斗场，不开枪就活不下来。

这是真的吗？如果父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他能否原谅？

彼得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不确定的感觉。他害怕得知真相，更怕父亲因为这种恐惧而向他隐瞒真相。

战后，浮士德参加过一个老兵会议，试图将失败的战争描述为德国英雄主义的胜利，不过只参加过一次。20世纪70年代末，他拒绝接受德国人对希特勒的争议和批评，今天，他的态度有所改变。

彼得在帮父亲写一本战争回忆录，其中有一个标题是"我们无法选择时代"，这并不是借口。

"我是一名优秀的士兵。"这是浮士德最喜欢用的开场白，直到今天他依然坚信这一点。但他也承认："我只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政体中的一个不错的工具。"

（**王传生**摘自《青年参考》2013年4月10日，**李晓林**图）

毕业后 不能再做的21件事

1.白天不能小睡一下

2.不能享受廉价的饮料

3.只能在下班后去健身房

4.不能通宵玩电脑

5.没有寒暑假

6.不能和同学坐在一起看比赛

7.没有生活费，得自给自足

8.少了定期的活动，如：春游

9.不能穿宽松的运动服上班

10.不能疯狂地吃喝玩乐

11.少了主题派对



12.很少能看到首播的电视节目

13.没有机会出国留学

14.身边少了许多零食

15.没有学生优惠

16.无法翘班

17.不能和好朋友腻在一起

18.少了爱吃的消夜

19.没有闲暇时间

20.以前还有助学贷款，现在却贷不起款

21.以前容易获得满足，进入社会却感觉事事不满足



吴清源的简单

◉吴虹飞

那是北京的春天四月，漫天下着清新的细雨。

而这样的雨，于吴清源的出现是相宜的。

先生名泉，字清源，水与他似有渊源。

我便是在这小雨中，得以亲见这棋坛上最令人景仰的老人的。

先生穿素净的灰色中山装，发须尽去，拄着拐杖，缓步而来。左边是他典雅的夫人和儿子，右边是他的素装长裙的弟子牛力力，后面跟着满面虬髯的导演田壮壮。先生的出现，引得厅堂里的人们出现小小骚动，只听得“来了，来了”，越过数十人头，我望见先生脸上声色未动。他个子瘦小，却长着一双招风的大耳，通身上下，看着通透洁净，我不由得暗地揣测，莫非这就是旁人所说的“奇人异相”？

他刚刚观摩完“应氏杯”围棋赛，从上海飞往北京，来接受“吴清源基金”的捐赠。那日，面对几十个记者和镁光灯的闪烁，吴清源神情极其认真，清晰地、一字一顿、缓慢地发表着他的演说。

那一次，吴清源的关键词是：友好。他说：“希望围棋对于国家的发展和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有着更好的贡献。”

他讲了一分十九秒。

他是两千年来如此重要的棋手。

家道中落，他14岁漂渡东瀛。彼时日军横扫中国和东亚大陆。乱世浮云，他孤身在日本，以匹夫之力，顶八方责难，在十次十番棋中，迎战全日本最顶尖棋士。1939年到1956年，他凭擂手君临天下，无人与之比肩十几年——那是空前绝后的“吴清源时代”。

一生荣辱，大起大落，皆是传奇。而他的发言如此简单。

当初，田壮壮等看到吴清源自传《中的精神》，对老人的恬淡平和、宠辱不惊大为赞赏。

他们起先以为吴清源已经过世，后来知道他还健在，大喜过望，数次赴日寻访。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老人的家可以说还是清贫。他明明可以出席这样那样的场合，名利双收，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位世外高人似的老人，答应了“拍电影”的请求。

“电影不是世界各国都能看到的吗？看到了，也许会对一些人产生影响。只要能够促进围棋的普及，对世界和平有所裨益，就是好的。”

吴清源显然不了解电影，以及电影工业、电影市场、艺术与商业……他只希望对社会与人类有益。他的想法十分单纯，足见其天真和不涉世事的秉性。

圣人不知道何为圣人，吴清源也不知道何为“棋圣”。吴之外貌，只是平凡的老人，非仙非道，你似乎觉得他与你一样，但他又离你甚远，甚至言辞间也是力不能及。如他的女弟子牛力力（五段）所说：“虽然有幸亲侍先生左右15年，但我还是觉得他像一个‘神’。我依然觉得他的境界高不可及，觉得我离他还是十分遥远。”



世事沧桑，人生如棋，方寸间的乾坤，已不是文字可以尽数传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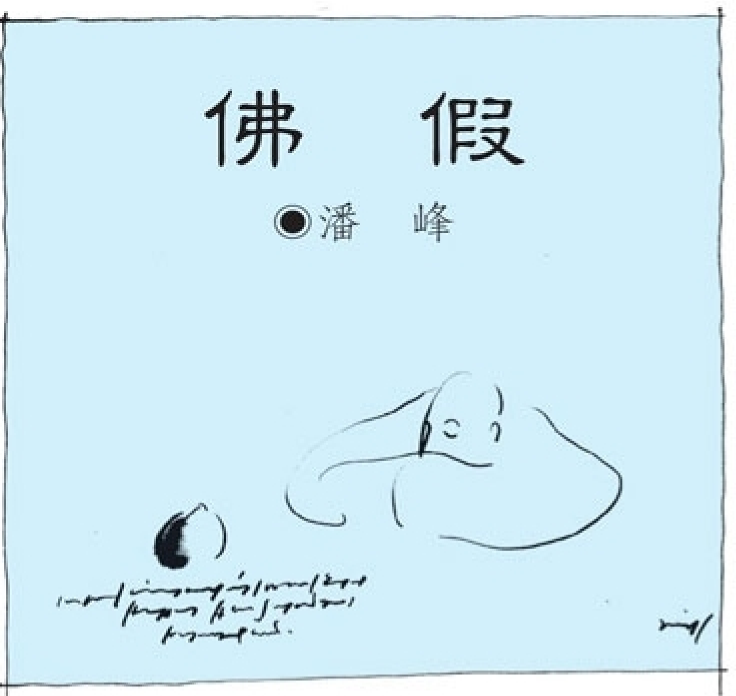
他自视与我们一样，而我们却不能描述他胸中的风云万千、一面静湖。

（杨　子摘自《深圳特区报》2013年4月10日）



佛假

◉潘峰



暮色降临，宝光寺送走了最后一批香客，复归于宁静。智通法师遣弟子们回房歇息，自己用软帚沾了水，躬身将寺内尘埃一一拂尽。那白日的喧嚣留下的热气，似乎也随着这软帚，一一散尽。

扫到后殿佛祖铜像边时，扫帚忽然碰到了一个蜷缩于地的人。智通诧异道："这位客人为何此时还不离寺？"

客人忙起身，彬彬有礼道："我因见这铜佛生动亲切、神态超凡，所以反复摹画不舍，闭目凝思其精妙，不料竟然沉沉睡去，惊扰了大师，还望谅解。"

智通法师见他衣着简朴，体单形瘦，戴着一副眼镜，还握着画板，便微笑道："能让我看看你的画吗？"

客人连说："见笑。"递过画板，果然栩栩如生，流动着铜像几个侧面的逼真神态。法师目光柔和起来，问道："这寺中佛像近百，你为何独钟爱此像？"

客人一笑："也许是我愚钝，我看这寺中其他神佛都是凡俗之物，只有此像独有几分仙气。"

法师心头一热，一把抓住客人的手腕："你跟我来。"便一直将他领入自己的房中。

智通法师请客人坐定并敬茶，说道："凭你刚才的见解，便应为我上宾。正如你所见，这寺中唯有这佛祖铜像还算真的，其余全是假的！"

客人疑惑道："全是假的？"

智通滔滔而言："首先，这些佛像是假的。寺里承前人传下的佛像在那十年里全被砸了，现在这些都是最近几年重塑的。但如今的工匠不比前人，前人塑像，心中有佛，所以能虔诚而心手合一，塑出上品；如今的工匠心中无佛，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所以只能骗骗俗人。其次，这寺中名人字画也是假的。虽说苏轼、唐寅、祝枝山都在本寺留过真迹，但真迹早已交给文物部门，因此寺中供人瞻仰的全是摹本，当然也可骗过俗人。再次，这寺里和尚也是假的……"

客人不解："和尚怎么会有假？"智通道："虽布衣素食，却无心归佛，又怎能算得了和尚。我弟子数十名，真心向佛的又有几个？虽身在佛旁，心念尘俗，想是他们也知道这些佛是假的，所以不敬吧！"

客人点点头："法师说得有理。虽有这些假，似乎并不妨碍香客们的真心。贵寺近年来不是游客如云、香火日盛吗？"

智通叹道："因此我就更不忍心用这假来骗他们的真了！只是来者如云，能辨真假者有几人？"说到这里智通忽然立起身道："难得你能辨真假，我便再给你看一样真品。"

顷刻，智通从内房出来，捧出一锦盒，打开来，再揭开一层绒布，竟是一尊玉佛，枕手侧卧，书本大小，却如初生婴儿般光洁无瑕，艳丽动人。

客人惊得站起来，目光闪亮地盯着玉佛，两手张开，却又不敢去碰它。法师笑道："如何？"

"绝品！此物非但脱了尘俗，而且超了神异之气，又复归自然。我疑心它要开口说话了。我不敢触摸它，担心它会叫痛。"客人兴奋地赞叹道。

法师心如火焰般感激地跳动，恨不能忘了身份，向这知音叩首谢同心。

智通抑制着得意道："你可知这玉佛有一对？另一尊更在这尊之上？"

客人激动地说："如果法师能让我看一眼另外一尊，即使从此双目失明，不能看见任何精美之物也心甘！"

智通心里跳动着快乐，脚步如飞走进屋去，然后捧出另一只锦盒……

茶在桌上仍袅袅冒着热气，客人却不见了，玉佛也不见了，锦盒歪倒在桌上。暮色已经很浓重了，宝光寺宁静得像多年罕见人迹。

智通法师泪流满面地跪在佛祖像前，想从它那恬静的微笑中寻找答案。他不明白这尘俗世界，为何给人以假，人却要当真来膜拜；而给人以真，人却又还之以假。

（**月月鸟**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小小说选刊十五年获奖作品精选》一书，**韦尔乔**图）





借 钱

我手头窘迫，实在没办法，打开QQ找朋友借钱。接下来几分钟里，我陆续看到有人离线，保持在线状态的也都没有回复。这种情况的发生让我始料未及，无奈之下我只好又都追发一条：“不好意思，刚才QQ被盗，不要相信该号发出的任何信息。”

你愿意吗

牧师：“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爱她、忠诚于她，无论她贫困或者富有、健康或者疾病，直至死亡。即使你们因为买卖二手房而暂时离婚、再和别人结婚、再复婚也不离不弃、忠贞不贰，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你愿意吗？”新郎：“我愿意！”

脱 丝

一女同事抱怨自己穿丝袜总是脱丝，此话一出，好几个女同事纷纷表示也有此困扰。过了一会儿，一位学理科的哥们儿说话了：“按照材料力学原理，丝袜容易脱丝主要是因为受到的张力过大，产生了塑性形变，通俗地说，就是因为腿粗……”

一波三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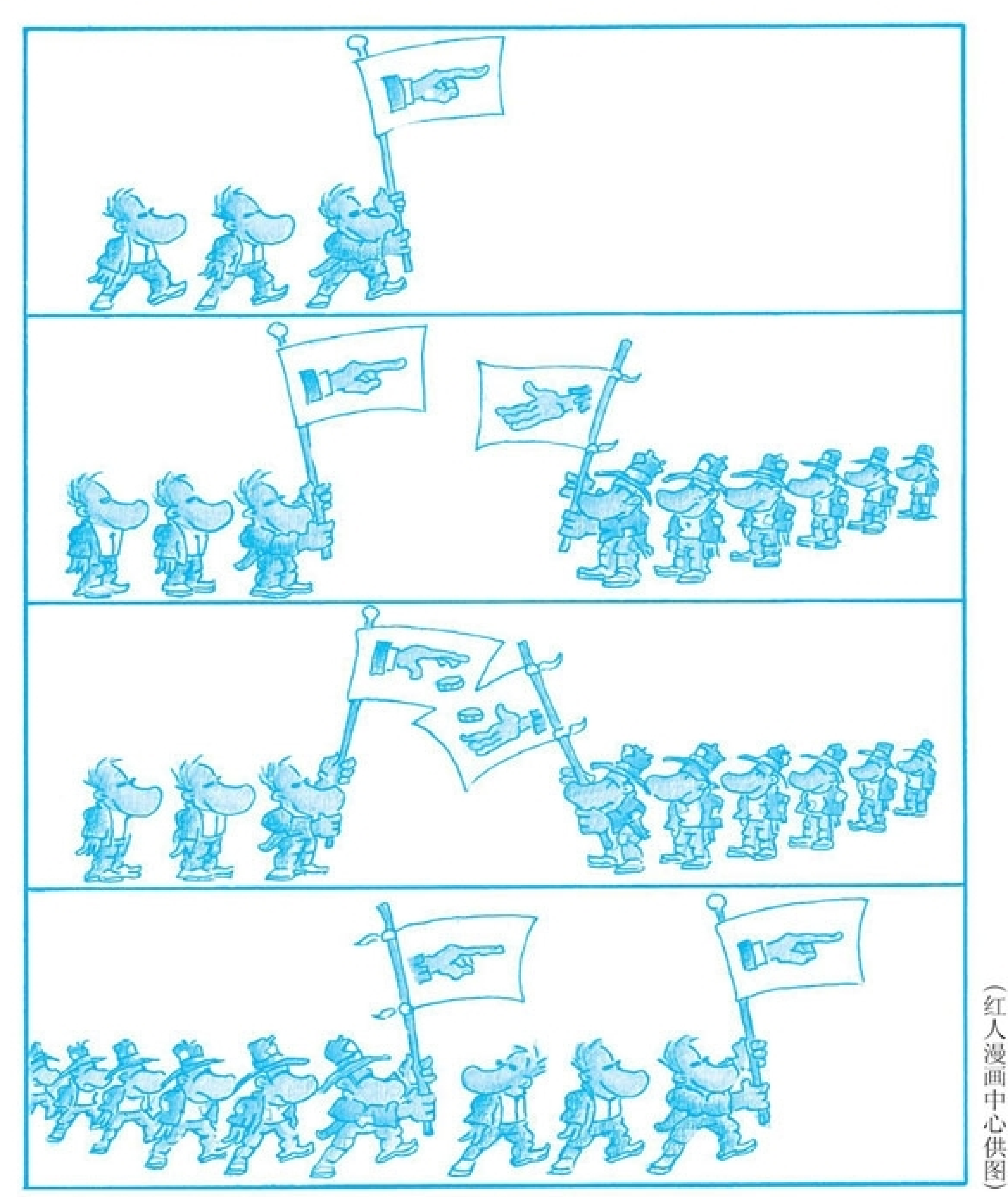
医生：“Hi，有什么可以效劳？”美女羞答答地说：“我想做隆胸手术！”医生：“我院用的是最新微创技术，两边都做的话是3000元！”美女：“你们还可以只做一边？”医生：“当然！”美女：“那只做一边收费多少？”医生：“1000元！”美女：“为什么做一边1000元，两边都做就要3000元啊？”医生语出惊人地解释道：“一波三折！”

脏东西

刚才出门去吃汉堡，旁边的一对情侣大秀恩爱，又是抱又是亲又是互相喂的。吃着吃着，突然男生双手捧住女生的脸，说：“你眼睛上有个脏东西，我帮你弄下来。”女生一脸幸福地闭上了眼睛，然后男生就把女生的双眼皮贴揭下来了……

脑子进水了

洗完澡后照镜子，自我感觉良好，就问老公：“为什么每回



（红人漫画中心供图）

交 易 ◉〔乌拉圭〕里斯里

洗完澡后都感觉自己变漂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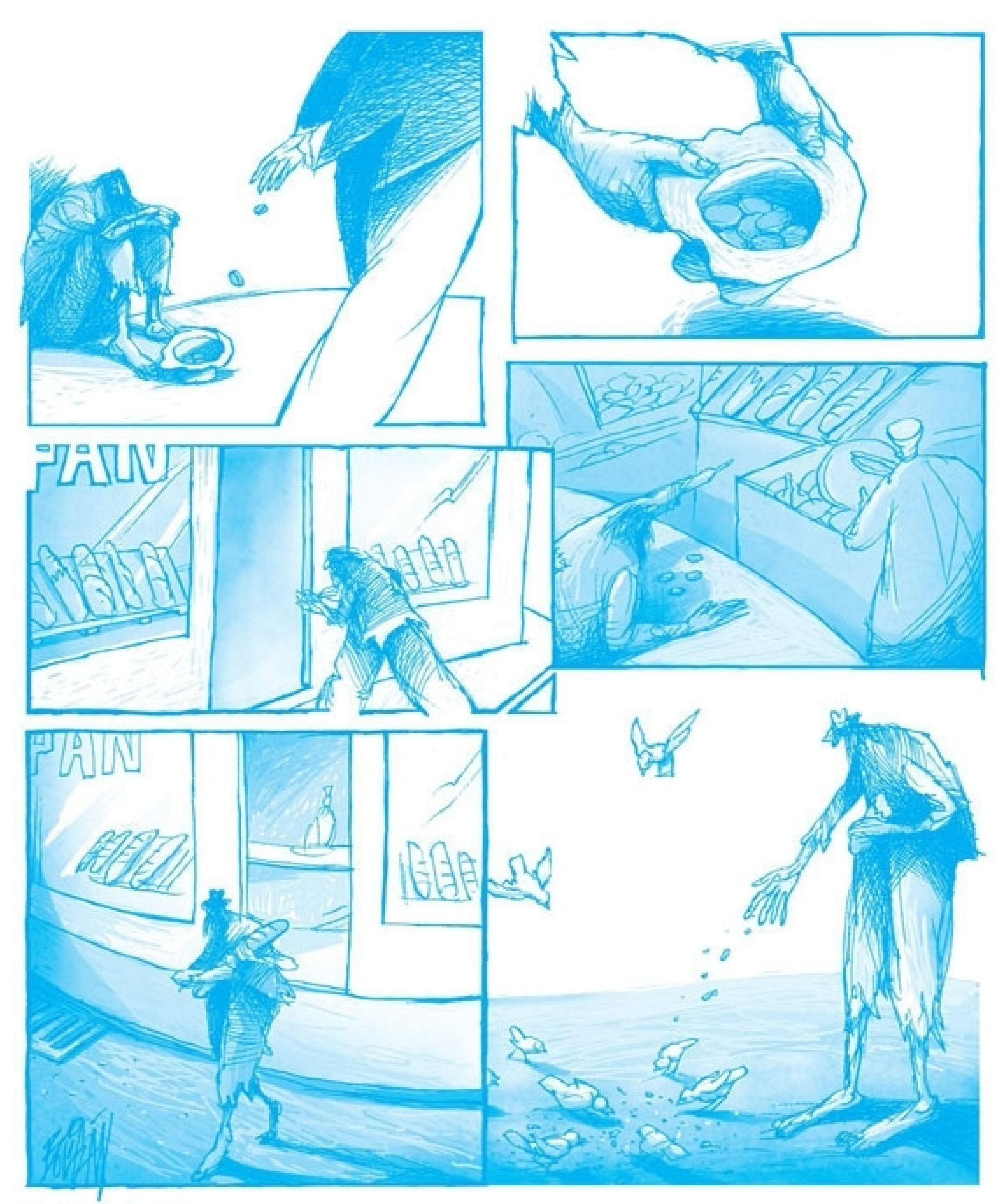
在沙发上玩手机的老公头也没抬，回答说："因为脑子进水了吧。"

扔 伞

他约她吃甜品，约她看电影，可是，始终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连好几次碰到她的手都没有牵。天下着小雨，他们各自撑着伞在散步，她想，这个笨蛋怎么那么不主动？于是在路过小桥时，她折起自己的伞"哎哟"一声扔到河水里。他愣住了。她笑着说："你就这样让我一个人淋雨啊？"他恍然大悟，把自己的伞也扔了下去。

看不到吗

今天公交车司机照样在人还没上完时就缓缓地关门起步，突然从前门冲上来一位中年妇女，照着司机后脑勺就是一巴掌，嘴里还说："看不到我在下面吗？"就在大家纳闷谁这么彪悍的时候，司机师傅开口了："妈，都这么大了，咋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



善良的乞丐 ◉〔墨西哥〕博里甘

千古绝对

上联：一小医生两袖清风三餐食堂只为四千工资搞得五脏俱损六神无主仍然七点洗脸八点上班九点开会处理无数工作还要科研文章。下联：十年考试九年加班八面无光忙得七窍生烟到头六亲不认五体投地依旧四肢酸软三更加班只为两个臭钱一生忙碌难免挨打受骂。横批：别做医生。

分 手

一女生对她闺密说："我男朋友是个娘们儿，我们俩分手了，可他就是不掉一滴眼泪。"闺密说："不掉眼泪，这不说明他挺爷们儿的嘛。"谁知此女怒道："他说他不敢哭，是因为他的睫毛膏不防水……"

你就是全世界

路上，女孩撒娇让男孩背她，男孩很吃力地将她背了起来。女孩纳闷："我也不是很沉，你怎么背得那么吃力？""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全世界……"女孩笑靥如花，男孩只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四个字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连中三元

一学生面临高考，跑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告诉他："你的命，是连中三元，然后归于平淡。"学生听了特别高兴，这说明自己肯定本、硕、博连读啊！他把朋友们请来，大吃了一顿庆祝。吃完结账，他在发票上刮出了三张一块钱……

（**曹绍明、杲绍祜**等摘）

灾难的礼物

◉陈丹燕



十三岁时，我特别喜欢夏天。喜欢晚上躺在靠窗的大床上，听风在高大的杨树间吹过，那声音听起来像遥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在歌唱，莫可名状地圣洁和温暖。窗台上我的红游泳衣在滴水，它使我想起白色的跳水台，后面有片摇摇晃晃的小树林。我最喜欢游泳，喜欢清水在腿上滑过，我能游得像鱼一样快。听着这些声音，我总是既安静、又快活。

我从来没想到夏天也会有那样可怕的事发生。半夜我惊醒的时候，发现天突然变得通红，所有的东西都在摇晃，天花板里发出“吱吱嘎嘎”奇怪的声音。我以为是梦，然而不是，是大地震。爸爸妈妈遇难，我变成了孤儿，一条腿压坏了，肌肉慢慢萎缩起来，不会弯了，像一棵渐渐枯死的小树。

春天，伯伯把我接到他住的那个南方城市。伯伯从前是右派，婶婶和他离了婚，他一个人生活。现在我变成伯伯的孩子了。

一头白发的伯伯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庆庆，咱们到家了。”

从伯伯肩膀上望过去，我看见这屋很小很乱，到处放着书和纸，大写字桌上有一块红墨水渍、一块蓝墨水渍，一小段烟灰在桌上被风推着，骨碌碌地滚。而从前我家总垂着白色窗幔，还挂着一盆金边吊兰。我心里很别扭。

伯伯家住在一栋小楼里，小楼里住了许多户人家。到黄昏时候，楼梯上不一会儿就“咚咚咚”有人走过，那是别人家下班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提着黑包，黑包里大概会有新买的苹果和红肠。有时候楼梯被压得“嘎吱嘎吱”地响，那是扛自行车的人。楼下公用厨房里一会儿一阵爆油锅的声音。隔壁洁洁家总把收音机开得很响，听明天的天气预报，有时急躁的洁洁妈妈会尖声吩咐洁洁：“明天要冷，穿上那件厚呢衣服噢！”洁洁常“哎嗯哎嗯”地反抗。她真娇气。

这时候我就想回育红学校。那儿大家都是孤儿，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现在我常自己可怜自己，在心里对自己说：“庆庆，你是一个可怜的人哪，爸爸妈妈都死了。”这时我紧紧闭住嘴，生怕一张嘴就会大哭起来。从夏天到春天，我已经懂了，哭没有用。

伯伯在楼下做饭，他一直忙，翻译了一本很厚的外文书，正在校对。那时已经是伯伯第十九年没有工作了，当了右派，工作就没有了，从前靠卖爷爷奶奶的遗产度日，现在靠翻译的稿费生活。伯伯日日夜夜坐在大写字桌前译着俄罗斯文学，有时候从词典和书的小山里抬起头来，默不作声地点一根烟抽。

伯伯做的饭里总有股焦味。伯伯家的碗总是等存多了一块儿洗，还说这是大生产的方式。实际上他是一天到晚只译文章，对洗碗收拾房间没有兴趣。这间小屋不像家，就是住下了，心里也不安宁。这怎么比得上我家，那时候爸爸下班回家一看，妈妈还没回家，就一头钻进厨房去做他拿手的薄煎饼，一边说妈妈要吃得打她耳光也不放手。我们家才有家的欢乐。

天一点点暗下去了，在昏暗里我恍惚又听到杨树叶的声音。自然，这声音是再也听不到了。那排高大美丽的杨树已经被倒下来的六层楼房压死了。就像妈妈被迎面倒下的大壁柜砸在下面一样。妈妈就死在我眼前，当时她想过来推醒我。

伯伯推门进来，打开灯，说：“吃饭吧，今天我又把饭给做糊了，嗐！”



饭真是难以下咽。

我去与洁洁家合用的水房洗碗。洗脸池旁边的地上总堆着洁洁的凉鞋和球鞋。球鞋臭死了。

洁洁也走进来，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哭了。楼里只有我和她是同岁的女孩，她老缠着我讲悄悄话，可我讨厌她，她那两条腿多么长啊，而且结实极了！

她抽抽搭搭告诉我老师让准备游泳衣，可她妈妈给了她一件从前自己上中学穿的老式游泳衣，大得不能穿。她哭哭啼啼地说："一湿了爬上岸的时候，就往下荡，可我妈说：'你上到一半的时候先用手挤挤水好啰！'什么臭话！"

我看着她，心里有点高兴，我被自己变得那么刻薄吓住了。

那天伯伯早早地在大写字台那边支上行军床。因为屋子小，放不下两张床，伯伯总支行军床睡，白天拆。

"伯伯你也睡啊？"我问。每天都是伯伯工作我先睡，睡着以前没人说说话，闷得慌。伯伯也早睡了，我挺高兴，在被窝里拱拱，睡得更舒服点儿。

伯伯说："陪你说一会儿话吧，我从来没有陪小孩说过话。那时候老觉得自己像安徒生故事里的那个老单身汉。有时候大人照顾一个孩子，心里会感到高兴呢。"

"伯伯从来没孩子吗？"

"没有。"伯伯说，"其实，我最喜欢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再结一次婚呢？"

"有的人在世上，不管怎么希望，就是要不到自己想要的。"伯伯的床"吱嘎吱嘎"响了一阵，"你妈还送过我一套桌布餐巾，她知道我喜欢草莓图案，可要有一家人，大人，孩子，高高兴兴庆祝什么，才用得着这些。"

听着伯伯被香烟熏得喑哑的声音，我心里害怕极了。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可怕的灾难，它就像我小时候玩的藏猫猫游戏一样，在某个拐角躲着，等你刚走到那儿，它就跳出来，人就该倒大霉了。

"你怕吗？"我问。

"一开始怕，好多人自杀啊！后来不怕了。我觉得这一方面是磨难，另一方面也给了受磨难的人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伯伯安安静静、毫不犹豫地说，"俄罗斯文字里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在血水里泡三遍，盐水里煮三遍，碱水里浸三遍，人就彻底干净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当时我还不理解的祝福。

我悄悄把手伸进枕头里，那里放着我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的纪念物——那件再也穿不着的红游泳衣。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快乐离我很远很远啊。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我慢慢怀念起北方的烙饼来。我和伯伯都是北方人，但伯伯一点也不会做烙饼。吃米饭时，我们就说烙饼的种种好处。终于有一天，伯伯到出版社交稿子去了，他的背影又瘦又驼，让人看了心里难受。我决定下楼去做一次烙饼。

中午厨房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老太太孤零零地坐在后门的太阳地里，晒脏兮兮的大褂。听洁洁说，她从前在城里帮佣，养活乡下的独生儿子，可现在老了，主人家不用她了，乡下的儿子却不让她回家。她只好住在楼下本来公用的储藏室里。洁洁那时瞪着眼睛吃惊地说："你知道吗，真的住在大壁柜里。"

这又是个倒霉的老太太。我想起了爸爸妈妈，我，伯伯。世界上无论什么悲惨的事都有的啊。因为伯伯不在，我就站在厨房里痛痛快快地哭了。我想到爸爸老带着肥皂味的拖鞋。爸爸像伯伯一样马虎，夏天洗澡，急急忙忙把肥皂沫一冲就出来，说洗澡间闷得慌。妈妈常笑话他说，要是去冲冲拖鞋，保准能冲出不少肥皂泡泡，爸爸就装聋作哑。大地震发生时，爸爸把我塞到床底下，我只摸着爸爸的一只拖鞋，爸爸被屋顶砸死在大床上，那血腥气啊！

我揉上面，切好葱，这时伯伯进来了。他惊喜地站在厨房门口，愣了好一会儿，拍拍我的脑袋，"咚咚咚"上楼去了。伯伯那少有的兴高采烈的样子，使我不禁有点得意。

过了一会儿，伯伯在楼上叫："庆庆，我来端吧，你当心腿！"

我说："不，我能拿。"

等我慢慢扶着楼梯把饼和稀饭端上去，推开房门，我呆了：房间收拾得真干净，大写字台上一点烟灰都没有，小桌上甚至还铺了一块雪白的桌布，上面贴着红草莓的图案。就是那块桌布！伯伯正在往杯子里倒葡萄酒，他乱糟糟的头发梳过了。葱的香味立刻在小屋里飘开来，小屋里喜气洋洋。

我们坐好以后，伯伯和我碰碰杯，心满意足地说："庆庆，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瞧，有了你，我觉得自己是个有家的人了。"伯伯的眼睛温暖地







只为空一个名额

◉杨海亮

1919年，丁文渊去了瑞士，在楚西里大学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留欧学生监督处秘书曹梁厦。巧的是，曹梁厦是丁文渊二哥丁文江的好友。知悉丁文渊的状况后，曹梁厦对他说：“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你不应当让他独自负担你的学费。照你的学历，你可以请补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教育部次长、高等教育司司长都是老朋友，你又符合资格，我想你申请一定可以核准的。”

丁文渊想了想，曹梁厦的话是有道理的。二哥家累很重，四个弟弟和一个侄子的学费全由他负担，还要帮助无力的老亲戚，一年开支3000多元，而他一年的收入不到1500元。更糟糕的是，二哥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常因政局不稳发不出薪水。于是，丁文渊写信给二哥，要他为自己设法申请官费。

没多久，丁文渊收到了丁文江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照你的学历和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负担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最后，丁文江劝勉弟弟：“我既然答应负担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用功读书就行！”

（**阿　紫**摘自《做人与处世》2013年6期，**阎广鸿**图）

看着我，我心里流过一阵奇怪的快乐，甜甜苦苦。这是什么？

伯伯说饱饱地吃了一顿，得再去散散步，像那种每天都散步的人家一样，一个老头，领一个小孩。

我们上了街。天快黑尽了，街上到处荡漾着潮湿新鲜的空气，路灯像一只只还没睡醒的大眼睛。走着走着，我看到前面有栋楼，是那种刚盖的开始住人的新楼。差不多每个窗户都灯火通明的，有人在刷墙，有人在擦窗，还有一个女人站在窗台上装窗帘。旁边有个小男孩紧紧拉着她的裤腿，打算她要有个闪失就这么拉住她。还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在阳台上狼吞虎咽地吃西红柿，很响地吮里面的汁。

伯伯和我都不由得停下来，伯伯说：“你看他们多好啊。”

是啊。我心里说：“要这样可不容易，好好地过吧。”

我觉得这会儿自己长大了。

过了不久的一个早上，伯伯买菜回来，告诉我楼下孤老太太有客，她孙子孙女偷着跑出来看奶奶了。伯伯手忙脚乱地翻出一盒已经送给我的巧克力，央告说：“庆庆，伯伯再给你买，这盒先给老太太救救急。”说完又扛了他的行军床，扶我走下楼去。

老太太满脸是泪地搂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伯伯把行军床递给男孩子，趁他们不注意悄悄把巧克力塞给老太太，老太太紧紧捏捏伯伯的手，转身骄傲地大声说：“来，宝贝儿，奶奶给你们吃巧克力。”

初夏灿烂的阳光照在伯伯的白发上，照在他皱纹很深的脸上。在那洁净明亮的夏日阳光里，伯伯的眼睛令我想起秋天洒满阳光的蓝天，那份宽广，那份明朗，那份温暖，那份深厚！这时，好像在我心里有扇小门“砰”地打开了，我懂了，伯伯所说的那灾难的礼物。

等到中午，伯伯午睡，我拿了红游泳衣走出去。当我轻轻敲洁洁家房门时，想到洁洁将要发出快活的尖叫，我的心竟然“咚咚”直跳，这时我突然感到我正慢慢从灾难的压迫下走出来，有人把灾难的礼物递给我。

洁洁来开门了，从她家敞开的窗户里，我突然又听到了窸窣作响的树叶声，那是南方夏天宽大的梧桐树叶的声音。那响声也像远方温柔纯洁的合唱声，从远到近，无比圣洁。

（**生如夏花**摘自少年儿童出版社《广场空荡荡》一书，**戴晓明**图）



芝麻人生

◉李银河

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几乎还什么都没整明白，就已步入老年。我是属于比较爱想人生意义这类事情的人，从小就爱想，几十年间一直没断地想，即使这么想来想去，也还是想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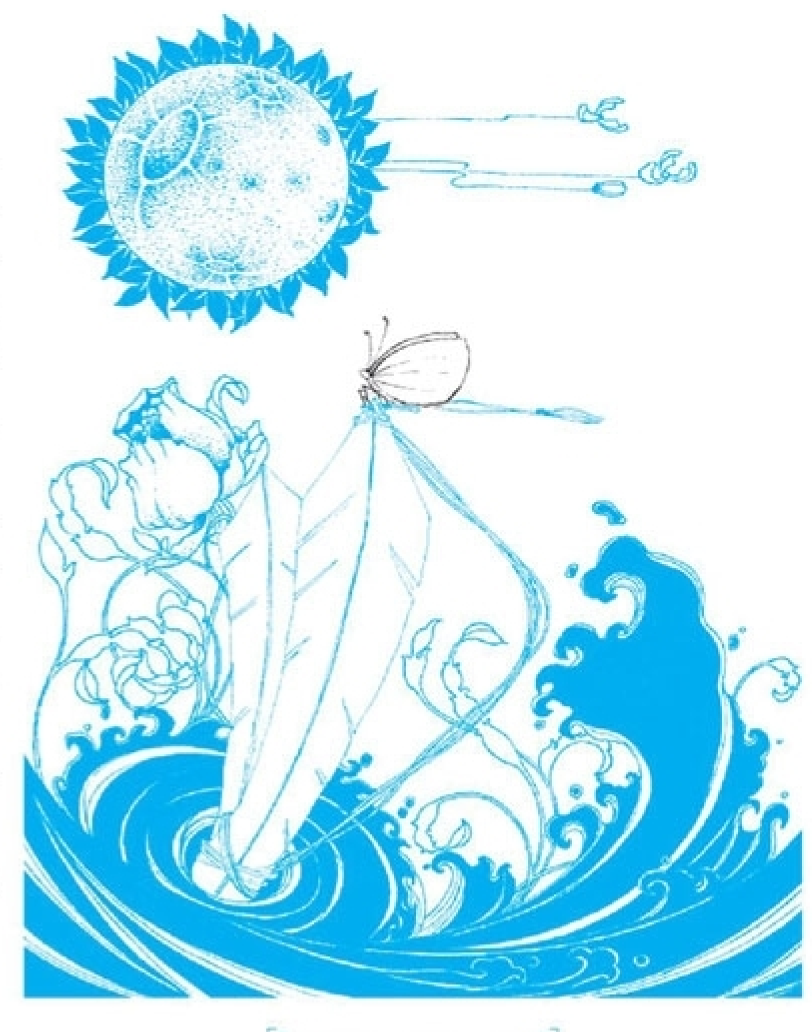
在浩瀚的宇宙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就像一笸箩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就像一笸箩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我的人生能有什么意义呢？即使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那些颐指气使的高官，那些万人瞩目的明星，也不过是在这样一个芝麻星球上的一个芝麻人儿，能有啥意义呢？

这样想了之后，你不可能不变得冷静，甚至万念俱灰。人生会显得无比渺小、黯淡、冰冷、寂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追求；所有的情绪、情愫、情感，都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既然死是所有人的归宿，为什么还要活呢？

活着只是人的一种状态，就像一条鱼、一棵树、一只甲壳虫。我们来到人世，我们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周边的一些物质，然后离开人世。说起改变周边物质，想起刘亮程用第一人称写的农村生活：“我”扛把铁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仰天长叹——这就是我能改变的事物。

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芝麻人生呢？

我唯一想明白的就是，要以比较舒适快乐的状态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在造物主眼里，我只不过是一粒芝麻，但是这个渺小的生命对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是我整个的世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的身体是否舒适，我的精神是否愉悦，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据此，我发明了一种生命哲学，即采蜜哲学：我像一只蜜蜂，我人生的全部内容只是采蜜。我在花丛中飞舞，只是为了偶尔采撷花中精华。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



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我只要那一点点精华——最美丽的、最舒适的、最诗意的、最适合我的。活着，就享受这些感觉；死去，就告别这些感觉。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

这种生存方式是否太自私了？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者至少不会帮助他人？并不。因为伤害他人时，自己也不会有好的感觉；因为帮助他人时，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自己也会有好的感觉。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它与利他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利他，而前者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是为了自己美好的感觉去利他的。

我不否认世界上有特蕾莎修女那样高尚的人，但她是圣人，并非常人，绝大多数人却只是常人。大多数人做不成圣人，也不必做圣人。因此，我有信心：合理利己主义和我的采蜜哲学是适合于常人的生命哲学。

（**刘怀平**摘自新浪网李银河的博客，**朱　静**图）

老去的舌尖

◉蓝　染

有一部很红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片子拍得虽然好，但是把逻辑弄反了，并不是那些食物丢掉了、风化了，而是我们的舌尖不行了。

品酒大师的舌头，可以品尝出几千种酒的细微差别，说明舌头的品味本领可以潜力无限。然而我们的舌头却伴随着平日的粗糙、咸辣、重口味饮食，一天天地迟钝了。正所谓什么样的食客造就什么样的厨师，什么样的饭菜也造就了什么样的舌尖，天下一物养一物。

在野夫的《看不见的江湖》中，他写了一个旧时狱友黎爷。黎爷是一级厨师，乃一代川菜大师黄敬临的再传弟子。有一次，野夫和他比做拍黄瓜，两盘菜不分名姓，大家盲吃，结果都说其中一盘好吃，翻开盘底一看，果然写的是黎爷的名号。黎爷做拍黄瓜有诀窍，诀窍就在一拍之中，野夫是用铁刀拍的，黄瓜上有铁腥味；黎爷是用木片拍的，黄瓜的清爽皆还留着。

黎爷还有一个烧制卤肉的法门，烧卤肉大都知道放五香八角等，但真正的窍门是在锅盖上，不盖锅盖的肯定比盖了的差，铁锅盖、塑料锅盖肯定比木锅盖差，杂木的锅盖肯定比水杉木的差，水杉木的新锅盖肯定远不如用了半辈子的老锅盖，因为几十年老汤的那种熏香，全在这木头里藏着，当热气蒸腾时，被锅盖压着倒逼回去，那香料的香才能深入肉缝，这叫煨。

我以前每次回到家里，最爱吃的就是地锅烧出来的饭菜。烧的柴是自己砍的，用的水是地下汲出来的，盖的锅盖是用高粱的秸秆纳的，分两层，交错着叠在一起，这样的锅盖最吸味道，在高温下也最释放味道。有了这样的柴火、水土和锅盖，你无论是蒸馒头、炒鸡蛋还是炖肉，都能蒸煮烘焙出饭菜的好滋味，吃到嘴里，舌尖知道冷暖。

在台湾中部的大山里，我吃到过一种烧制的阿东翁仔鸡，皮焦脆，又不干柴，有一股淡淡的焦香，鸡皮上撒有香料，鸡肚子里也有香料，另附送一碗用来蘸鸡肉或者拌饭的鸡油。这鸡的好吃，光有香料和好的烧制方法还不够，窍门在于，这些在地锅里经过几道工序烤熟的鸡，用的是一种叫龙眼木的木材生的火，猛火时要猛，文火时要文，而且要把木材的香通过火的熏烤，一点点传到鸡肉里去，这样烤出来的鸡肉皮脆肉多汁，且有异香。

我其实不大喜欢厨师做的菜，并不是说厨师做得不好吃，相反，厨师做出来的菜色香味俱全，但太有“手艺”了，精工细雕，猛火文火，花样绵密而繁复，然而不真了，缺少了生活本身的随意和散淡。跟厨师菜相比，我更爱吃的，其实是外婆和奶奶做的菜，她们因为不是厨师，不会觉得是在“做”给别人吃，所以不会去讲究精细的东西，而是会用心、用情、用粗笨的手艺，做出虽然家常却入味入心的饭菜，那样的菜印着她们手掌的粗糙和温情。

这些老去的味道、老去的手艺、老去的锅盖和木材、老去的奶奶和外婆，慢慢消散在山野之中，炊烟带着她们的精魂越飘越高，越飘越淡，终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们的舌尖也只能借着回忆和怀念，过一把空瘾、欷歔感慨一下而已。事实上，长年累月的现代饮食吃下来，我们的舌头已经迟钝而麻木了，日常吃什么样的饭菜，就决定了舌头是什么样的口味和品味，所以我们舌尖的退化和老去，在今天也是一种必然。



舌尖退化的一个表现，就是



唤醒

◉朵拉

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请柬，星期日下午五点，他的摄影展开幕。

吃惊。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的朋友，竟然是个摄影师？

打电话去祝贺，朋友在电话那头大笑：“什么摄影师，只是爱好者。”

出席摄影展开幕式的人很多，并不都是商界人士，有些外形看起来非常像艺术家的人，和朋友似乎非常熟悉。

笑意盎然的朋友高兴地迎接到来的宾客。

开幕式过后有个小型的茶会，来宾互相交流。

朋友致辞时，说出心声：“摄影是我的梦想，做生意是为了吃饭。赚钱永远也嫌不够，但感兴趣的事，如果没有做到，怕以后要后悔。”

他把赚钱的时间用来赚自己的快乐。

到了他这个年龄，发现快乐最难，也最重要。

离开摄影展，我向泊车的方向走去。就在路上，从前沉淀在我心底的一些梦想，仿佛被唤醒了。

（天天娃哈哈摘自《新民晚报》，张守义图）

我们吃什么都觉得淡，都觉得没有味道，所以会去嗜辣、嗜香、嗜咸、嗜味，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重口味已经成了我们舌尖上的普遍口味。湖南的辣、四川的辣已经北伐南下、东征西突，麻辣火锅、香锅成了时下的最流行。

而且，随着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我们的舌尖也建立起了一种节奏，追求味道的刺激，追求快和饱，一桌人吃饭，基本上都是舌头在赛跑，没见到谁还能细细品味。

生物学上有一个现象，叫“用进废退”，是说一个人要是不常活动五官四肢或其他部位，这个部位的功能就会渐渐减弱。在我们，舌头不是不用，而是没有细致地用，你可以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吃东西咀嚼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吃到嘴里还会不会深入品尝食物？恐怕你会大吃一惊，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自己已经成了吃人参果的猪八戒。

朋友家有个5岁的小孩，每次炒完菜，朋友都会让孩子先尝一尝，孩子说淡了就再加点盐，孩子说咸了就再加点水，辣不辣、酸不酸、甜不甜也是这样。

因为朋友觉得，他和他老婆的舌头已经被污染过了，被破坏掉了，感觉不出正常的咸淡和酸甜，所以要借用小孩子的舌头品尝一下，用小孩子的舌头的敏感、细腻和质地，去恢复和平衡自己的味觉系统。

今天很多人喜欢吃西餐，我觉得未必是出于舌尖的好吃与否，而是出于一种自卑，以为西餐是高级的、时尚的，是西方的、文明的。然而我们的舌尖感受和味觉系统其实不是那样的，因为从小到大的饮食习惯，注定了我们的舌头扎根于农业和田园，在祖祖辈辈的进化上也是如此，而不像西方人，千百年来就是那样的习惯，茹毛饮血，生猛海鲜，有他们自己的舌尖逻辑。

所以很多爱吃西餐的人，其实蛮可怜，因为他们在咀嚼上、食物上习惯了西方饮食，然而他们的舌尖感受却没能建立起来，他们的舌头进不去西方的城，也不再能回到东方的国。

不过我最担心的，还不是舌尖的变异和退化，而是舌头背后心头的退化。李安的电影《饮食男女》中，圆山大饭店的大厨师老朱，每天给三个女儿做尽好吃的，然而三个女儿却都不懂他的心思和举止，人家邀他再出山，老朱说：“人心粗了，吃得再精细有什么意思？”的确，吃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舌尖能恢复到原来的品味，人心人性能吗？

这就是舌头和心头的通感，即使吃得再精致，听得再高雅，住得再舒适，五官再发达，然而人心却粗粝浅薄了，丧失了最初的敏锐和虔诚，又有什么用呢？同时话说回来，人心粗糙了、迟钝了，吃又能吃出什么滋味呢？舌尖又怎么能回到那个娇嫩的、朴素的舌尖呢？

（既　言摘自《年轻人》2013年第3期，杜凤宝图）



民国中学怎样办学

◉傅国涌

字迹潦草，墨迹斑斑的作文竟获第二名

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民国年间，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为"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

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的证据。

公民教育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那时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展开讨论。

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曾受邀演讲。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成为学校时事辩论题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等等辩论题让人难忘。一位女生记得，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还净辩论这些小事。

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终将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社、演出、办壁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这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的，也有关心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



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面前逞威风，一样穿校服，一样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爸爸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开就读，他回忆说：“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

每天下午不走出课室参加体育活动要记大过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

当然南开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20世纪80年代，当几个60多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得哭了。

在学业传授上，南开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本本，没有成见，没有现成的框架、整齐划一的答案。一位同学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国文老师陶光在“的”字后面加了个逗号，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学生终生受益的。

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的一篇文章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但张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尊严，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据说，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40%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就是因为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他常对学生说：“科学领域内，现在不为人知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任何一个问题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他的课更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与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学生又怎么忘得了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所举的例子：“在家乡，小孩摘吃没有熟而酸涩的梅、杏时，往往偷来母亲、姐姐的铅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变甜了。”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是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毕业考物理卷交了白卷却“给分六十”

在那里，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课业授受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人本身始终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

遥想当年的南开中学，物理老师魏荣爵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是有口皆碑的，绝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1941年毕业的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

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这位学子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校，真的足以让后人开眼界。

正是有了一代教育家张伯苓那样的校长，有了魏荣爵、郑新亭、孟志荪等一大批优秀、有强烈责任感的教师，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重庆南开中学也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继续弘扬激发、培育而不是扼杀每个孩子个性和创造性为核心的办学理念，最大可能地践行了人的教育，成为民族危亡时期弦歌不绝的摇篮之一，以其无比生动的实例，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值得永远记忆的一页。

（鸣翠柳 摘自《羊城晚报》2013年4月4日，李晓林图）



盘子里的学问

◉Murphy　Donovan　◎李晓燕　编译



手机、电子游戏、互联网以及垃圾食品成为现代家庭明显的威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威胁。我们允许前三种威胁的存在，因为它们的花费比起请家教、上私立学校和雇保姆要少得多。网络游戏和电子设备会使人们患上电子自闭症，父母与孩子不交流，直到孩子们成年后，这种症状才会消失。而垃圾食品所带来的威胁要比前三者严重得多，因为垃圾食品是化学和文化的融合物。综合起来，互联网的社交网络和不健康的饮食似乎密谋催生了新一代的人：矮胖、懒惰且注意力不集中。

文化始于盘子，且终于盘子。一觉醒来后，我们有理由做些好吃的、好喝的善待自己，即使没有尊贵的客人，我们也应该善待生活。吃饭是为了生存，同时活着就要吃饭。从最早的时候开始，食物对家庭的精神和文化成长以及社会的扩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母亲在喂养孩子时，就与孩子建立了亲情关系；一个家庭因共同分享食物而联络感情。邀请朋友一起进餐或者喝酒，我们称此为“好客”。饮食是礼仪和文明的核心。

当非直系亲属在一起分享食物的那天，必定是一个村庄的开始。当谁家有剩余的乳猪或者法国面包时，熏肉店和面包店也就诞生了。村庄和市场慢慢发展成文化中心，成为如今的雅典、罗马、巴黎、伦敦和新泽西海岸等等。

最初的希腊宴会就是在家里共进晚餐，主人提供食物和话题，偶尔会有舞蹈家。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传统。即使在中世纪，诸如修道院之类的公共团体也是集体用餐。修道士和修女们发誓要沉默寡言，忍受贫穷且保守贞操，但是同时，他们又集体用餐。沉默、性紧张和优质的粮食是他们反省和禁欲的宝典。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已从简单吃饭发展成为正式进餐。事实上，吃饭是古代公会和现代俱乐部共有的一项活动。吃饭成为一项社交活动，餐桌上所摆放的营养食品已经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餐桌逐渐演变成各式各样的实用工具，包括课桌、会议桌和上网桌。人们坐下来吃饭的地方变成了家庭、商业和文明社会必备的模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部分——家庭。

几年前，希拉里·克林顿以嘲讽的口吻说：“我想我本可以待在家里烤小甜饼的。”她试图以脱掉围裙为代价来捍卫她的权力，这给世界各地的父母发送了一条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这就是典型的对家庭工作的轻蔑态度——尤其是为孩子做饭并与他们一起享用。如果你问一位职业人士，今天在家做什么饭，回答可能是，在餐厅预定好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糟糕现象替代了人们在家吃饭：随便吃点，叫外卖或者开车去附近的饭店。

在家随便吃的人通常不会在意餐前准备、菜单或者用餐时间。通常，他们喂养孩子如同饲养宠物——要么是罐头，要么是包装的食品。外卖人群试图维持某种意义上的饮食仪式，但是这种“饮食”通常局限于油炸食品或者盒装的比萨饼。开车去附近的连锁饭店，那些地方的菜品没有什么特色，就是一些糖、盐、油脂和碳水化合物的混合物。

在快餐店里，吃饭已经不是主要的事情了。对孩子而言，垃圾食品的真正诱惑在于奖品、游戏场地、稀奇古怪的小丑或者无处不在的口香糖机。后者往往是菜单上最健康的选择。

导致现在一些孩子肥胖、迟钝、令人讨厌的科学原因一定很

复杂。但是，经验主义已经排除了环境因素，例如家境贫穷和营养不良。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可能是因为忽视了家庭生活造成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时间做饭或者陪家人一起吃饭？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出一打或者更多个理由。但是，对在家做饭的常识——经济、健康和教育而言，其他任何理由都显得苍白无力。

仅仅20磅的大米就能见证烹饪的经济学。10美元的投入就可以做出220份食物。在买大米的店里购买鸡肉的话，其价格可以低至99美分一磅。在家做一份鸡肉米饭，只需花55美分。如果你把鸡肉煮一煮的话，还能做道汤。要是再配点蔬菜，弄点水果当饭后甜点，那么，不到1美元，就能吃上一顿丰富的正餐。

估计你家的猫或者狗吃得都比这贵。任何一家快餐店里的食品都无法跟家里的饭菜相提并论。你的厨房还有另外一个价值，让你的孩子看看你如何做饭，并且参与其中，学习烹饪。

营养是家庭烹饪给身体带来的丰厚奖金。打包的饭菜、快餐或者外卖的主要成分是：卡路里、脂肪、盐、糖和防止食物变质的所有化学品。相反，家庭烹饪可以让你完全掌握家人的饮食营养与健康。

在超市收银台前排队时，你看到那些杂志封面上漂亮且健康的身材了吗？只要多吃些胡萝卜和粗粮，你的家人也可以变成那样。

在家做饭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教育。这里的教育并不仅仅是指食物与营养，还指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父母是孩子最初的也是最好的老师。正规的学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早期的教育对孩子以后的人生会起关键性的作用。

所有的学习始于这样一个过程，从需要中分离出想要的。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帮助，因为我们称他们为孩子。真正的家庭教育可能是一些简单的事情，如市场里的一个小时、花园里的一个下午、一天一次或两次的共同用餐。

当孩子们步入青春期时，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就慢慢地减弱了，甚至几乎没有影响了。如果早期我们错过了那些影响他们的机会，那么我们就等于浪费生命，伤害他们。厨房和餐桌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教育他们适应社会的课桌。如果我们太忙没有时间下厨，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父母回答不上来，那么他们的孩子将是“问题”孩子，这并不足为奇，这是他们的无知和忽视造成的。

所有的父母都设想孩子从好的榜样中学习，但是他们很少注意到，对孩子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家庭。

电子自闭症、儿童期肥胖、多动症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的出现，不可能是完全巧合或者与之毫无关联。有时候，最显著的解决方案就在眼下。“关掉那该死的东西，坐在那喝你的鸡汤；没有得到原谅前不准说话！”管教孩子真的就那么难，不得不说出这些话吗？如果食物本身可口，并且大家对餐桌礼仪十分清楚的话，那么，家人共同就餐将是一项滋养身心的仪式。

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指出，教育的过程就是简单的对话，两个或者更多个人在一起交流令人困窘的问题。理念在意气相投的环境里相互感染，就像是家人围着餐桌，尽情地享用美食，同时，孩子们得到良好的教育。

（汪　杰摘自《山西青年》2013年第1期，小黑孩图）



关于黄金分割，你知道吗

·黄金分割的符号“Φ”，读作“fei”，是巴特农神庙的设计者菲迪亚斯名字的首字母。

·欧洲的考古学家最早在原始人留下的石刻中的原始动物像上，发现了黄金分割比例。

·法国巴黎圣母院的正面高度和宽度的比例是8:5，它的每一扇窗户的长宽比例也是如此。

·埃菲尔铁塔的第二个观光台是它的黄金分割点。

·联合国总部大楼每10层的高和宽的比，构成黄金分割比。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热门的专业是牙科，他们最近研究出了最美丽的门牙的标准——两颗门牙的宽度与高度比为1.618。

·德国画家丢勒特别热爱黄金分割，据说他自己的脸也符合黄金分割比。

（薛　清摘自《上海壹周》2013年4月10日）



微博那些事儿

◉狄 青

微博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典型的“微博控”据说在起夜的间隙，也会忙里偷闲发一条微博，只是不知道在那种状态下，发到网上的东西会不会全是些梦话。微博的字数虽少，但信息量不小，而且往往越是说半句留半句的那种半截话，越能引发大众的兴趣。微博的长项是快捷，短板是在传递信息时易造成各种歧义。一句话，被脱离上下文和语境，单独拎出来任由大家发挥，系微博常态。微博之所以大受欢迎，与它的“短”分不开。140个字按一个键就发出去了，这跟写一篇博客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过去写一篇博客，可能还觉得有点像写一篇正式的文章，需要在乎文字是否优美、逻辑是否严密等。微博没那些讲究，百十来个字，看的人不会那么挑剔，大家谅解的程度远比对博客文章高。而且因为字少，写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可搞定，反响却立竿见影。

据说，人类对他人隐私所怀有的好奇心乃天生，当然，也有强度大小之分，排列依次为你最关心的人、公众人物、熟悉的人、陌生人。照此逻辑，实际上公众人物要想完全保留个人隐私几乎没有可能。既然明白不可能，还不如把自己的某些想法和隐私大大方方发到微博上，反倒可以出奇制胜。女演员姚晨曾被媒体封为“微博女王”，然而前段时间却被另一女星谢娜取而代之。据说，是谢娜趁姚晨在新西兰结婚后又怀孕保胎顾不上更新微博之际，加班加点经营自己的“微博王国”，于是粉丝便领先了姚晨几十万，一举上位成为新的“微博女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是网站为了“刺激”姚晨而人为操纵的结果。你姚晨不是不乐意让广大人民群众围观你的婚姻细节吗？那好，我们就转推另一位“微博女王”出来以撼动你的位置，看你在乎不在乎！怎么样，着急了吧，还不快快把你的隐私从实招来！

印象里，西方人似乎不像某些中国人那样，爱打探别人的隐私，但这绝不代表他们对别人的隐私不感兴趣。只不过在我们这里某些口耳相传的八卦消息，在他们那里一概由媒体代劳。当年意大利记者安吉利为拍到英国王妃莎拉偷情的照片，个人花钱雇了吊车和直升机，自己则扛着照相器材，像特战队员一般偷偷爬行了两公里，才抵近莎拉王妃和她的情人布莱恩幽会的别墅，经过整整48小时的昼夜蹲守，才拍到能卖出大价钱的照片。5年后，尝到甜头的安吉利又盯上了莎拉的妯娌戴安娜王妃，结果，惨剧发生了。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如今流行的说法是“出名得自暴”。有人说微博自暴是一条不归路，只要上了道，想回头都难。而这个时候，博主与他的粉丝角色便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逆转，貌似握有主动权的博主开始被他的粉丝牵着鼻子走。博主开始在乎乃至臣服于粉丝的趣味，粉丝们想要什么，博主就想尽办法提供什么，以维持自己对粉丝们的感召力。有个笑话：爷爷抱起孙子，给他讲人生的道理。讲完后，爷爷问孙子有什么感想。孙子说，爷爷，你的嘴好臭！这是一种对文字的解构，同时也显示了信息接收者对信息发布者的挑战。换句话说，信息接收者已开始影响甚至有能力决定文字意义的走向。

我认识的一个人随旅行社参加了欧洲9日游，跑了13个国



意·林

养生与做人

◉倪　匡

“养生之道”到底是什么？狭义的意思就是，顺应天地之气去做事。比如“春生”时，你就要让它发芽，不要去扼杀它，这是养“生”；进入夏天后，它们就要茁壮成长了，所以夏天要养“长”；到秋天叫养“收”；到冬天就叫养“藏”。而引申到生活中则是，在春天，作为老板，是要给员工发奖金、发工资，鼓励他们去做计划、去创新的，而不是去苛责他们。在春天，你“予”，最后你的收获会很大……

（**王文华**摘自《呼和浩特日报》2013年4月19日）

内观则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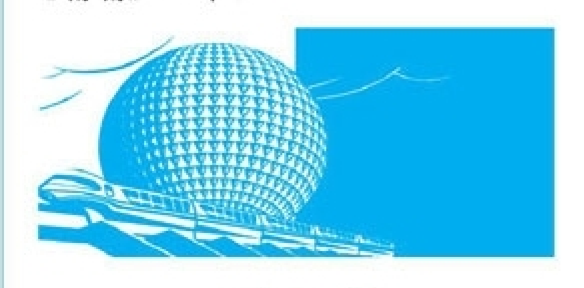
◉扎西拉姆·多多

我们真的如自己以为的那般了解自己吗？我们又是否对那份了解有足够的确定？当我们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时候，会不会其实是证明给自己看的？当我们为了他人的评价而奋力辩驳的时候，会不会是说给自己听的？



内观则自知，自知则自明，自明则不争讼，安之若素，如如不动。

（**清荷夕梦**摘自中信出版社《喃喃》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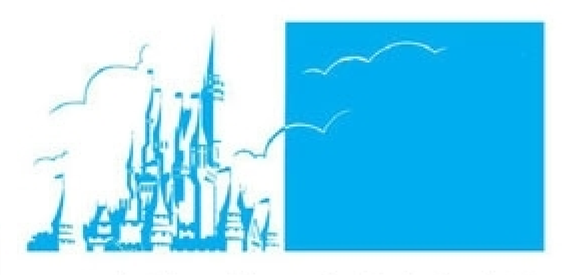


兴趣与钱

◉王鼎钧

必须赚钱维持生活，但赚钱，或者说是为生活而赚钱，其实索然无味。因此，人在工作之外，又必须另有兴趣作为调剂。兴趣往往需要花钱。

对许多人而言，“工作”一词的涵义是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薪水”一词的涵义则是：别人因为他牺牲个人意志而给他的补偿。这样的人极其需要娱乐，可是，工作辛苦，赚钱不易，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乃至财力可以消耗在娱乐上了。



这是一种不圆满的生存状态。人在准备生活的阶段，就该考虑怎样使工作和兴趣合而为一。有两条路可以到达同一终点：做你爱做的事，或者爱你所做的事，让你的兴趣为你赚钱，你不必整天为了生活劳心劳力，等精疲力竭之后，才去想生活的目的。

这是可能的：有一个人因爱电影而做了导演，因做了导演而更爱电影。

（**赵自力**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开放的人生》一书）

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曾出任执政官，他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个见解成为西方政治学著名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也就是说：一旦公信力丧失，无论你说真话假话，干好事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干坏事。

家，估计哪吒踩上风火轮都没这般神速。没承想这老兄在9天时间里竟然还忙里偷闲，发了40多条微博，而且每一条都算“猛料”——在米兰某奢侈品店邂逅国内初恋情人；在日内瓦与一酷似娜塔莎·金斯基的金发女郎同桌进餐；在摩纳哥参观赌场被误认为是香港来的赌王；在阿姆斯特丹乘船游运河勇救荷兰落水儿童……别说，这些微博看上去还真挺抓人。后来我问他，是不是把每一条微博都当成微型小说去写了。他说也不全是编的，有影儿，比如在米兰的确去逛奢侈品店了。不过他承认多数是他自己发挥的。他说：“不这样谁看我微博呀，更甭提转发了。”

网络时代，百相丛生，有人每天用微博签到、灌水、自暴、招揽粉丝，强迫记录自己生活的每个细节，唯恐粉丝将他遗忘；有人用微博曝光腐败、彰显正义、倡导公益，来为健全我们的社会献绵薄之力……当然，微博也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自不必说，用得不好也会伤及无辜，而且难说就不会伤到自己。

（**赵　晓**摘自《今晚报》2013年4月6日，**邝　飔**图）

均富的橄榄球规则

◉薛　涌

有一个有趣的发现：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基本原则，竟然是均富。

在传统印象中，欧洲是高福利的资本主义，美国则表现得自由放任、弱肉强食、赢者通吃、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这一切，在体育方面正好反了过来。

欧洲的足球俱乐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近十几年来，意大利发起的足球商业革命席卷欧洲，皇马、曼联等几个巨无霸垄断了市场。特别是电视转播收入，大多进了几个“王朝”的腰包，小俱乐部纷纷面临破产。美国的体育，则素有扶弱的传统。比如几大球类的职业联盟，在选秀时，基本是让弱队先挑，保证优秀的队员分布均匀，使巨无霸很难产生。橄榄球做得更极端。选秀让弱队优先，不过是让大家尽可能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强调的是机会均等。橄榄球联盟甚至强调结果均等，其中一个措施，就是32个队均分整个联盟的全国电视转播收入。

这种平均主义在许多人看来，几乎和大锅饭无异。试想，你经营一个队，找最好的教练，出最高的价钱购买球星，一路打进“超级碗”，大部分比赛被全国转播。另一个队，排名最后，根本进不了季后赛，除了地方台外几乎没有电视转播。这两个队要均分转播收入，有人竟无功受禄。你能想象皇马和西甲的最后一名平分电视转播收入吗？可是，这是美国自1960年以来就实施的制度，行之有效。最近，32个联盟成员又以30∶2的绝对优势通过决议，其基本精神是大家均分收入。大城市的队上座率高，门票收入丰厚，要补助小地方名不见经传的俱乐部。

如此大锅饭，怎么可能创造效率呢？可是，如果仅从财政表现上看，美国橄榄球联盟是世界效益最高的联盟，不仅胜过欧洲任何一个足球联盟，也胜过美国其他球类的联盟。于是，人们就不得不解释：这种分享利润的模式，为什么比“产权”界定更清楚的模式有效率？

简单地说，欧洲足球俱乐部的模式，是保证赢者赢，这代表了传统理念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皇马、曼联等“王朝”，就是这么通过“赢”而被创造出来的，他们的成功所获得的回报是不受限制的。这种优胜劣汰的规则毫无疑问有着高效率，但是从长远看，这一模式的成功却带来了重重危机。最大的问题是，几个大俱乐部过多地垄断了足球利润，小俱乐部越来越没有出路：没钱就雇不起大牌球星，雇不起大牌球星就没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导致小俱乐部破产。贫富分化，有两种出路：一是俱乐部越来越少；二是大俱乐部和小俱乐部的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无法创造黑马，比赛缺乏悬念，只有几个大俱乐部之间的比赛可看。长此以往，足球的整体经济规模很难维持持续增长。

美国橄榄球的模式，则是要保证输者不输。要是听任输者一路输下去，32个队就可能







奇情与俗情

◉李敖

人的表现，我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奇情”，一种是“俗情”。

奇情是一种异乎俗情的表现方式，一般人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按照人之常情，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奇情就做得不一样，例如汉武帝的李夫人。

中国人描写女人的美用“倾国倾城”，最早就是说的李夫人。李夫人被形容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成为绝代佳人、美的偶像。可惜红颜薄命，得了要命的病，最后缠绵病床，眼看就要死了。汉武帝跑去看她，想见最后一面，可是李夫人拒绝了。为了给情人留下一个光彩照人的好回忆，而不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坏印象，她拒绝了人之常情的诀别。从俗情观点看生离死别，大家见最后一面乃情之所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唯美主义观点看，不见更好，“相见怎如不见”更好，这就是奇情。

奇情论者的价值判断，是绝世的、独立的，它对得失的衡量与鉴定，与俗情的标准不同。俗情的标准是“尽”字，奇情的标准却是“舍”字。“尽”是一切事情都随波逐流地做，做到胃口倒尽、感情用光、你烦死我、我烦死你为止，一切都不留余地，也不留余情。“赶尽杀绝”这是俗情标准。

相对地，奇情标准却高得多，因为它能“舍”。“舍”是一种智慧、达观、艺术、决断的结合。它的特色之一是常把“进行式”转变成“过去式”，它常把俗情标准的中点作为终点，在“看起来还没完”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舍”是速决，是早退，是慧剑斩情，是壮士断臂，是功成不居，是浓抹处淡妆，是无情处有情。



介之推不言禄，是一种“舍”；鲁仲连不受酬，是一种“舍”。以他们的功德，“言禄”“受酬”按俗情标准，也是应该的，可是按奇情标准，他们进一步表现了“舍”，却是神来之笔，点睛之妙，亦见其高。

在人类历史上，有太多“舍”得动人的奇情故事，我最欣赏的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登基后，为了特别感谢魏徵、房玄龄、李靖、秦叔宝、侯君集等二十四位功臣，叫阎立本为他们一一画像，挂在凌烟阁。不料后来侯君集造反，依法非杀头不可，唐太宗对这位“朋友变敌人”的老臣非常痛心，他哭着向侯君集说：“你造了反，非杀你不可。但你是我老朋友，我不能不想起你、怀念你，我再上凌烟阁，看到你的画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这种心胸，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人能干出来的！

（**赵红星**摘自《国学》2013年第3期，**7981兄弟——陈　彪**图）

变成16个队，或者最多有几个队有全国感召力，值得转播的比赛就少了。所以，强队不断给弱队输血。结果，大家势均力敌。只要赛季没有开始，你看不出哪个队能夺冠或进季后赛，场场提心吊胆。观察近二三十年的比赛结果，也是冠军轮流坐。这样，可看的、值得转播的比赛非常多，整个联盟保障了其市场份额。看美国职业球类联赛一个最大的印象，是一些不怎么样的队比赛，观众居然也是爆满。

欧洲的足球模式，保证了短时段的充分竞争，让胜者获得充分的果实，但伤害了长时段的竞争。美国橄榄球模式则在短时段内进行有限的竞争，限制赢家获取暴利，但保证了长时段的充分竞争。

这样的橄榄球模式，不仅给职业体育特别是中国足球提供了典范，也给市场经济的社会提供了典范。它说明一个以富济贫的均富社会，比贫富分化的自由放任社会更有竞争力。

许多人虽然拥护市场经济，但对这种橄榄球社会的规则还一知半解。在高等教育、企业界创造几个皇马、曼联式的“王朝”，就等于把这些“王朝”摆在了不需要竞争的地位上，给了它们更大的犯错误、维持更长时期的无效率的空间，使它们表现再差也不可能被淘汰。

一句话：你要建设一个橄榄球型社会，就必须有一套橄榄球型社会的规则。

（**余　娟**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一书，**喻　梁**图）

个人所得税没告诉你的八件事

◉王茹芳 唐晚霞

分开计税对你来说是划算的

个税法规定，个人所得共有11个应税项目，除最常见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外，包括个体户经营所得、股息及红利所得，还有中彩票之类的偶然所得和未明确规定的“其他所得”。

中国实行的就是这种分类课征制，即对纳税人的各项所得项目分别规定税率并单独计算征收税费。它的好处是你的收入越多元化，且单项越低，则税费越低。“但缺点是不能按照纳税人的真正纳税能力征税，有欠公平，”某公司财务人员说，“工资收入8000元就会比几项收入加起来8000元交纳的税款高。”

公司帮你避税不光是学雷锋

除去个体户，个人所得税都由单位代扣代交，不需自己交，而公司也会用合理的方式帮员工节税，如将一部分工资变为用发票报销的金额，或将发给员工的油和米计为食堂的成本，这不光让个人减少了税款，其实公司也是在借此平衡各项税率。

据某公司财务透露：“公司三大主要税费为营业税、增值税与个税，如果公司在前两项上进行一些避税活动，而个税部分过高，与营业税及增值税不成比例，很容易让税务部门推测出公司的其他两项税费有问题。”言下之意，调节个税在整体税费中的比重，能让公司显现出的经营水平看上去更加合理。

交出差发票不仅仅为了证明你真的花钱了

许多公司会制订员工出差住宿、餐饮和交通消费标准，然后要求员工在出差结束后凭借发票进行报销。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拿出凭据，防止有人借机揩油，更重要的是，这样能够避免重复征税——你在餐厅吃饭已经交了一次增值税，如果直接拿回现金，这笔钱里还要再扣掉个税。另外，因为公司已经决定在你出差途中花费掉这笔钱了，所以用发票抵充的出差报销理论上不属于避税范畴。

“月饼税”不一定真的会收

“月饼税”“粽子税”和“饮料税”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从2009年开始，只要是发到你手里面的福利，无论是现金还是实物，都要计入工资内计征个税。不过还是有例外情况——“目前对于集体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原则上不计征个税。”某税务总局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也就是说，如果公司发的月饼是人手一份、所有人都一样，你的个税就可以豁免。

小心“年终奖临界点”

把部分收入放入年终奖中发放，对个人而言是划算的。因为年终奖税率是奖金总数除以12后再计算的，所以更容易获得更低的计税档次。但年终奖税率计算方式存在6个基准，分别是1.8万元、5.4万元、10.8万元、42万元、66万元和96万元。比如年终奖若为1.8万元，比年终奖为18001元的可以少纳税1155.1元。如果财务人员帮你把超过1.8万元的部分分配到月薪中，就可以避开这个尴尬。当然，财务部门不一定会专门照顾你个人的情绪，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工作量的增加。

被炒鱿鱼拿到的补偿金不交税

当你能够从雇主那里获得收入，同时又完全不用工作的时候，你就不必交税了——听起来很怪，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有这种“好”事发生，前一种是你收到的退休金，后一种则是







每天种下100粒橡树籽

◉郝金红

《天空》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能够登上《天空》杂志封面的，不是社会名流，就是风云人物。然而，登上2010年第7期封面的却是一位满脸皱纹、皮肤黝黑的乡下老人——贾斯汀。

贾斯汀是伦敦西南部德文郡巴德里小镇的农民。18岁那年，他的父亲身患重病，于是把牧羊鞭交给了贾斯汀。18岁的贾斯汀，就这样成了一名年轻的牧羊人。

巴德里小镇的南面，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每当贾斯汀赶着羊群路过这里时就想，这么一大片荒山，如果全种上橡树，那该多好啊！经过再三思考，贾斯汀决定付诸行动以实现这一梦想。

但是，他的想法遭到家人的反对。那时，他已结婚，妻子问他："你知道那是多大的一片荒山吗？起码有6000亩！连政府都做不了的事情，就你一个人恐怕几辈子都无法完成。"贾斯汀却说："只要我每天都坚持做下去，坚持不懈，奇迹总会发生。"

见贾斯汀如此执著，家人也就不再阻止他干"傻事"了。从26岁开始，贾斯汀就一边牧羊，一边实施着自己的伟大计划。每天出门前，他数好100粒橡树种子放在随身的袋子里。到了山上，他先将羊群安顿好，然后将这些橡树种子一粒一粒地种下去，浇水、用羊粪施肥……



他一干就是30年，每天他都坚持种下100粒橡树种子。

2010年，英国国家森林学会的科学家来到巴德里小镇，当他们看到这片6000亩的橡树林时，无不为之感叹。科学家们决定采访一下这位伟大的老人，但是他已经去世。感动不已的科学家拿到他的一张相片，连同他的事迹一同送到了英国的《天空》杂志。

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却被贾斯汀完成了。很多时候，面对一项看似巨大的任务，我们常常会被它庞大的外表所吓倒，因而不敢动手一试。其实，成功与失败之间的距离并不是一道鸿沟，而只是体现在你敢与不敢的态度与决心上。贾斯汀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完成一个小目标——在荒山上种下100粒橡树籽而已。

（**杨　子**摘自《企业家日报》2013年4月3日，**123RF**供图）

解除合同的补偿金。税务总局规定，对于解聘人员，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一般平均2～3个月的补偿金，都会免税。

保险产品能避税只是噱头

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赔款和分红收益免征个人所得税，这是保险产品被赋予避税功能的根本依据。在国外征收较高遗产税的环境下，购买高额寿险产品的确能有效降低税负。但中国目前还不存在遗产税，而且保险金给付是以死亡和伤残为条件，资产流动性极差、分红收益也不高，是非常笨拙的合理避税方法。所以，在中国的保险产品中，避税只是个噱头。

个税交错地方可能影响你购车、购房

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是公司代扣与自行申报并用，但一般工资性收入都是由前者代扣。这样不少公司只在A地有办事处，而注册地和税务登记在B地，所以在A地上班的人，个税也只能交到B地地税局。而对于在北京需用个税做购房、购车证明的人来说就比较"悲催"。一位公司财务人员说："解决办法是，要么总公司在当地成立分公司，去当地地税局登记交纳；要么通过第三方代交，但同时劳务合同也需和第三方签订。"

（**吴万弟**摘自《37°女人》2013年第5期，**黎　青**图）





最后的欢笑

◉莉兹·温斯特德　◎孙成昊　译

爸爸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如果我们的生活里少了他，那简直让人无法想象。在他弥留之际，我们这几个孩子争先恐后地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事实证明，在最后那段相处的时光里，依然是他带给我们的欢笑最精彩。

离世前的欢笑

爸爸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时，他在病房给我打来电话："莉兹，刚才有个漂亮护士问我吃过些什么药，我告诉她，除了伟哥，什么药我都吃过。嘿嘿，听完她一把就把氧气罩盖在我脸上了。"这就是爸爸最后对我说的话。

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和姐姐安还有她的家人在纽约科尼岛庆祝。电话信号很差，所以很快就挂断了。我把伟哥这个笑话告诉其他人，大家开怀大笑。这就是我们的爸爸，神秘冷酷、幽默风趣。

"我们明天再给他打过去，反正这会儿他也开始接受治疗了。"我说。

姐姐琳达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我。

"你们得赶紧回来，"她的声音有一丝惊恐，"爸不行了。"

"他还有多长时间？"我问道，都不知道这句话怎么就冷静地脱口而出了，安站在我身旁，两眼放空。

"也许还能撑一两天，所以你们得赶紧动身。"琳达说道。

不必再说什么，我和安都开始抽泣。

爸爸遭受肺气肿的折磨已有数年，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让家人都准备好这一天的到来。他去世的几个月前给了我一张卡片，嘱咐道："我走了以后才能拿出来看。"

当然，那天他一转身我就打开来看了。

卡片封面是一张曼哈顿的地平线。打开它，上面简简单单地写道："我爱你。莉兹，你从来都是我最心爱的孩子。请别告诉其他人。"

爸爸的话让我百感交集，我觉得这是爸爸对我的肯定。接着，我又为哥哥姐姐们感到遗憾。最后，我非常后悔看了卡片。我把卡片放进首饰盒里，这样每天寻找饰物时都能看到它。

下了飞机，我和安直奔医院。可还没走进爸爸的病房，就听见一阵哄笑从病房里传了出来。我们走进去时，妈妈坐在爸爸身旁的椅子上，哥哥和两个姐姐以及姐夫坐在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不知谁说了什么，总之大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戴着氧气罩的爸爸没法说话，可从他笑得一起一伏的肚子来看，我们就知道他的听力没有一点问题。

"我们错过什么了？"安急切地问，"我最讨厌错过好笑的事情了。"

"肉！加油站的肉！"哥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一刻，没有人想着这也许是爸爸的弥留时刻，气氛好似节日里的相聚。

加油站的肉

啊，加油站的肉。这可是爸爸许多笑话中的王牌。爸爸喜欢开着车四处转悠，看看有没有可以买便宜货的地方。他通常会在那些不起眼的地方有意外收获，一般只有买可卡因药丸的人才会去那种地方，那里的商品都是些没人要的东西，就这样引出了"加油站的肉"这一事件。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了这个故事。有一次，爸爸开车去镇里找便宜的加油站，结果回家时带回了半头牛，便宜买来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吃牛排时，你跟我们讲你是如何买到这些肉的。"我说道，然后尽力模仿起爸爸浑厚低沉的声音，"我正在加油，发现加油站边上停了一辆旅行轿车，后栏板还开着，一个家伙走近我问道：'你想看一下我的肉吗？'我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家伙是不是有毛病，谁要看他身上的肉？"爸爸对这个笑话很自豪，肚子起伏得更厉害了。接着，故事达到了高潮，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那个家伙在旅行车后面放了个旧硬纸盒，盒子里有半头牛。"

"鬼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来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搞来的！"





"爸就把所有的牛肉都买了!"

"只花了40美元!"

"于是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吃黑市上售卖的公路遇害动物!"

妈妈也插话了："牛排的味道真不错。"

我们又交流了好几个小时，直到这个故事耗尽了我们的笑和泪水。

离世前的欢笑和平时的欢笑不同，因为它会让你百味杂陈，让你把压抑的一切痛苦、恐惧、爱和失去释放出来。如果我没有开怀大笑，这些感情只会无情地提醒我，生活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爸爸天生有幽默精神，这是他和我们家人的特点。因此只要有笑声，他就不会离去。那一天，妈妈和所有的孩子都在病房陪伴他，大家一直笑着，直到爸爸沉沉入睡。

告　别

第二天很漫长，爸爸的肚子只有微微起伏了。

我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临终关怀护士建议我们每人花点时间跟爸爸独处，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我是最后一个。

一开始我有点害怕与爸爸独处。他的呼吸细微又奇怪，每一次吸气仿佛是拉长了的刺耳声音；而他呼气时，声音就像一月的冷风吹过窗户的缝隙。后来我才知道，临终医院的人把这样的声音称做"死亡之声"。

我爬上床，靠在爸爸身边，抓住他的手。我把嘴贴近他的耳朵，用正常声音说话："爸，捏一下我的手，这样我就知道你听得见。"

他捏了捏我的手，真希望他能捏得用力些。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先向他道歉，告诉他我已经看了那张卡片。

"爸，我看了你给我的卡片。我实在忍不住，你别生气。那张卡片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谢谢你，爸爸。"

他没有捏我的手，只是肚子起伏得好像厉害了点，这种感觉比捏手更好。

"你知道我爱你，你也一直激励着我外出打拼，把快乐传递给其他人。"

爸爸捏了捏我的手。

"我知道玩 Jeopardy（译注：一种美国著名的智力问答游戏）时，是你让我赢的!"

爸爸又捏了捏我的手。

我想倾诉内心对很多事的所思所想，却有点莫名地词穷。我只想逗他开心。

"爸，我得告诉你，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拜你所赐，当然也包括坏的方面，先生!"

有人敲了敲门，是护士："神父已经准备好见病人了。"

"好的，再等一小会儿。"我答道，然后继续在爸爸耳边说，"你是最出色的爸爸。我希望你为我自豪。我爱你!"

爸爸捏了捏我的手。

我亲了亲他的额头，起身给神父开门，让他做最后的祷告。

然后大家都走进病房，回到原来的位置。接着，一个护士走了进来，查看了下爸爸。

"到时候了，"她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亲很快就要离开了。"



最　爱

30分钟后，爸爸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们手足无措，呆呆地坐在那里，一边哭泣，一边眼睁睁地看着爸爸离去。我脑中一片空白，望向妈妈。

她仍然握着爸爸的手："他太爱你们这些孩子了，你们就是他的一切。他总希望自己说得够明白，所以，他给了你们每人一张卡片，等他离去后再打开来看，留个纪念。"

"我已经打开了，放在首饰盒里。"我说道。我想让妈妈明白大家都能体会到爸爸深深的爱，然后不禁琢磨起来，他们也都收到了卡片？





初夏

◉顾　城

乌云渐渐稀疏
我跳出月亮的圆窗
跳过一片片
美丽而安静的积水
回到村里

在新鲜的泥土墙上
青草开始生长

每扇木门
都是新的
都像洋槐花那样洁净
窗纸一声不响
像空白的信封

不要相信我
也不要相信别人

把还没睡醒的
相思花
插在一对对门环里
让一切故事的开始
都充满芳馨和惊奇

早晨走近了
快爬到树上去

我脱去草帽
脱去习惯的外鞘
变成一个
淡绿色的知了
是的，我要叫了

公鸡老了
垂下失色的羽毛

所有早起的小女孩
都会到田野上去
去采春天留下的
红樱桃
并且微笑

（夏　薇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顾城的诗》一书）

“噢，你已经看了？”妈妈若有所思地问，“其他人也都看了卡片吗？”

大家都点了点头，面露愧色，但是看得出，爸爸精心写给他们的话足以抚慰人心。

“爸爸想让你们在他离开后再看，既然你们都违背了他的愿望，我想听听他都给每个人写了些什么。”妈妈说，“莉兹，你先说。”

不会吧，爸爸刚刚离世5分钟，我就要让大家的心情更糟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应该撒谎吗？等等，不能撒谎。爸爸离世后我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撒谎？不行。我甚至还没有好好哭一场呢。

“妈，也许现在不是时候。”琳达说。这句话让我宽心不少。

“我们还是先把精力放在爸和您身上。”安也说道。

危机化解了。大家都不愿意说出他们卡片上的内容。我松了口气，终于不用做那个拒绝母亲的恶人了。

“莉兹，你先说。”妈妈又重复了一遍，她还是不肯放过这件事。

唯一能够阻止这件事的人已经撒手人寰。最后，我哭了起来。

“卡片上写道——‘我爱你。你是我最心爱的孩子，请不要……’”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哥哥姐姐就和我齐声说道：“告诉其他人。”

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比《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那只猫笑得还要灿烂，房间里响起一阵那种爸爸离世前的欢笑。爸爸又成功地逗乐了我们，而且是在他去世后，太厉害了。

他知道我们几个一拿到卡片就会打开来看。他也知道我们会相信他写的话，每个人都会美滋滋的，有些飘飘然。不过他最清楚的就是，当我们发现这一切时会笑得多开心，我们会嘲笑自己的可笑，会怀念父亲逗我们大笑的时光，即便他去世后也一样。他知道，我们更喜欢这一刻，而这一刻也比知道自己是爸爸的最爱更宝贵。

这是爸爸最棒的幽默一刻，虽然他没法亲身享受我们的称赞和致敬，但在我们心里，他会欣然接受大家的欢呼。

（邵　棋摘自《海外文摘》2013年第4期，宋德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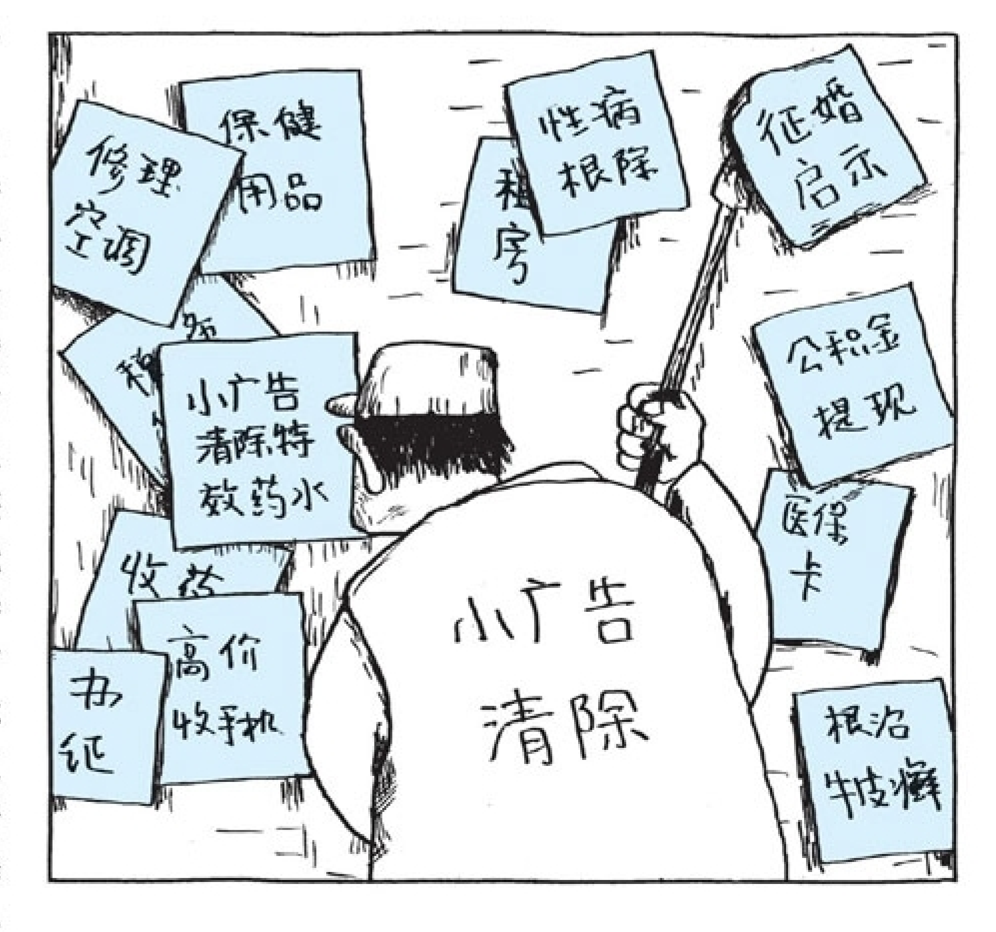


小广告

◉阎连科

雪花飘飘是什么样儿，北京街头的小广告就是什么样儿。

去过很多地方，终于发现最能体现“中国式经济”和“中国特色”的，就是这种布满街头、最为醒目的独有的经济小广告。路边的树上、电线杆上，电话亭的玻璃上和十字路口的配电设备上，凡是人多处的物体上，无不贴满了白的、红的、黄的各色各式为推销赚钱而布满天下的经济小广告。广告上不是写着“租房”，就是写着售卖各种证件、学历和帮你篆刻各种公章（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公章也能刻）的公司名称和电话。任何一处的过街天桥栏杆上，小广告都层层叠叠，花开遍地，别有一番景色在端头；车站和地铁口的地面上，你一脚踏下去，最少能踩出三个公司或五个小工厂；公共汽车站的站牌柱子上，旅客等车的椅背上，无不是这种层出不穷的小广告欢庆的舞台和旗杆。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雪花飘飘的小广告，可没人的地方又都不在北京城。偌大的京都就这样被小小的纸片广告吞没了，成了小广告的海洋和“小广经济”的中心。



为了让都城的繁世绝景从小广告中挣出来，政府是下了大力的。你走在北京的街头，碰不到贴广告的人在哪儿，可政府派的铲洗广告员和用漆色涂抹覆盖那铲不掉的小广告的人，倒是随处可见，如同见不到歹徒在哪儿，警察却到处都是一样。这是一场游击战和持久战，铲除广告的人到来时，贴广告的也就隐去了；铲除广告的走了，贴广告的也就来了。为了击败那些贴广告的人，铲广告的人是想了很多办法的。比如说，在最易被贴满广告的墙上贴了广告、刷下标语说：“谁再在这里贴广告谁就是王八蛋！”“谁贴广告我操谁的妈！”比如说，在铲了又贴、贴了又铲，你昼白去铲、他夜黑去贴的路边墙壁上、物体上，涂上厚厚一层污机油，让贴广告的胶水粘不上，而只有灰尘和草叶可以粘上去，至于行人的肩膀和衣服靠上、擦上油污，那就不去管它了。

战争总是要有牺牲的，不做出一些无辜的牺牲何谈战争。

如此，这场在北京街头贴广告和铲广告的游击战、拉锯战，持续了十几年，贴的仍在前边贴，铲的仍在后边铲；铲洗洁净了，来日早上又有千树万树的繁花广告开在街头的各处。那贴的，多劳多得，贴多少就挣公司多少钱；那铲的，也是铲多挣多，铲少挣少，把铲下的广告整齐地码成纸柱子，回到政府的街道机构估估与算算，挣回自己的一份辛劳钱。有一天，我在一座过街天桥上碰到一对铲的和贴的，他们素不相识，夙敌相遇，彼此在桥上借火抽烟聊天后，铲的又铲着东去了，贴的又贴着西去了，仿佛同学、朋友在街头相遇。我追上一个问究竟，才知道他们都如我一样，来自乡村，都是进城艰辛谋生的农民工，都知人生之不易，说没人去贴，哪有铲的工作呢；没人去铲，又哪有贴的工作呢。不是夙敌，而是相依；不是警察与歹徒般的对手，而是同一命运根藤上结出的黄连与苦瓜。

说得那么苦酸与温暖，也深奥到让我哑口无言。

既然十几年前就已经“千树万树梨花开”，那就让它今后朝朝暮暮、年年月月开着吧。

（涛　声摘自《联合报》2013年4月11日，王　原图）





我和官员的故事

◉韩　寒

继前一阵子有官员把微博当QQ以后，昨天又有疑似公务员将微博当记事本，写了不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又司空见惯的官场百态。究竟这是文艺作品还是乌龙日记，且不去妄断。我在全国各地比赛，也不可避免和一些地方官员有所接触，观感有好有坏。今天我吐槽一下这些年和一些官员打交道过程中的奇闻怪谈。关键时间地点都隐去，大家全当小说看也无妨。

◇2008年，上海某区的领导通过曲折的朋友关系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助他们，区里要做一个文人名人的讲座，预算是×万元。我说："我不合适吧。"该领导说："哦，你误会了，我们是想让你牵线联系一下余秋雨老师，你们都是作家，肯定认识。"

◇200X年，在南国某地级市参加拉力赛，政府组织了参赛人员欢迎宴席，我被组委会强行叫去参加。因为有点名气，所以被安排到了主桌上。我随意坐下，感觉眼前的饭桌大小不亚于足球场的中圈弧，正郁闷要是中间放一盘菜，得在桌上爬半天才能夹着，到时不知道要不要让领导先爬。我边纳闷边环顾四周，发现一桌的官员都看着我，表情怪异，欲言又止。我们互相对视着，一个秘书模样的人面露尴尬，到我耳边，说："韩赛手同志，实在不好意思，你坐的是市长的位置。"

◇市长入座后，和我寒暄了几句，突然放开嗓门道："听说你是一个作家，希望你帮我们S市大力宣传啊，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建设在这几年发展得都很快。"桌上马上有人接话："对对对，尤其是市长就任以后。"我说："你们的办公楼还有这个饭店建设得最气派，要不我写篇文章歌颂一下。"话刚出口就觉得有点失礼，不料一桌人连声称好。

◇在某地比赛期间，有一个赛前发布会，当地一个公务员接我去会议中心，我说："你们政府院里的这些树好漂亮啊。"他自豪道："当然，这一棵可要价值……"

◇2010年，我参加一个演讲。请我去的官员比较开明，也喜欢艺术，人还不错，也邀请了另外几个我颇为欣赏、敢怒敢言的朋友。我上台说："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演讲完，我打电话给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问讲得怎么样。朋友说："就听到第一句，突然就插广告了，然后你就再没出来。"不过说句公道话，上海这座城市，除了生活压力大、文化管制紧以外，治安、环境等其他方面在中国都算不错。

◇在北国某县比赛，我被车队安排和当地一些官员吃饭。听到隔壁桌在敬酒，被敬的车队朋友推说一会儿还要开车，万一被查到酒后驾车就不好了。官员说："不怕，绝对没问题，敬你的就是交警总队的。你吃好以后我们组织一个桑拿，赛前放松一下？客气什么，来，我让我们治安总队的队长安排一下，他知道哪里好。"

◇某县的领导秘书通过博客上留的邮箱地址联系我，称县领导同时是一个企业家，他愿出高价，让我帮他写一本传记，讲述他的光辉政绩。

◇西南某地级市的一个领导通过赛车圈的体育记者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本书，同样诉说他的经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心得，条件是版税一人一半。





不舍

◉李 娟

画家黄永玉对表叔沈从文说："三月间桃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有杜鹃叫，哪儿也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朋友远远地来看桃花，听杜鹃叫……"这是黄永玉和沈先生说的话。烟花三月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他舍不得满目春光，放下手中一支画笔，邀三两赏心之人，看陌上烟花，听春之鸟鸣，品茗，煮酒，一醉方休，在桃花丛中睡去，哪管落花几重？只因他舍不得风和日丽，春光旖旎之时。

（赵 倩摘自《散文百家》2013年第3期）

光明就站在那里

◉林楚方

8年前的一个深夜，家人半夜生病，我打车去买药，问司机哪儿有药店还在营业。司机说他知道一个地方，但我们到那儿才发现，药店已经搬走了。司机特别懊悔，连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去西单大药房吧，虽然远点，但那里肯定有人值班。"司机说："真对不起，给您耽误事了，我免费拉您。"我说："这不怪您，您又不是故意的。"但司机坚决不收钱，一直到下车，我们还在争。到下车时，我硬把钱扔进车里，他又给我扔出来，我又扔回去……然后，我们再也没见过。

现在来看，8年前的那个深夜，在北京西单大药房门口，光明就站在那里。

（陈 维摘自《壹读》2013年第6期，丰子恺图）

◇朋友Z做文化产业，曾经去申请一个文化扶持基金，向我要了一本签名书送给负责审批的人，但后来他落选了。我看过他的计划书，写得很好，对于落选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另一个朋友问我："你们两个，真的只给了一本书吗？里面什么都没夹？"

◇某朋友的父亲，在某镇做镇长，他办公室的电脑默认首页就是他们的政府官网，官网下面有一堆链接，都是各个职能部门的网站，诸如经委、科委、民政局等。他就在这些历久弥不更新的官网之间遨游了好几个月，还颇有心得地认为互联网对官员的影响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可怕。直到有一天经人指点，他终于找到了门户网站……所以，我看见有官员把微博当QQ的时候并不惊奇。

◇我曾经看到一篇新闻，讲某市的市长被狗咬了，遂下令要捕杀全市的狗。作为爱狗人士，我觉得荒唐悲愤，顺手转载在博客上。过了两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自不知哪儿的公安系统，通知要求我删除某年某月某日的一篇文章。我问是哪篇文章，他们义正词严、字正腔圆道："就是那篇《×××同志被狗咬了》。"我问："是因为这位被狗咬的市长升官了吗？"那边默不作声。我说："删倒是无所谓，就是你们出警实在太慢了。"

暂时想到这些，写的时候还担心会不会不太厚道，但转念一想，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都是几年前的事情，那些官员们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升了降了，还是像朝鲜火箭一样栽了，谁知道呢。那是人家的游戏，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有的惊心动魄，波澜壮阔；有的失魂落魄，一错再错。至于我们，看见好的捧个场，遇见坏的冷个场，碰见傻的笑个场，等他们自己给自己砸个场，也只能这样。

（天 问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韩寒：我所理解的生活》一书，王 青图）





奉天承露

◉卞毓方

午后，杨延文家的客厅。

整洁、爽朗、明快，玄关未睹一双拖鞋，地板未察一丝芥蒂，无杯盘狼藉于餐桌，无杂物充斥于空间，甚而寻不着一张报纸、一本画册，更甭说报架、书柜。

画家的客厅，日常也走动多了，或为排山倒海的图书卷轴，或为满坑满谷的奇石珍卉，或为当仁不让的敝帚自展，像这般超尘逸俗、不带一缕烟火气的，实为生平仅见。

杨延文刚从澳洲归来，女儿、女婿在那边发展，他去探亲，在那儿一住就是四个月。这是一次奢侈的长假，自我放逐，远离扰攘的名利场，远离窒息如雾霾的光怪陆离，远离尘寰——虽然澳洲也是人间，但他自觉已拔出红尘千尺，浸透他的、淹没他的，是渊深的静，蚀骨销魂的静。他自叙作息，每天仍按时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到门前的小园子里走走，换换气。他是画家，他喜欢和花草树木对话，各位祖上在哪里？谁是土著，谁是移民？植物界是否也和人类社会一样，物竞天择，私欲横流？等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用的是心，凭的是心灵感应。有时，他兴致上来，我给你们画一张画吧——他这么说，不是用笔，而是用剪刀，为花木整枝理条，或者出力挪动一盆花、一块石的位置，物我两美，皆大欢喜。

园里有块空地，他听见了土地的召唤，上超市买了个特大的南瓜，剖开，掏出湿漉漉、黏糊糊的种子，迫不及待地埋进泥土。浇水，施肥，探视，恭行如仪。眼见它发了芽，展了叶，扯了藤，开了花，结了果，满心畅快，满怀期待。谁知果实挂不住，数日后就干瘪凋萎，呜呼哀哉。一个如此，两个三个仍如此。他百思终得其解：这是“小产”。种子未经干燥、挑选，先天不足。



说完园子，再说室内。女儿、女婿上班，留给他漫长而空虚的白昼，他用读书来填补。女儿是搞金融的，女婿是做电子的，各有各的阅读趣味，他是别无选择，兼收并蓄，抓起什么就看什么。虽说和绘画无关，但又觉得处处有绘画的影子。西谚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他，是条条大路通丹青。有一天，他忽然手痒，想写点东西。他说：“年纪越大，童年越近；去国越远，乡音越亲。”他打定主意，就从童年写起，尽量采用方言土语，原汁原味。

去年，我曾力劝杨延文动笔写点散文，如他的老师吴冠中，并且尽快掌握电脑。那时，他总是说：“文章是要写的，我从小就向往当作家，电脑也是要学的，它是超级得力的工具，只是要再等一等。”这回，在澳洲，他讲，不用等了，说上网就上网，因为有充分的闲暇挥霍。先是学会看新闻，然后学会打字，再然后，自然是琢磨写文章。多年来想做而未做的事，旦夕之间大功告成。

当然还要画画，住处靠海，每天他都到海边溜溜，心有所动，随即支起画架。杨延文给我看他的部分收获，这是一本册页：邦迪海湾写生。南半球的炎夏，海滨风情，在他的笔下，阳光出奇酷烈，游客忘乎所以、旁若无人地忙碌而又安闲，天有情、地有意、人更有灵……我有点歆羡，又有点讶异。杨延文解释：“你看出来了吧。我一直在求变，早先的画风趋向静中寓动，近期的画风趋于动中存静。”

说到变革，杨延文强调：“技法无所谓生涩，也无所谓成熟。一种新东西出来，众人不接受，就是生涩；待到大家认可了，就是成熟。成熟是什么？成熟意味着程式，程式化的尽头就是死亡，在每个程式化的塔尖都趴着一个倒毙的天才。”

这期间，不断有陌生的电话打进来。杨延文委婉作答：“你找谁？噢，杨先生不在，有什么事请跟我说，我帮你转告……”“采访吗？不行，他在悉尼。帮他卖画？谢谢，他不用经纪人。”



陪伴可以是默默的

◉钱文忠



钱学森先生纪念馆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很简陋的靠背椅，这把椅子是钱夫人蒋英的。老太太坐在对面，不声不响地看着钱学森先生几十年。有一天，蒋英对儿子钱永刚说：“你陪陪你爸爸吧。”钱永刚说：“我跟他没有话说。”蒋英说：“我陪了你爸几十年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经常跟他说话了？谁说陪一个人就要跟他说话？”钱永刚先生告诉我：“有一种陪伴可以是默默的。”这种幸福谁有？如果你拥有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份感情、这样一份默契，会怎样？到了晚年，钱学森先生耳朵不好，已经听不见什么声音了。他住的病房距离电梯口还有十几个房间，但是钱夫人从电梯里出来，他就能听到，而且没有错过一次。这样一种幸福会在任何地方流露出来。

（**赵　恺**摘自《中国青年》2012年第23期，**童　玲**图）

人　生

◉木　心

老好人，滥好人，处处徇人之意，成人之美，真要他襄一善举、积一功德时，他笑嘻嘻地挨到角落里，转眼影儿也不见了。

妙的是真有“小聪明”这样一个类族，遇事伶俐过人，动辄如鱼得水，差不多总是中等身材，不瘦不肥，面孔相当标致，招女婿、干女儿的料。如果无机会作祟，倒也花鸟视之，看在眼里不记在心里，可是“小聪明”之流总归要误事坏事败事，只宜敬“小聪明”而远之，然后，又远之。

那些飞扬跋扈的年轻人，多半是以生命力混充才华。

最高的不是神，而是命运。神也受命运的支配——古希腊人如是解，余亦如是解。命运无公理、无正义、无目的，故对之不可思，遇之不能避。

（**清荷夕梦**摘自《新周刊》2013年第4期）

杨延文3月8号回到北京，我10号联络，13号拜访。他说：“耳边安静，心态平和，比什么都强。静，才能过滤往事，蒸馏生活，汰去杂质，升华养分。”为了获得这份宁静，两年前，他辞去中央文史馆书画院院长的职务，过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隐士生活，在心如止水中一点一滴淬炼自我。

我也在淬炼。“今年，我开始作画，出于一种审美的冲动。”我对杨延文说，“能不能拜您为师，学两手。”

杨延文在沙发上挺直了腰：“拜师就不必了。老年学画，我送你一句真言：‘千万不要从头学起。’那样得不偿失，时间上也来不及。你已经有了一个高度，知识、阅历、修养的高度，你要学画，就要从自己的高度上起步。好比你在高山上想解决水源，不要下到山涧去取，你要设法把泉水接到山上来，或者在山顶竖一个铜铸托盘仙人，奉天承露。”

我顿觉醍醐灌顶，想世间最深刻的学理莫过于奉天承露。我是迟钝，悟道恨晚。我这个后学的画家究竟能否当成，还是未知数。而杨延文的作家梦呢，看来是圆定了的——他方才的一番格物致知，录下来，不就是一篇经典的散文？

（**韦尔乔**图）



出租车司机想什么重要吗

◉杨　照

台湾作家陈若曦在她的《坚持·无悔——陈若曦七十自述》里，有一段跟蒋经国有关的记录。

1979年年底，台湾高雄发生了示威抗议者和军警严重冲突的"美丽岛事件"，引起了海外华人的高度关切。当时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出了英译本，得到了"纽约时报书评"的醒目报道，具备国际知名度。因而，朋友们决定由她出面，带着"北美华人作家学者签名联署信"，回台湾求见蒋经国。

陈若曦一下飞机，就得到台湾当局的"礼遇"，有人直接站到机舱门口接她。她注意到其中一位高大的男子，一看就像是特别机关派来的，她吸了口气，大胆大方地对那个人伸出手，问："您贵姓？"那人的回答竟然是："我是你弟弟。"

真是令人跌破眼镜的答案，然而内中有多少心酸。陈若曦去国十八年，先去美国，接着"回归祖国"，再离开大陆重返美国，都没有机会回台湾，也没有机会跟家人见面，加上为了高雄发生的事，心中紧张，就先入为主地把自己的弟弟当成情治人员了。

陈若曦见了蒋经国，鼓足勇气向蒋经国力陈"美丽岛事件"绝非"叛乱"，不应该用军法审判。蒋经国铁青着脸问："如果不是'叛乱'，那是什么？"陈若曦不意蒋经国会有如此一问，脱口说："严重的交通事故。"坐在蒋经国旁边的"秘书长"蒋彦士，几乎要跳起来骂陈若曦胡说八道了。为了扭转当时极度不利的情况，拉住蒋经国的注意，陈若曦机智地想到用四个字简明扼要地解释事件的缘由，那就是"先镇后暴"，意味着是过度动员军警造成太紧绷的局面，才使得现场失控，爆发了双方的流血冲突。

陈若曦还告诉蒋经国，她回台湾搭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对"美丽岛事件"害怕得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听了她的描述，蒋经国竟然要求也要去搭出租车，自己接触出租车司机看看。

这些细节，显示了晚年蒋经国的人格特质。他最在意的，是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最不愿意犯的错误，是轻者重之、重者轻之。陈若曦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看似荒谬的回答，刚好说中了蒋经国最在乎的方面。整个事件的关键在于有人太紧张、反应过度了，将《美丽岛》杂志聚众演讲造成严重交通阻塞的状况，无限上纲为"叛乱"，必欲除之而后快，才有了"先镇后暴"的不幸结果。"严重的交通事故"变成被出租车司机视为"第二次'二二八事件'"，两者的巨大落差，震撼了蒋经国。这样的比拟，这样的解释，他听进去了。

陈若曦见蒋经国时，离他去世还有七年。但在陈若曦的记忆中，蒋经国"举止迟缓，已然是病魔缠身的垂垂老人"了。他一定自知来日不多，就更不能放过轻重衡量，毕竟他的生命没有那么多的时光可以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了。

那样的老人，见过陈若曦之后，到了南部，突然指定要搭出租车，而且非坐不可，让他身边的官员莫名其妙。今天我们知道







1930年，甘地发起了盐路长征 瓦尔特·博斯哈德摄

甘地完成盐路长征

◉〔美〕尼克·亚普 ◎黄 悦 王 疆译

盐路长征历时24天，行程250英里。这次行动几乎带着点悠闲的味道，“圣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率领迅速壮大的追随者队伍，从艾哈迈达巴德徒步走到了海岸边。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丹地”的小村庄，村里不多的几幢房屋簇拥着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印度教寺庙。从盐滩向远处望去，碧蓝透亮的阿拉伯海上漂着些渔船。那是一个静谧安详的地方，连收音机也没有。1930年4月5日，甘地来到了这里。第二天，他从海滩上抓起一把混杂着泥沙的海盐，向众人宣告：“我要用这个撼动大英帝国的根基。”

盐路长征的目的和结果都产生了爆炸性影响。赤着双脚、全身只裹一块缠腰布的甘地唤醒了印度同胞的政治觉悟，向统治这个国家的英国人发起了挑战。他希望能从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舀起一匙盐，以此为象征，反抗政府对盐的垄断。他相信，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追随他的脚步。

事实的确如此。人们从海里、陆上、政府的盐仓里抢盐。有些地方发生了骚乱。大学生在教授的带领下，走上街头抗议《食盐法》。军中士兵违抗命令。支持甘地的报社被查封。甘地又一次被捕，被关进了监狱。

英属印度从此被改变了。甘地应邀前往新德里，与总督欧文勋爵就国家的未来进行了讨论。第二年，甘地到访伦敦，并觐见英王乔治五世。保守的英国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对此很不以为然，但另一部分人已经行动起来，准备迎接最难以想象的未来——一个独立的印度。

（摘自时尚博闻出品，中国摄影出版社《改写历史的100天》一书）

了，蒋经国觉得：知道出租车司机想什么、讲什么，是件重要的事，是他有限时光中自己选择认为应该做而且非做不可的事。

我们不晓得蒋经国坐了出租车没，若是坐了，那遇上了什么样的司机，是周围的人仔细安排好的，还是真正在市井讨生活的人？司机看到蒋经国上了车，敢讲什么？不过，这完全无碍于我们感叹蒋经国作为掌权者立下的典范，那样执著思考轻重比例，而且愿意将听见人民的恐惧排得那么高、那么重要。

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台湾人依然记得蒋经国最大的贡献——当他掌权时，台湾绝大多数人活在经常的、无名的恐惧中，不能确认明天会有什么奇怪、非常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当他去世交出权力时，台湾人已经有了对这个社会的一点基本的信心。相信不会因为一句话、一点小事就惹祸上身，大事小事有其逻辑分寸，不会也不能被无限上纲。人开始可以活得正常些、安心些，多好！

（晨 晨摘自《南方周末》2013年4月12日，夏大川图）

虽然我们的力量已经不如当初，远非昔日移天动地的雄姿，但我们仍然是我们，英雄的心尽管被时间消磨、被命运削弱，我们的意志和坚强依然如故，坚持着去奋斗、探索、追求，绝不屈服。

——丁尼生《尤利西斯》





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意〕迪诺·布扎蒂 ◎倪安宇 译

在城郊这所专门关押无期徒刑犯人的巨大监狱里，有一条看似十分人性，实则极为残忍的规定。

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人，都有一次站在大众面前向全体市民发表半个小时演说的机会。犯人由牢里被带到典狱长和其他人的办公室所在大楼的露台上，若演讲结束听众鼓掌，演讲者就重获自由。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大的恩惠，其实不然。首先，向大众求助的机会只有一次。其次，万一听众不捧场——而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这无期徒刑就等于是社会大众对你的判决。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点，它让希望变成折磨。犯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一切都由典狱长决定。有可能才入狱半小时就被带上露台，也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有人年纪轻轻入狱，走上命运的露台时已经垂垂老矣，几乎已丧失说话能力。

为了了解情况，可供参考的就是那些已做过演说但未获青睐的前人的经验谈，至少也要探听一下他们采用了什么方法。但这些被“筛掉”的家伙一句话都不肯说，不管我们怎么求他们吐露演说的内容和群众的反应，都没有用，他们只冷冷一笑，不发一言。既然我要在牢狱里度过余生——他们心里一定那么想——那你们也都留着吧，休想我会帮你们，反正我本来就是坏蛋。

其实，就算他们守口如瓶，一些小道消息还是会传进我们的耳朵里，只是没什么具体依据。举个例子吧，据说，犯人主要的诉求有二：自己的清白和对家人的爱。至于他们是怎么个说法，就没人知道了。

最棘手的却是那些来听演讲的市民。我们固然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外面那些自由的男男女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宣布有犯人要上露台讲话，他们就蜂拥而至，不是因为有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事关重大，而是带着逛庙会、看戏的心情而来。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口哨、脏话齐飞，外加阵阵哄笑。本已心情起伏、全身无力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舞台能做什么？四面楚歌。

还有，虽然传说中曾经有无期徒刑犯通过了这个考验，但只是传说。确定的是，从我入狱至今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成功过。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们中的一个会被带上露台讲话。之后一个不少又全都被带回牢里。群众把每一个人都嘘下台。

守卫通知我，轮到我上场了，时间是下午两点。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去面对群众了。我一点儿都不怕，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相信自己已经为这个找到了答案。我想了很久，整整一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敢奢望我的听众会比其他牢友所面对的听众有教养。

他们打开牢房铁门，带我穿过整个监狱，爬两级阶梯，进入一间庄严的大厅，然后站上露台。我身后的门被锁上，我一个人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我连眼睛都睁不开，光太强了。然后我看到至少有三千人，包括最高法官，都在盯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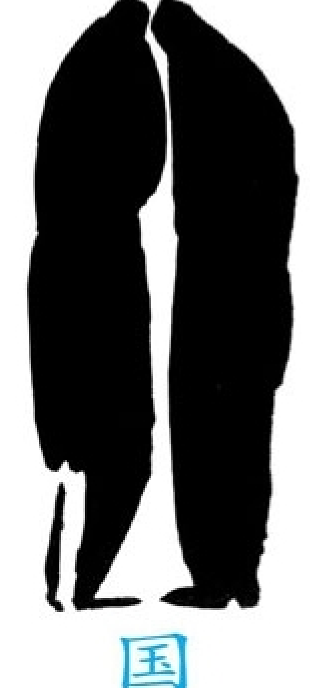
台下发出长长的嘘声，骂声四起。“喔，绅士出场了！你说话啊，无辜的受害者！快逗我们笑，说点笑话来听。你家有老母在等你，对不对？你想死你的小孩了，对吧？”



我双手扶着栏杆，不为所动。露台下恰好经过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用手将原本就很暴露的低胸上衣再往下拉，好叫我一览无余。“先生，喜欢吧？”她对着我喊，“想不想试试啊？”然后狂笑着走开。

我心里已盘算好了，说不定这是唯一能救我脱困的妙计。我无动于衷，无所谓，既不要求他们安静，也不做任何表示。很快我就欣慰地发现，我的举动让他们





国民性缩影

◉周国平

小饭店，两个外国人坐着吃面条。邻桌，一个醉汉破口大骂洋人和洋奴。外国人吃完了，回头向醉汉借打火机，醉汉立刻住口，送上打火机。外国人走了，醉汉冲着背影啐了一口唾沫，又开始骂。刚才是骂洋人有钱，现在是骂："他妈的，两角钱吃一碗面条，还不如我！"这是小市民式爱国主义的缩影。

刚上车，两个邻座的乘客争行李架，像仇敌。车开了，安定下来了，为了解闷，彼此搭话。其中一位到站了，另一位就从他们曾经争夺过的行李架上帮他搬下行李，送到车门口，如同老朋友。狭小的空间迫使人们竞争，也迫使人们亲近。

一个人的钱包被窃了，周围的人无非有三种心理：一、有限的同情；二、为自己庆幸，因为被窃的不是自己；三、幸灾乐祸。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三种心理往往混合在一起，只是比例不同罢了。

有时候，为了办成一件聪明事，只好违心干十件蠢事。你干了十件蠢事，人家会赞许你，对你放心，于是你乘势办一件聪明事，不等他们明白过来，你再接着干十件蠢事，他们又放心了，就不去追究那一件聪明事了。这就是今日改革者们的处境。

人之常情是喜欢接近成功的人、走运的人，而避开失败的人、倒霉的人。与其说是出于趋炎附势的算计，毋宁说是出于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本能。成功者的四周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气氛，进入这氛围似乎就分享了他的欢快。相反，失败者即使不累及旁人，他的那一份晦气也够令人感到压抑了。情绪是会传染的。每个人自己的烦恼已经嫌多了，谁又愿意再去分担别人的烦恼呢？

当然，我只说人之常情，不包括超出常情的特殊情形。

（**林　可**摘自新星出版社《何来何往》一书，**张守义**图）

不知所措。显然，在我之前站在露台上的牢友都用了另一套策略，或许大吼大叫，或许用软话请求下面安静，结果都不讨好。

我还是不说、不动，像尊雕像。嘈杂声渐渐平缓下来，偶尔还冒出一两下嘘声，然后一片静默。

不动。我鼓起全部的勇气，不出声。

最后，一个和气、诚恳的声音说："你说话啊！你说，我们听。"

我孤注一掷。

"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轮到我了，如此而已，我并不想感动你们什么。我有罪。我不想再看见我的家人。我不想离开这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然后有人喊："别装了！"

"我过得比你们好。"我说，"我不能说细节，不过我兴致一来，便穿过一条没人知道的秘密通道，可以从我牢房直通某栋美丽别墅的花园，当然不能跟你们说是哪一栋，反正这附近多得是。那里的人都认识我，很照顾我。还有……"

我故意停下不说，卖个关子。台下的人群一脸的迷惘与失望，好像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猎物跑掉。

"还有一位少女深爱着我。"

"够了，不要再说了！"有人痛心大喊。得知我过得那么幸福，想必触痛了他的伤口。

"所以你们最好别来烦我！"我声嘶力竭，"我求你们，好心人！可怜可怜我吧！让我留在这里！嘘我，快，嘘我呀！"

我意识到群众中传开一股愤恨不平之意，他们恨我，只是还在怀疑我说的是真是假，我真的快乐吗？他们苦恼不已。他们依然犹豫不决。

我整个身体探到露台外面，做作地颤着声音喊："答应我，大慈大悲的先生小姐们！你们又没有任何损失！求求你们，嘘我这个幸福的犯人吧！"

人群中传出一个恶毒的声音："你想得美！才没那么好的事！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说完就鼓起掌来，第二个人跟进，然后十个、百个，全场响起一片如雷般的掌声。

我胜利了，这些白痴。我身后的门打开了。"你走吧，"他们说，"你自由了。"

（**孙　靓**摘自重庆出版社《魔法外套》一书，**康永君**图）



“《读者》光明行动”(二)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2013年5月9日，“《读者》光明行动”在北京召开三方合作会议，商讨下一步工作细节，完善救助计划。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董事长冯丹藜、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林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确定了以下原则：一、救助孩子的家庭状况、善款来源及支出必须透明。与各地民政部门做好配合工作，确保受助儿童来自贫困家庭。二、就近筛查原则：根据求助电话数量确定优先筛查地区，并提前在本刊和“《读者》光明行动”官方微博上公布，请家长带患儿就近参加筛查。申请人需提前准备好当地民政部门开具的贫困家庭认证书。(眼睛看不清的情况分为多种，本活动的救助对象为12岁以下的弱视儿童，不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眼球震颤、小眼球、视神经萎缩、角膜白斑、眼外伤等有器质性病变的疾病。)

5月13日至5月18日，“《读者》光明行动”派专家前往甘肃酒泉、武威为当地儿童义诊，共免费筛查347人，其中47人符合救助条件。5月20日，第一批接受救助的22个孩子已前往北京接受免费治疗。

截至2013年5月20日，“《读者》光明行动”已收到善款285582.55元，捐款人中有每天捐几元的持续关注者、有将自己5000元优秀奖一次性捐出的医生、有代表一家三口捐款的父亲、有将同学的零花钱集中起来一起捐出的中学生……在这里，多数人没有留言，有些人甚至没有留名，但爱心如涓涓细流，波澜不惊却温暖人心。

我们将及时有效地把每一分善款用在需要救助的弱视孩子身上，让大家的爱心汇集成改变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家庭未来的巨大力量!

(“《读者》光明行动”启动仪式将于2013年6月5日在北京举行，活动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读者@读者-光明行动**)



“《读者》光明行动”在武威义诊

更　正

本刊2013年第10期“言论”栏目中有关人大附中2013年中考誓师大会口号的言论有误。我刊转载时未能尽到查证之责，特向人大附中及广大读者致歉。

附：黄华三教授回应此事的微博

未曾想前日微博中有关女儿年级综合素质展示启动大会结束时孩子们的玩笑话以及我个人的一句感慨，由我微博发出后，文字经由他人改写并配图后发出，引转发评论无数，始料未及。在此，对未能一一回复各位表示歉意，向真诚参与讨论、评论、留言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读者杂志社

丢失的数字

◉〔英〕菲利普·卡特　肯·拉赛尔　◎丁大刚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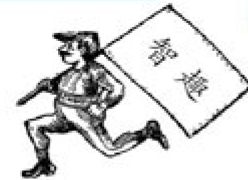
74882	3584	
29637		192
74826		

在上面三条数字条中都有空缺存在。但是我们可以从第一条数字条中读出这些数字间的某种内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对其他两条也都适用。所以空缺中的数字不难填出。

现在来试试下面的空吧!

528	116	
793		335
821		

(摘自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门萨逻辑游戏》一书)



本期答案下期公布

